宋蒙三百年

国史讲话

顾颉刚——撰



从阿骨打到铁木真，辽宋夏金元如何轮番征战天下？

钱穆的伯乐、谭其骧、童书业、杨向奎、白寿彝、唐德刚等共同的老师

民国到共和国最公认的史学大师顾颉刚

用小说笔法正说历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景 Horizon

顾颉刚作品03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国史讲话

宋蒙三百年

顾颉刚——撰



从阿骨打到铁木真，辽宋夏金元如何轮番征战天下？

钱穆的伯乐、谭其骧、童书业、杨向奎、白寿彝、唐德刚等共同的老师

民国到共和国最公认的史学大师顾颉刚

用小说笔法正说历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景

Horizon

顾颉刚

作品03

目录

封面
教育的现代转型与历史的“说法”
正编
宋代的统一
契丹势力的南渐（上）
契丹势力的南渐（中）
契丹势力的南渐（下）
西夏的始末
女真的勃兴（上）
女真的勃兴（下）
蒙古的立国（上）
蒙古的立国（下）
蒙古领土的扩张（一）
蒙古领土的扩张（二）
蒙古领土的扩张（三）
附编
群雄的削平和澶渊之盟
西夏勃兴和推行新法
书院的建设和学派的蔚起
金兴辽亡和宋室南渡
蒙古的兵力和亚欧的交通
元朝的政治与特种文学
附录 编纂国史讲话的计画
编后记

封面

宋蒙三百年

国史讲话

顾颉刚 撰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景 Horizon

顾颉刚作品03

教育的现代转型与历史的“说法”

言及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转型，人们每每联想到的是胡适等一系列学术大师联缀的精英系谱，以及新旧不同学派交错分布的学术“地图”，殊不知其时的史学转型，作为社会文化整个转型的一部分，还有着另一些面目。且不说伴随新文化运动掀起的科学和民主思潮带来的观念变化，不说学术载体和知识传播媒介的变化，仅就以废科举兴学校开始的教育体制的变革讲，其于史学的震荡即足可以“革命”视之。从初级到高级学校教育体制的建立，不仅标志着知识预期受众的变化，输出与接受知识之方式的变化，以及知识体系与内容的变化等一系列革命性的改变，而且连知识的言说与书写的方式亦发生了与传统几近颠覆的变化。在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现代教育体制建立的语境下，即使是中国学术中最传统、最为人们所标榜、认为最可与西方学术之科学性有一拼的历史学，也不得不面临对于所授知识“说什么”和“怎么说”等等最基本问题的思考和尝试。应该说，新的历史知识的解释、言说与书写方式的建构，对于社会一般知识世界中的历史观的形成，其重要性和影响因子，绝不亚于那些学术精英的成果。而说起新史学这方面的转型，那位曾高擎“古史辨”旗帜，以“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学说“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胡适语）的顾颉刚，无论是理论思考还是具体实践，都同样扮演了不容小觑的筚路蓝缕者的角色。

按20世纪之幕甫揭之时，也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启程之时。先是清政府在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亦称“壬寅学制”）、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开始初步形成现代教育管理体制、学校体制、考试制度和课程设置等现代教育体制雏形。继而是刚成立的国民政府在1912年到1913年先后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以及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将现代教育体制进一步修订、落实。因为此时也是标榜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轰轰展开之时，于是在新的教育学科体制下，面对新的受众，历史课程“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便理所当然地提到了人们思考与实践的日程上。

事实上，早在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年，受科学、民主精神感召的顾颉刚先生，就受罗家伦之约，在北京《晨报》所办“五四纪念增刊”发表了《我们最要紧着手的两种运动》。该文指出，要改造中国，最要紧的是进行教育运动和学术运动。顾颉刚认为，教育运动的开展，能使全体国民得到受教育和开心智的机会，而教育运动的深入展开，则又有赖于学术运动的推动。理性的、科学的学术通过教育得到普及，“自然使恶势力都失掉了原来在糊涂脑筋里的根据，更使世界上的好势力，在清明的脑筋里确定了他的根据”，顾颉刚如是说。

顾颉刚的这一认识，也可说是他当时对于社会启蒙与改良认识的基本思路。事实上，自打1920年由北大哲学系毕业留校开始，顾颉刚就一直沿着这两项运动的方向做努力——一方面由姚际恒而崔述而郑樵，由疑古

书到疑古史，逐渐深入对于中国古史的认识；一方面也在思考新的学科教育体制下如何将“教科书做成一部活的历史，使得读书的人确能认识全部历史的整个的活动，得到真实的历史观念和研究兴味”（《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的问题。从1921年7月给李石岑书信中所附“拟编中学本国地理历史教科书的大纲”，到1922年4月在《教育杂志》所发表的《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顾颉刚逐渐提出、完善了他对现代历史学科教育体系下“说什么”和“怎么说”的一些设想，并在此基础上，于1923年9月到1924年2月间，撰写了《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初自撰，后邀王钟麒合作）。

作为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历史读本，《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的编撰，也是顾颉刚要民众“初学得承受较正确之古史常识”，以科学的历史知识替代“原来在糊涂脑筋里的根据”，进而“在清明的脑筋里确定了他的根据”，这一社会改良思想的实践。其无论是内容上的“说什么”，还是形式上的“怎么说”，都为现代历史课程教学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尽管后来这部教科书因摈弃了传统以“五帝三皇神圣事”为信史开篇的叙事而遭禁，但顾颉刚以现代科学的方式尝试中国史“说什么”和“怎么说”的努力并未改变，这就有了《国史讲话》《中国上古史讲义》《春秋史讲义》等一系列的作品。

一部以现代科学精神撰写的中国史应“说什么”和“怎么说”？按照顾颉刚1925年的设想，举其要大致是这样一些：

——主于把人类的活动的状态，拣取最精彩的部分，作亲切的描写；避去呆板的叙述。

——所拣取的故事必要能表现“时代精神”的：时代精神各各不同，我们应当写出它们各各不同的面貌。

——用“打统账”的眼光去作叙述，使提出任何部分时都可见出它的关联之点，都可见出它在全体中的位置；使读者对于历史有整个的认识。

——从向来沉埋于史书下层的记载与器物中寻出各种社会的事实与心理，使叙述的方面不偏重于政治社会和智识阶级。

——从具体的个别的事实中归纳出抽象的共同的时势。

——从时势鼓荡的权力和方向中帮助有名人物的产生之故。

——指示进化的径路，排斥复古观念。

……

（《编纂国史讲话的计画》）

顾颉刚的这些论述还是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其所表现的历史知识教

育的话语体系，从“说什么”到“怎么说”，显然与几十年前的清季已俨然两个世界了，更遑论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代表的历史叙事体系的差异！如今，七八十年过去了，再重读顾颉刚当年的这些讲义，重温他以科学和理性的精神重构历史知识世界时的心路与实践，是否我们也有必要思考一下：新时代，从中学到大学，我们的历史教学是否也有“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这里且不说历史知识的内容与解释体系，以及学术与教育的关系，仅就知识“怎么说”而言，顾颉刚讲义文字的流畅和引人入胜，也许是人们最直接的阅读感受。顾颉刚本来就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问题的发现，多少也是得益于他对故事构成的理解。而历史的本质本来也是讲故事，是唯一以叙述为基本言说方式的学科——经语言学转向洗礼而重新发现历史的叙事性的西方历史认识论如是认为，当今史学界亦因此出现复兴历史叙事的吁求；更何况我们唐代的史学理论家刘知幾早就有了“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的认识。历史“怎么说”？读了顾先生这几部讲义后，我们是否会得出这样的认识：历史，包括历史教学，有必要像顾先生那样说——起码是要在历史的叙述方面。

向燕南

于北京师范大学

正编

宋代的统一

唐代的藩镇，大家知道了。那时候的节度使，真像现在的督军：土地，人民，财赋，没有一件不是由他做主。权力既大，自然要一天天地恣横起来，以至节度使成了世袭的官职，不是儿子继了父亲的位，便是属官杀了主人而自立。朝廷一切顾问不得。所以那时名为统一，实在已经分裂了。

这样的从唐至五代，扰攘了一百六十余年，就连名义也禁不住分裂了，所以那时成了五代十国的局面。这个局面如何统一，大是难题。

宋太祖赵匡胤，本身也是后周的节度使。他受了部下的推戴，把黄袍披在他的身上，大家罗拜呼万岁，就逼着周恭帝让位，做了皇帝。他有一天，召了枢密学士赵普论天下事，喟然叹道：

从唐季以来，数十年间，换了八姓十二君，弄得兵革不息，生民涂炭。现在要定一个久长的计划，应该怎样做才好？

赵普答道：

陛下说出这句话，真是天地神人之福！这些祸乱都是由于节镇的权过

重。若能稍夺他们的权柄，天下就自然安定了。

太祖点头称善。

过了些时，太祖和他的故人侍卫都指挥使石守信等（这一辈人就是推戴太祖做皇帝的）饮酒。酒酣，太祖斥去了左右的人，对他们道：

我不是你们也不会有今日的地位。但是天子也实在难做得很，倒不及做节度使的快乐！我现在竟弄得不敢安枕而卧了！

石守信等听了不懂，请问缘故。太祖道：

这不难懂得，这个位子谁不愿坐！就是你们没有贰心，你们的部下又谁不要富贵！倘使有这一天，你们的部下把黄袍加在你们的身上了，你们便是不要做也不成了！

石守信等听了这话，惊慌极了，滴着泪，请太祖指示出一条生路。太祖道：

人生像白驹过隙。所以要富贵，不过为的是多积金钱，使得自己可以娱乐，子孙可以吃现成饭罢了。你们何不解去兵权，买了几处好田宅，替子孙立着产业；还多买些歌童舞女，朝晚饮酒，欢乐地终了天年呢？

你们如能这样，我也和你们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岂不是一件很好的事！

他们听了，都感谢道：

陛下替我们计划得这般好，那真是我们的幸福了！

大家回去，就假说疾病，请罢典兵。太祖一一依从，赏赐他们甚厚。

这一段故事，唤做“杯酒释兵权”，是历史上传诵为佳话的。

五代时，藩镇强盛，要换一个节度使，必须先派人去疏通，并且发兵防备。这样做去，尚有换不成的。太祖用了赵普的计划，渐渐地削弱他们的权柄。每逢一个人出缺，就叫文官去接替。又添设各州通判，凡军民之政都归他统治，奏事得直达御前。又令节镇所领支郡都直接隶属于京师，他们也得自己奏事。于是节度使的权柄就轻下来了。

自唐玄宗以来，藩镇屯了重兵，所收地方支税都自行截留。五代时，他们又令部下占据了场务（场务如盐场、矿场之类），中央更少了一笔收入。太祖用了赵普的计划，命各州除了度支经费之外，所有金帛完全送到汴都。每一个节度使出缺，即命文官权知所在的场务。一路（宋初分国内为十五路）的财政，设一个转运使专管其事。于是，各地方的财利尽归到中央了。

太祖又命各州的长官，拣选本道骁勇的兵丁送到都下，补入禁卫兵。又从禁卫兵中选出强壮的兵，定为“兵样”，分送各道，召募教习；等到精练了也送到都下。又立“更戌”之法，分派禁卫兵戍守边城，逐期掉换，使得他们常常往来道路，可以操习勤苦，均平劳佚。于是藩镇不得把兵丁作为自己的专有品了。

从前藩镇跋扈专断，屡屡枉法杀人，朝廷不能过问。太祖又命各州，凡定死罪，均须录案奏闻，付刑部详覆。于是藩镇又不得专擅杀戮之权了。

以上都是太祖对付境内藩镇的事。

那时宋的四围，南有荆南、武平、南汉，西有后蜀，东南有吴越、南唐（南汉亡后，南唐自贬国号曰江南），北有北汉，依然是并峙争雄的局面。不过这几国都已积渐衰颓，而宋太祖恰承着后周世宗的余烈，居然从小朝廷里脱颖而出。许多积弱之国的中间，有这样的如日方升的一个新朝出来收拾他们，自然是望风而靡了。所以首尾十九年，统一运动竟得大告成功。现在简单叙述于下：

963（乾德元）年，慕容延钊平荆南，得三州、十六县。连着灭武平，得州十四、监一、县六十六。

965（乾德三）年，王全斌收全蜀，得州四十五、县一百九十八。

971（开宝四）年，潘美克南汉，得州六十、县二百四十。

975（开宝八）年，曹彬下江南，得州十九、军三、县一百八十。

978（太宗太平兴国三）年，陈洪进来朝，献漳泉二州、县十四。吴越国王钱俶亦献其境内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

979（太平兴国四）年，太宗亲征北汉，灭之，得州十、军一、县四十一。

宋灭各国，有的也借着些理由进兵，但没有理由的多。如南唐，既经遣使入朝，又去国号称江南国主，行用宋的年号，小心谨慎极了，但太祖一样地要灭掉他。那时曹彬打了年余，江南国主李煜差了他的臣子徐铉来说情，道：

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没有什么过失，为什么要伐他？

太祖道：

你说他如子事父，既是父子，岂可分做两家！

后来徐铉又来请命，太祖按剑怒道：

不须多言！江南本没有什么罪。但天下已成了一家，卧榻之旁岂容得他人鼾睡？

所恨的，太祖、太宗统一中国的事业还没有做得完全，他们终究不能抢还契丹取去的燕云十四州！

起初，石敬瑭借了契丹的力量，起兵抗后唐，既入洛阳称帝，契丹乃割取燕云十六州而去。这十六州的名目是：

幽、蓟、瀛、莫、涿、檀

顺、新、妫、儒、武、蔚

（以上十二州俱在今直隶省北境）

云、应、寰、朔

（以上四州俱在今山西省北境）

这十六州中，已由后周世宗收回了瀛、莫二州。尚有十四州，太祖处心积虑地要去夺还。所以他平了荆湖西蜀，把收来的金帛别储在一个库里，唤做封桩库。又把岁终用度之余也放在里边。他尝对近臣说：

幽燕一方沦落在外邦，觉得很是可怜。我想等这库积了四五百万，就遣使和契丹商量。如他们肯把这些地方还给我们的，我们便把库中所藏酬谢他们。倘使不肯，我们也可以用二十匹绢买一个胡人的头。他们的精兵不过十万，只消费我们二百万匹绢，也就把他们买尽了！

太祖不久死了。太宗继位，打平了北汉，想乘胜夺取幽、蓟，不幸大败而归。985（雍熙二）年又去，分三路进兵，不幸一齐败了，勇将杨业（即小说和戏剧中所说的杨老令公，这一次战争即是杨家将中“八虎闯幽州”的一段事）也死了。

这是统一事业的一段恨史。

统一的局面，根本成立于中央集权之上。但中央集权得太利害了，地方的官长固然没有反叛的能力，却连剿治土匪的权力也没有了，所以各处的盗贼也就乘势起来了。看真宗时黄州知州王禹偁的一疏，就可知道一些约略：

自五季乱离，各据城垒，豆分瓜剖七十余年。太祖太宗削平僭伪，天下一家。当时议者乃令江淮诸郡毁城隍、收兵甲、撤武备者，二十年。书生领州，大郡给二十人，小郡减五人。号曰长吏，实同旅人。名为郡城，荡若平地。虽则尊京师而抑郡县，为强本弱枝之术，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发兵挽漕，关城无人守御。……城池颓圮，铠仗不完。及徙维扬，称为重镇，乃与滁州无异。尝出铠甲三十副，与巡警使

臣彀弩张弓，十损四五。盖不敢擅自修治，上下因循，遂至于此。今黄州城雉器械复不及滁、扬，万一水旱为灾，盗贼窃发，虽思备御，何以枝梧。盖太祖削诸侯跋扈之势，太宗杜僭伪觊望之心，不得不尔。其如设法维世，久则弊生。救弊之道，在乎从宜。……今江淮诸州，大患有三。城池颓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军不服习，三也。濮贼（真宗时，濮州贼夜入城，掠知州王守信、监军王昭度家）之兴，慢防可见。望陛下特纡神断，许诸郡酌民户众寡，城池大小，并置守捉。军士多不过五百人，阅习弓剑，然后渐葺城壁，缮完甲胄，则郡国有御侮之备，长吏免剽略之虞矣。

我们读了这篇奏疏，可以知道徽、钦二宗时，梁山泊势力之所以大与金人南侵之所以顺利的缘故了。

契丹势力的南渐（上）

契丹是东胡种（即今所谓通古斯族），鲜卑宇文氏的后裔。他们从唐末兴盛起来，直到北宋的末年才被金国灭掉。在这二百余年（10世纪初至12世纪初）之中，他们是亚洲最有势力的一个国家，汉族始终俯首在他们的下面。他们的国号起先唤做契丹，后来改名为辽。二十四史里有一部《辽史》，即是专记他们的事的。

契丹起先不通中国，所以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国家的组织。约在9世纪的后期，他们一族分做八部，每部举出一个领袖，唤做“大人”。在八个大人的中间，再互选出一个总领袖，唤做“王”。王有特殊的旗鼓，可以号令各部。每隔三年，就换选一次。

这个法子行了三四十年，他们选到了阿保机。阿保机姓耶律，为人很勇敢，又很有智谋，屡次攻战都有成功。到了三年期满，他不肯交代了。一连做了九年。七部的大人气愤不过，乘着他的不备，用兵围住了他，逼他交出旗鼓。他一时没法，对他们说：

自从我做了王，掠来的汉人很多。请你们许我带了原有的一部和掠来的汉人住到古汉城（在今热河承德县西南，近古北口）去，自成一部罢。

他们允许了。古汉城的地土很肥饶，又有盐池，他积聚了几年，用了他的妻子述律氏的计策，邀集七部大人到盐池宴会，埋伏了兵，把他们一齐击杀了。接手就把七部完全攻灭，并成了一国。他又北侵室韦（今奉天北部地）和女真（即1860年割与俄国的东海滨省），西取突厥故地（今绥远及甘肃北部），又监督了奚国（今热河南部），于是亚洲东北诸部族都为他的声威所慑服了。

唐亡那一年（907），他带兵三十万侵扰云州（今山西大同县）。晋王李克用与他联合，希望他帮同攻击朱温（梁太祖），和他约为兄弟，又送他金缯{音zēng}数万。他也赠与晋王马三千匹，杂畜一万多。但他一回去，竟完全背约，反向梁朝进贡求封。因此，李克用非常恨他；到他

临死的时候，拔出一枝箭，付与他的儿子李存勖（即后唐庄宗），叫他必灭契丹。

契丹日益强大，阿保机就自称皇帝，尊号天皇王，改元神册（神册元年是公元916年；阿保机即辽太祖）。

913年，卢龙节度使刘守光僭称大燕皇帝，晋王出兵讨伐。刘守光衰困不支，派他的参军韩延徽到契丹求救。韩延徽到了契丹，不肯下跪。阿保机怒了，把他留住，发他到野里牧马。述律氏劝道：

这人能守节不屈，乃是一个贤人。我们应当好好地待他，把他收用才对。

阿保机依了她的话，召他来谈谈，果然很有主见。于是请他做了谋主，一切事务都去询问他。韩延徽感恩图报，教他们造起官署，筑起城郭，立起市廛和里巷，使得他们的行政可以上轨道，掠来的汉人住在里边也可以得到家室的乐趣。又教他们垦种荒田，使得人民有正当的工作可做，国家的富力也可望增加。于是汉人安于生业，不想逃亡，而契丹也有了正式的国家的样子。

幽州（即今北京）东面七百里的渝关（即今山海关），道路窄狭，最狭处只有数尺宽，两旁都是很高的乱山，攀援不得，是一个极险要的地方。唐朝时，那地募了土兵做防御军，就把当地的田租完全供给军食。幽州的官又每年送去缯纩{音kuàng}，做战士的衣服。这些土兵在收获完工的时候，就肃清乡野，坚修壁垒，防着契丹。契丹到了，他们闭了营不战。契丹去了，他们立刻派骁勇的兵据在狭道上拦截。所以契丹常常失利，不敢轻于入寇。这些土兵也是为了自己的田园尽力，奋勇防守，不假丝毫的勉强。自从周德威做了卢龙节度使，怠忽边备，把渝关竟失掉了！阿保机要乘势攻下幽州，述律氏又出主意，说道：

我们不必攻它，只须用了三千个骑兵到幽州城外劫掠，使得城中的粮食无从接济，这地方自然不久是我们的了。

他依了她的话，屡使契丹寇掠卢龙诸州。幽州城圈以外，也常有契丹骑兵的踪迹。汉人从涿州运粮到幽州，契丹兵往往伏在半途掠夺。弄得幽州城东十里之外，没有人敢去做打柴、牧羊的生活。

他们也屡次出兵和后唐开战，可是那时后唐的兵力甚强，契丹倒大败了好几次，被擒了几员大将。在后唐的一朝（923—936）之中，他们始终没有得志。

936（后唐末帝清泰三）年，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谋反，和他的左右官吏商量反计。他的书记桑维翰建议道：

公是唐明宗的女婿，契丹主曾与明宗约为兄弟。现在契丹的部落就在云州、应州（今山西北部）之间，公倘能推心屈节地事奉他们，得到他们

的欢心，到要用着他们的时候，自然可以朝呼夕至。这样做去，帝业哪怕不成！

石敬瑭听了很得意，就令桑维翰做了表文，向契丹皇帝称臣，并请用父礼来事奉他；约定帝业成功的日子，把卢龙一道（今直隶北部）和雁门关以北（今山西北部）的许多州一齐割与他们。他的都押牙（总管仪仗侍卫的官）刘知远谏劝道：

称臣已尽够了，称他为父是太过了！我们只要送些金帛去，他们的兵已是会来；若约定送与许多土地，恐怕他们将来要为中国之患吧！我们到那时再懊悔，也来不及了！

但石敬瑭皇帝心热，哪里肯听这种话！表文送到契丹，契丹皇帝耶律德光（阿保机的次子，即辽太宗）大快乐，立刻写一覆信，答应到了仲秋，他自己带了全国的兵来帮助他。

九月中，耶律德光带了五万骑兵—号称三十万—从扬武关向南，旌旗不绝地连着五十余里。后唐的防务实在疏忽得很，雁门关竟没有派兵去守，由得他们长驱直入。到了太原，扎起营来，有百余里的长，五十里的厚。他们一到，就把后唐的兵打败了一阵。

石敬瑭会想靠了契丹而得到帝位，难道别人就不会这样想吗？和他一般心思的人，就是赵德钧。他是卢龙节度使，和契丹打仗屡次得胜，威名很大的。石氏既反，他自请出兵，却按兵不动；一面秘密派人到契丹皇帝处请求，倘肯把他立为中国皇帝，请把发来的兵南平洛阳，他就和契丹结为兄弟之国。这个条件，当然比石敬瑭的轻得多，但是契丹因为他的兵力很强，心中久已怕他，竟想答应了。石敬瑭听得这个消息，惊惶非常，赶紧差桑维翰前去哀求道：

大国带了义兵进来，一战就打得唐兵瓦解。赵北平父子（赵德钧封北平王，其子延寿那时做河北道南面行营招讨使）不忠不信，屯兵观变，不是肯出死劲打仗的人，有什么可怕！况且石氏得到中国，自然要竭尽中国的财富来事奉大国。皇帝又何必贪赵北平的一点小利呢！

契丹皇帝还犹豫未决，桑维翰就跪在帐前，从早到暮，一路哭，一路争。契丹皇帝没法，只得指了帐前的一块石头，对赵德钧的使者说：

我早已把中国皇帝之位许了石郎，除非这块石头烂的时候，这话才可改了！

于是契丹皇帝作了册书，命石敬瑭为大晋皇帝；自己解了衣冠，替他穿戴。这一天，石敬瑭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与契丹，再讲定岁输缣{音jiān}帛三十万匹。契丹眼红了三十年的地方，到这时始由他亲手所立的中国皇帝双手奉献与他，而且陪赠了许多州，他们不但有达到愿望的欣慰，实在是出于意料的成功呵！

契丹皇帝对石敬瑭说：

桑维翰为你尽忠得很，不可辜负他，你应该用他做宰相！

于是桑维翰就做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就是宰相）。石敬瑭预备夺取京城（洛阳），想留一个儿子守着太原，契丹皇帝叫他把所有的儿子一齐唤了出来，由他亲自拣择。结果，他选出了重贵，于是石重贵就做了河东节度使。

他们行到潞州，契丹皇帝对石敬瑭道：

我远道来帮你，现在大事已成。我若南行，河南的人民一定要惊惶。你应当自己带了汉兵南下，使得他们可以安心一点。我唤我的手下带了五千骑兵，护卫你到黄河北岸。你倘然还不敢去，定要他们伴你渡河，要带多少也随你的意。我现在留在此地，等候你的消息。倘有紧急，我便下山救援。等到洛阳定了，我就回去了。

石敬瑭对于他这番厚意感激极了，和他执手泣下，不忍分别。隔了久久，方始忍泪别去。

石敬瑭行到洛阳，后唐末帝和他的后妃子女在宫中放火，自己烧死。他车驾入宫，召集百官，正式做了皇帝（他就是后晋高祖）。

自从他做了中国的皇帝，事奉契丹真是恭敬到了极度。表文上称契丹皇帝为“父皇帝”，自称为“臣”；又听了契丹皇帝的训令，改称自己为“儿皇帝”。每年输送缣帛三十万匹之外，吉凶庆吊，岁时礼物，以及珍奇玩好，路上络绎不断。但契丹皇帝只要有些小小的不如意，就派遣使者南来诘问，或者申斥。石敬瑭也只有卑词谢罪。晋朝使者到契丹去，契丹对待他们骄傲得很，说的话使人难受。使者回来，把这些话传出去，朝官和国民都觉得可羞可耻；但石敬瑭也是安然的受了。938年，契丹派人送宝册与他，加他尊号为“英武明义皇帝”。他派兵部尚书王权去谢。王权不高兴，对人道：

吾的年纪已经老了，哪还值得到沙漠中布帐里去屈膝！

他把这差使辞了。石敬瑭发怒，把他停官。

上面说的赵德钧怎样呢？他的兵虽强壮，但因他想做皇帝，利欲熏心，也就失了斗志，很轻易地给契丹兵打败了。他们父子逃到潞州，给契丹捉住，送到自己的国里。赵德钧见了述律太后，把带去的宝货完全献上，幽州的田宅册籍也献与她。太后问道：

你前日为什么派人到太原行营中去？

他答道：

奉唐主的命令，与上国结好，请上国皇帝早日引兵归国。

太后指了天，斥他道：

你从我的儿子求做皇帝，说什么谎话！

她说着时，又指了心喊道：

这心是瞒不得的！

接着又道：

我的儿子南下的时候，我曾警戒他："倘使赵大王引兵北向渝关进发，你便须急急地引兵回国，太原也不必去救了。"你既设心要做皇帝，何不先把我的儿子打败，再慢慢地打算也还不迟咧！现在你做了唐朝的臣子，既辜负了主人的吩咐，不打敌兵，还要沾我们的光，趁火打劫：事到如此，问你有什么面目活在人世！

赵德钧听了，惭愧得抬头不起，答不出一句话来。述律太后又问道：

你的宝货器玩是在这儿，田宅呢？

在幽州。

幽州现在属哪一人？

属太后。

太后道：

既是属了我，你还献什么呢！

赵德钧更惭恨了。从此以后，他总是郁郁不欢，吃不多东西。过了一年，就死了。他的儿子赵延寿在契丹，位至燕王。后来他仍想凭借契丹的势力，做中国的皇帝。皇帝又没有做成，依然惹得一身的没趣。事在下讲。

契丹势力的南渐（中）

自从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与契丹，雁门以北的吐谷浑人（鲜卑部落，此三字读如ㄊㄨㄩㄏㄨㄣ）也就属于契丹的统治权之下。他们受不住契丹的搜括和暴虐，便聚了部落千余帐，从五台山逃奔到中国来。辽太宗知道了，大怒，派使者到中国，责备石敬瑭不应收留契丹的叛民。责备的话很凶，把石敬瑭吓出了病，不久就死了。晋朝大臣会议，奉石重贵（即是辽太宗选派为河东节度使的）继位，这便是后晋出帝。

出帝却是一个傲气的人，不像他的父亲。他即位之后，到契丹告哀，只

称孙而不肯称臣。辽太宗当然又大怒，立即派人来责问他，为什么不称臣，又为什么不先行禀闻，听候册授，就敢自己贸然登位。那时契丹的卢龙节度使赵延寿正想代了晋朝做中国的皇帝，屡劝他们灭晋，就议定了南征的计划。

赵延寿投降契丹的时候，有一个牙将（低级军官）乔荣，也一同投降，契丹派他做“回图使”，到中国来管理贩卖物品的事。自契丹派使斥责晋出帝之后，出帝和他的宰相景延广有志自立，豫备和契丹开战，就把乔荣囚了起来，把他们采办贩卖的货物都没收了，把在中国贩卖货物的契丹人都杀死了。许多大臣都说契丹有大功于晋，晋朝决不可做出这等事来，出帝便把乔荣放还契丹。他临行时，景延广对他大声说道：

你回去，对你们的主人说：先帝是北朝所立，所以奉表称臣；今上是中国所立，对于北朝本没有自己卑屈的义务，只因他不敢忘了先帝的盟约，要保持邻国的交谊，所以自称为孙。这已经是尽够客气了，再没有称臣的道理！你们主人若是上了赵延寿的当，要来欺侮中国，我们这里有十万口横磨的剑，足够对付你们。将来你们打败了，给天下人笑，可不要懊悔咧！

乔荣因为失了货财，恐怕回去受罪，请他把所说的话写了出来，带至契丹。辽太宗一见，怒得更厉害了，立刻唤赵延寿带了五万兵丁，进攻中国；并答应他到了打下的时候，便把他立做中国的皇帝。赵延寿高兴得很，极力计划攻打的策略。

中国人受了无数契丹的气，人心激昂了好久，所以两国的兵接触时，中国方面打了好几回胜仗。晋出帝御驾亲征，打得辽太宗屡次逃遁。打了两年，契丹的野心还没有达到。中国的财力固然穷竭了，契丹的人畜也死了无数。述律太后对她的儿子道：

叫汉人来做契丹的主人，行吗？

不行！

那么，你为什么定要做汉人的主人？

石氏太负恩，容不得！

你便是得了汉地，也不能据为己有；倘使我们败了，岂不是我们更要伤损，更要懊悔！

这时契丹颇有和意，晋朝的主和大臣桑维翰就乘势劝出帝派使请和，卑词谢罪。但辽太宗痛恨景延广的大话，一定要他亲到。出帝不答应，两方又战了。

杜重威是石敬瑭的妹夫，他做了元帅，要想学他的妻兄的老法子了。他自己握了重兵，还屡次奏请加兵；尽量加下去，连看守宫禁的几百个兵

丁也给他需索去了。别人要救兵，他一个也不拨；别人请打仗，他一概不允许，却派遣心腹人到辽太宗处要求重赏。太宗道：

赵延寿的威望本来太浅，不配做中国的皇帝。你若投降，这位子便是你的了！

杜重威听了大喜，在营中伏了兵卒，请许多将官出来，把降表交给他们看，他们只得从命。他又命兵卒一齐到营外排阵。他们原已闷住了许久，听得这个命令，以为快要战了，都高兴得很，哪知元帅原要解除他们的军械！一时人人恸哭，哭声满野。这事传出去，没有一个对于杜重威不是切齿痛恨的。

辽太宗接受了他们的降表，唤赵延寿穿了皇帝的服装，到晋营中抚慰兵卒。杜重威前去迎谒，他又把皇帝的服装与他穿着。其实是戏弄，但赵、杜二人却都以为契丹皇帝已经立了他们做中国皇帝了。当下，杜重威领了辽太宗南行，一处处去说降，势如破竹地到了大梁。

出帝听得杜重威等投降的消息，知道再不能挽回过来，即在宫中放火自焚。给人拉住，降了契丹。辽太宗把他们一家送至黄龙府（今吉林一带）安置。

辽太宗在路上，就派人去捉景延广。捉了来，怒声问道：

我们两国失欢，都是你一个人闹出来的。现在你们的十万口横磨的剑到了哪里去了？

他又唤乔荣来，叫他和景延广辩证，重重地把景延广羞辱了一番，才算把这口气呕出了。羞辱过了，便命将他送至契丹。他在路上乘了看守人的一个疏忽，自己扼住了咽喉而死。可怜这个英雄是失败了！

947年春正月朔，晋朝的百官遥辞出帝，换了素服纱帽迎接辽太宗，伏在路旁请罪。辽太宗戴着貂帽，围着貂裘，穿着盔甲而至；停了马，教他们起来，换了吉服，抚慰一番。百官都呼跃而退。他到了洛阳，百姓看见他就惊慌逃避。他忙登城楼，唤翻译官对他们道：

我也是一个人，你们不用害怕！我本不要到这儿来，原是你们的将官领我来的！

辽太宗到了中国，全不知中国的政治，一味想搜括财物，搬回国去。赵延寿请他发给契丹兵士的饭钱，他说自己国里是没有这规矩的，只须放他们出去“打草谷”好了（打草谷，是抢掠）。于是契丹骑兵四出，分番到人家劫夺，京畿的居民，丁壮死在刀枪上，老弱死在沟壑里，东西数百里间成了赤地！但他又对管理财政的大臣说，契丹兵三十万，平了晋国，应与优赐，叫他赶速营办。那时府库空竭，只得括借都城中居民的钱帛，自将相以下完全搜索过了。他又分派使者数十人到各州去括借，用严刑来压逼，弄得民不聊生。这些钱帛收到之后，他并不赐与兵丁，

却藏在内库里，豫备带回国去。于是内外怨愤，都想把契丹赶出国境。

辽太宗召集了晋朝的百官，对他们道：

我们国土数万里，君长二十七人，多么伟大！中国的风俗和我们大不相同，我有些不爱住。我想拣选一个人来做你们的主人，好不好？

这班官吏连忙很恭敬地回答道：

“天无二日！”上国和中国的臣民都一心一意地推戴皇帝！

辽太宗道：

你们既要我做你们的主人，现在应该首先做的是些什么事？

他们一齐答道：

王者初有天下，应该大赦。

二月初一日，辽太宗戴了通天冠，穿了蟒纱袍（中国皇帝的衣冠），登正殿，奏乐，设仪卫，受百官的朝贺。中国官吏仍穿中国制服，契丹官吏仍穿契丹制服，分列两旁。下诏称“大辽会同十年”，大赦。

赵延寿因辽太宗负约，自做皇帝，心中怏怏。他托人到太宗处说情，说他已不敢望做汉天子，只想做皇太子。太宗冷冷地答道：

皇太子是应该由天子的儿子做的！

结果，只把他迁官，做了丞相。

后晋的时候，曾经行过乡兵制；因为村民不懂军事，教了一年多，毫无成绩，这事便停止了。但是无赖子弟经过一次乡兵的集合，再也不肯回去种田，山林中的强盗从此多了起来。自从契丹灭了中国，放他们的兵丁出去打草谷，激起了民怨，又把他们的亲信人做了节度使及刺史，他们初做中国的官，一切不懂，汉人中的坏人便去依附他们，教他们妄作威福，拼命搜括，于是人民的生活大起不安，强盗随处都是：多则数万人，少亦不下千百，攻陷州县，杀掠吏民和契丹人。辽太宗看着这个情形，对他的左右道：

我真想不到，中国的人民会得这般地难制！

他就大动归思了。

三月中，他带了文武诸司数千人，诸军吏卒数千人，宫女宦官数百人，尽载了府库的东西回契丹。他在路上高兴地说道：

我在本国的时候，常常打猎，快乐得很。自从到了中国，只觉得气闷。

现在回去，死也不恨了！

但他再没有回去打猎的福分了，行到栾城（今直隶正定府），得了热病而死。契丹人剖开了他的肚腹，放下数斗盐，载着北去。中国人替他起一个绰号唤做“帝羓”（羓是腌肉）。赵延寿要做皇帝的野心终没有死，趁着辽太宗的死，自称受他的遗诏，权知南朝军国事。契丹永康王兀欲，是辽太祖的长孙，辽太宗的侄子，契丹诸将议立为皇帝（即辽世宗）；他骗赵延寿饮酒，把他锁了起来。赵延寿就完了！

晋朝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很有些强兵，他看着晋亡不救。有人劝他赶去了契丹，自做皇帝，他答道：

契丹到中国来，只想得到一点财货；财货一满足，他们自然走了。我们等他去了，再去取他，岂不便当！

后来他知道辽太宗死了，就由太原打入洛阳。一路的守城官望风而遁，他就到大梁即皇帝位。这便是后汉高祖。

杜重威降了契丹，辽太宗把他的军械数百万悉数收去，军马数万匹完全送回契丹。他再没有能力了。他每次出来，道旁人都骂他，把瓦砾掷向他的身上。刘知远做了皇帝，他又投降。刘知远把他的牙将杀了，家赀充公了，但用他做太傅。过了一年，刘知远死了，发下诏书，说他摇惑人心，把他和他的三子一起处斩。路人对着他的尸首蹴踏诟骂，一阵子便踏得粉碎了。

可怜赵延寿和杜重威处心积虑，引契丹灭中国，结果却便宜了刘知远！

契丹势力的南渐（下）

后汉被后周所篡，刘知远的胞弟河东节度使刘崇便据了山西十二州（均在今山西省中部）自称北汉皇帝。他要报亡国之仇，也依了石敬瑭的故事，低首下心地向契丹求援，除了献送金帛之外，并自称侄皇帝，称辽世宗为叔皇帝，请行册封的典礼。辽世宗便派人册命他为大汉神武皇帝。但是他们合兵打了几回后周，始终没有得手，刘崇反而气死了。

后周世宗（柴荣）是一个极有才干和勇气的人。他打蜀、打南唐，都胜利了。在他的末一年（959），他自己带兵伐辽，取瀛（今直隶河间县）、莫（今直隶任邱县）、易（今直隶易县）三州，把瓦桥关（在今直隶雄县南易水上）以南都抢了回来。他本来想乘胜打下幽州，只因他病了，没有达到这愿望。

他死了一年，宋太祖就接受了皇位。太祖对于契丹，只取守势，因为要努力打平由节度使变成的各国皇帝，再没有经营北方的力量。

宋太宗灭了北汉，又想乘势打下幽州，所以他从太原一直东行，进围辽的南京（即幽州）。当时兵势甚锐，顺、蓟二州都降与他了。契丹名将

耶律休哥来救，大败宋军于高梁河，太宗逃了回来，宋军死了一万余人。这是赵宋开国以来第一次吃的大败仗。

辽景宗死了，他的儿子隆绪（辽圣宗）继位，年方十二，由承天太后摄政。承天太后便是现在的戏剧和小说中最著名的“萧太后”，她既懂治道，又知军政，每回打仗，又能自己披甲督战，所以官吏将士都肯听她的命令。那时总管军务的耶律休哥，又是一个极能作战的人。于是契丹复到了全盛时代。宋太宗虽以新兴的锐气，终不能在他们的孤儿寡妇的局面之中得到胜利，连年用兵，只落得精锐丧亡了大半，勇将杨无敌（杨业的绰号）也战死了。

1004年，辽圣宗奉了承天太后大举攻打中国，深入内地。一时人心惶骇，都想避乱。宋真宗召集群臣，讨论办法：只听得江南人王钦若提议避到金陵，蜀人陈尧叟提议避到成都。他更问宰相寇准，寇准道：

臣要把献策避地的人先杀了，把他的血衅了鼓，然后北伐！陛下若能御驾亲征，契丹自然会得逃走。否则亦可想出一点奇谋，把他们挡住。若要逃到金陵、成都，徒然使得一处处的人心涣散罢了！

真宗听得这番议论正大，遂决定亲征。

当时命朝臣出知诸州，在殿前受勅。寇准警戒他们道：

各州的百姓都是兵，各州的府库都是财。我不希望你们立战功，只希望你们坚守。若是你们失去了一城一壁，可不要怪我用军法从事！

他把提议逃到金陵的王钦若出判天雄军（今直隶大名县），不准他辞职。王钦若吓极了，在军中整天闭着门，修斋念经，祷求佛菩萨的保佑。

宋真宗虽是亲征，心中也着实害怕。寇准逼住了他，一定要前进。好容易到了澶州南城（今直隶濮阳县城南），真宗望见契丹军势甚壮，又想停下了。寇准指挥卫士，把御辇向前开发，就渡过了黄河。真宗无奈，只得到了北城门楼（今濮阳县）。远近宋军望见城楼上张着黄色的御盖，知道真宗已到，大家跳跃着呼喊“万岁”。这声音传播了数十里远，军气顿时一壮。契丹料不到真宗能亲来，听得宋军的欢呼，心中有些吃惊。他们数千个骑兵冲向城楼，宋军迎上，击杀了大半。真宗到澶州五天，契丹就请和了。

宋的旧将王继忠降在契丹，他向辽圣宗言和好的利益，又寄书到宋营中劝和。真宗本来怕事，落得借此收场，就派曹利用到辽军议和。承天太后对他说，他们这次所以出兵，为的是要取还周世宗夺去的瓦桥关南的地方；现在如能把这些地方还给他们，当然无事。利用把这话回报，真宗道：

归地的事没有名义，我们不能答应。倘使他们要财货，那么，汉代已

有“以玉帛赐单于”的故事，我们可以照办。

寇准正想把契丹打败，使得他们向中国称臣，并将幽蓟之地一并献出，听得这话，大惊道：

照我的计策做去，可以保得百年无事。若这样苟安地做了，数十年之后他们又要生心了！

但真宗已怕得很了，说道：

数十年之后，自然又有人去抵御他们了。我忍不得生灵的困苦，姑且听了他们的话，和他们讲和吧！

寇准还是执意不肯答应。但这时有说他坏话的，以为他想借着这回兵事，自己抬高地位，他受不下这种毁谤，只得答应了。

真宗再派曹利用到辽军商议岁币，对他道：

若是实在没有法子，便是一百万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寇准听得这话，连忙召了曹利用来，叮嘱他道：

这事虽是你奉了御旨，可以答应到一百万，但我决不许你这样做。倘使你对他们许过了三十万，我就把你斩了！

曹利用到了那边，讲定了每年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并议定名称上宋为南朝，辽为北朝；南朝为兄，北朝为弟；宋真宗称萧太后为叔母。两方便各自退兵。

这便是历史上所谓“澶渊之盟”，是宋代种族史上的一件大事。—后来辽兴宗虽曾于1042年派人又来求地，宋仁宗使富弼前往，再三磋商，又加了岁币银绢各十万，但两国国交总算没有破裂。自从澶渊之盟以后，双方的和平居然保持了一百二十年。

寇准从澶州回来，颇矜张自己的功绩。先前在天雄闭门念经的王钦若到这时想报仇了，对真宗毁寇准道：

城下之盟，春秋所耻。澶州这一回，以天子的尊贵而为城下之盟，这是陛下的奇耻大辱！陛下懂得赌博吗？赌博的人输得快要完的时候，把所有的钱一齐拿了出来，做末一次的胜负：胜了便加倍，负了便完结。这唤做“孤注”。陛下在那时，做了寇准的孤注，这是多么危险呵！

真宗听了他的话很动心，对于寇准就渐渐地疏远。并且为他自己湔除耻辱起见，假造天书，举行封禅，做出许多粉饰太平、张扬功德的事。于是道教就大盛了。

辽圣宗是一个勤于治政的人，在位四十九年，契丹很是强盛。他死了之

后，因皇位的争夺，起了好几次内乱，契丹从此不能振作。到了天祚帝，他专喜打猎，不留心国事，于是末运就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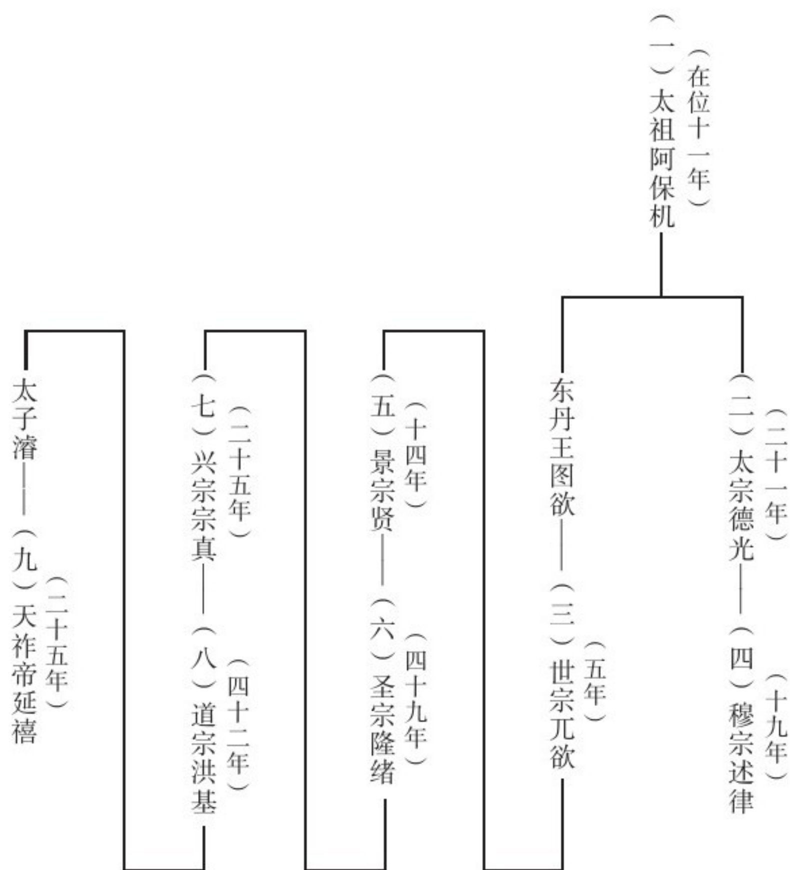
契丹的东边，有女真一族。女真分为生熟二种：熟女真住在混同江（即今松花江）的西南，算是契丹的臣民；生女真住在混同江的东面，只算契丹的属国，不算契丹的臣民。生女真风俗朴陋，人民强悍，善于骑射，势力渐渐地强了。辽天祚帝喜欢打猎，屡次派人向生女真勒索优种的鹰，他们便为他发兵到邻国去寻觅，捕得献上。后来不胜其扰，契丹的官吏又待他们很苛刻，他们积愤不平，就叛了契丹，立领袖阿骨打为帝，国号大金。这是1115年的事。阿骨打即是金太祖。

辽天祚帝带了七十万人前去亲征，但给小国寡兵的金打得大败而归。天祚帝敌不过他们，只得请和。金太祖说，和是没有什么不可，但须岁送供献的东西，契丹帝并须以兄礼奉事金帝。这便是契丹对中国的一副面目了！天祚帝不肯答应，和议未成。那时宋徽宗正想夺回石敬瑭割去的地方，约金国和他夹攻契丹，磋商的条件，是成功之后，金国把石敬瑭所割之地归还宋国，宋国把按年送与契丹的岁币改送与金国。但双方出兵之后，金兵所向有功，宋兵却连连地败了。

金兵打破契丹的中京（今热河平泉县）、西京（今山西大同县）、南京（今北京），天祚帝四面逃窜。1125年，他给金兵擒获，封为海滨王，契丹亡了。他们称帝共九世，传了二百十年（916—1125）。

契丹亡时，辽太祖的八世孙耶律大石率众西奔，豫备兴复。他随走随打，走了数千里，军势很大了。到了别喇萨军（城名，在吹河上，今俄国中亚细亚七川州界内），他们的王弃国而逃。耶律大石就在这地建立都城，都城名作逊鄂尔多，国家名作西辽，自做阔儿汗，名作天佑帝（即是西辽德宗）。他们传了八十余年，居然成为西域的一个大国，直到蒙古兴起时才灭亡了。

契丹的帝系，列表于下：



西夏的始末

自9世纪之末，迄13世纪之初，这三百余年之中，有一个民族在今甘肃陕西的北部、绥远的南部建立一个国家，唤做西夏。这个国家的势力固然不大，却也不弱。记载他们的事实最详细的，有清代张鉴做的《西夏纪事本末》三十六卷，在《九种纪事本末》之内。

你们还记得五胡十六国中有一个夏吗？这个夏国是赫连勃勃立起来的。赫连勃勃本姓铁勿，这个姓是“胡父而鲜卑母”的意思。他做了皇帝，都于统万（今陕西北首横山县西）。他死了不久，夏国就给后魏灭掉了。这是第五世纪初年的事。

统万城，到了唐朝名为夏州，隶属在朔方郡。唐僖宗时（875顷），有一个党项[眉批：应作“党”]种的拓跋思恭做宥州刺史，进据夏州。党项，是西羌种，为今西藏族。但拓跋是后魏的姓，后魏是鲜卑种，为今

蒙古族。拓跋思恭之为蒙族抑藏族，至今未能判明；但夏州一带总是党项羌所居住的地方，这是可以断定的。那时黄巢打破了长安（880），僖宗逃到成都，拓跋思恭纠集了夏州的华夷人民驻扎在武功（今陕西关中道属县）防守。黄巢败了，僖宗还京，因他有保驾的功劳，赐姓李氏，任命他为定难节度使。从此，他也成为一个有力的军阀。

唐亡之后，中原无主，他们世有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雄视北方，俨然一国。

他们传了九世，到李继捧。这时适值宋代开国，兵威很盛，他觉得害怕，就于979年把他们世传的地献与宋朝。宋朝遣使到夏州，护送他的缌麻以上的亲族一齐到开封。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在银州，听得护送的朝使来了，谎报乳母死了出葬，便和他的党羽数十人奔入地斤泽（在夏州东北三百里，今绥远境）独立。

夏州一带的人民因为李氏据地已有了一百年的历史，不忍失去这样的一个中心，多去归依继迁。继迁聚了豪族，渐渐强大，打算兴复。他到夏州去诈降，把夏州的官长杀了；又袭据银州，打破会州。宋朝对他，虽也曾打了几回的胜仗，但是要刬除他的势力却总没有这个力量。

继迁向契丹请降，契丹封他为夏国王，把义成公主嫁与他。他有了契丹的帮助，在宋的边疆上闹得更利害了。宋朝没有法子，只得复命李继捧做定难节度使，镇守夏州，赐姓名为赵保忠，重重地赏赐他，教他招降继迁。991年，继迁请降。宋朝任命他为银州观察使，赐姓名为赵保吉。但结果，除留了这个姓为对宋讲和的地步之外，他依然是叛了。

997年，他遣使投诚，并请求给他一个节度使的职位。那时宋太宗刚死，真宗初即位，很想安抚他，就任他为定难节度使（李继捧因降了契丹，已执回开封），仍把他们向来占据的夏、绥、银、宥、静五州完全割与。从此，西夏的基础就很结实地站住了。

他得了五州之地，愈加骄傲；没有多久，又来寇边了。直到1003年，他袭破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县）时，才给吐蕃酋长射死。

他死后，子德明继位。契丹原封继迁为西平王，这时仍令德明袭封。宋的将官曹玮奏道：

继迁盘踞了河南的土地（五州地皆在河套之南）二十年，弄得中国永远有西面的忧患。现在他们国危子弱，正可一举扑灭。臣愿得精兵若干，出其不意，把德明擒送到阙下。这是复河南为郡县的一个好机会呵！这个机会一失掉，将来他们更强盛的时候就要不可制了。

但宋真宗因为新与契丹讲和，德明是契丹封的西平王，怕另启边衅，不肯赞同他的计划。

1006年，赵德明遣使到宋，奉表归诚。真宗又授他为定难节度使，一样

地封为西平王，赏赐甚多。德明要拿到中国的茶帛，也表示极度的恭顺。只是一件，宋朝叫他把子弟送来做抵押，他说这不是先世的故事，不肯答应，单送驼马谢恩而已。从此，德明每年朝贡不绝，虽则他在自己的国中也如皇帝一般。

德明的儿子赵元昊，是一个有大志的人，他屡屡劝他的父亲不要向宋朝称臣。德明总警戒他道：

我们用兵已久，没有什么益处，只是弄得自己疲乏罢了。我们一族，三十年来不披皮毛，改穿着锦绮的衣服，这是宋朝的恩泽，不应该忘记的！

但元昊答道：

披着皮毛，做畜牧的工作，这原是我们一族人的本行。英雄的出世，自有帝王的身份，管他什么穿的锦绮！

1032年，德明死了，他嗣位。嗣位之后，他严明号令，用兵法部勒诸部；仿中国置文武班；立蕃文和汉文的学校；分命蕃、汉人做宰相以下诸官。那时华州有张、吴二生，因为考不上进士，投到他那里。凡是夏国的立国的规模，寇宋的方略，大都出于他们二人的指导。

1034年，元昊改元开运，这是西夏国的第一个年号。1036年，他自制蕃书（西夏文字）十二卷，形体方整，像中国的隶书，但笔画重复，却像篆书；又制了衣冠礼乐。他下令国中，一律改用新文字、新礼节。1038年，他正式称帝，建国号曰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他派人奉表到宋，表文道：

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祖继迁，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举义旗，悉降诸部。父德明，嗣奉世基，勉从朝命。臣偶以狂斐，制小邦文字，改大宋衣冠，革乐之五音为一音，裁礼之九拜为三拜。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达靼、张掖、交河莫不从服：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辐辏屡期，山呼齐举，伏愿一垓之疆土，建万乘之邦家。再让靡遑，群情又迫，事不得已，显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号大夏，建元天授。伏望皇帝陛下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欢好。鱼来雁往，任传邻国之君；地久天长，永镇边方之患。至诚沥历，仰俟帝俞。谨遣使奉表以闻。

这样一篇又利害又客气的表文，宋朝收到了确是非常踌躇，枢密院里议了数天不能决定。但到底削去了他的赐姓和官爵，断绝了互市；又揭榜于边，募人有能生擒元昊的，或斩了他的首级来献的，即授为定难节度使。然而这事有谁去做呢？

那时，他据有十八个州，名目如下：

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西）

银州（今陕西米脂县）

绥州（今陕西绥德县）

宥州（今绥远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右翼后旗地）

静州（今陕西米脂县北）

灵州（今甘肃灵武县）

盐州（今甘肃盐池县）

会州（今甘肃会宁县）

胜州（今绥远托克托、萨拉齐二县）

甘州（今甘肃张掖县）

凉州（今甘肃武威县）

瓜州（今甘肃安西县）

沙州（今甘肃敦煌县）

肃州（今甘肃酒泉县）

洪州（今陕西定边县）

定州（今甘肃平罗县）

威州（今甘肃靖远县）

龙州（今绥远伊克昭盟前套地）

他的都城建在兴庆府（今甘肃宁夏县），背着贺兰山，对着黄河，是一个形势很好的地方。

赵元昊屡次侵边，使得中国疲于应付。判永兴军的夏竦揭榜道：

有得赵元昊头者，赏钱五百万贯，爵为西平王。

元昊知道了，派人到中国的市上，带了几卷芦帘，假作卖芦帘的，到一家饭馆里去吃饭。陕西的芦帘非常高，带不进屋去，就靠在饭馆的门外。吃完后，转身就走，算是忘记了。到了晚上，饭馆里的人看它还没有人拿去，以为可以吞没了，很快乐地展开来一看，原来里面贴着一张榜文。榜上写道：

有得夏竦头者，赏钱两贯。

夏竦听得这件事，赶快叫他们藏匿，但大家早已宣传出去了，他非常地惭愧。

元昊虽屡次打胜，但兵士死亡了许多，西夏人民很怨他。那时中国的兵倒练习得很好，也出了几个名将，如韩琦、范仲淹等虽是书生出身，然而号令严明，士卒爱戴，使得西夏畏服。边境上的中国人民曾替他们唱出一首歌谣，道：

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

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元昊既不能大大地开辟疆土，中国方面势又逼人，于是他又有服属的心思了。1043年，他遣人来投诚，表文上称“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泥定是西夏的正名；兀卒是西夏人对于国王的称谓，译言吾祖；曩霄是元昊的改名）上书父大宋皇帝”。他只肯称男而不肯称臣，正与后晋出帝一样。但宋朝一定要他称臣，并说兀卒的名号不成体统，一定要换过。磋商了一年多，元昊果然肯称臣了；但称臣是要有代价的，这代价要的非常大。现在把他的誓表上的话开出一笔账：

每年赐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三万斤。

进奉乾元节，回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茶五千斤。

进奉贺正，回赐银五千两，绢五千匹，茶五千斤。

每年赐中冬时服，银五千两，绢五千匹。

赐生日礼物银器二千两，细绢一千匹。

韩琦、范仲淹都说他要索太多，不要答应他。但宋仁宗也像真宗一般地厌于用兵了，甚愿借这称臣的面子将就收场，再也不肯听他们的话，遂册封元昊为夏国主，赐物一切照办。

宋朝送与辽的岁币，上面已经讲过了的，到这时又凭空添上了西夏的一笔。虽是得了他称臣的卑词，自己又有赐给的荣名，实际上无异于加上一宗赔款。赵元昊得了这一宗赔款，很可以补偿他历年用兵的损失，并供给他休养国家的用度；但宋朝却真弄得民穷财尽了。

自西夏请和之后，中国的西部平靖了二十余年。传到元昊的孙儿秉常，又大举地侵边。虽是终没有得志，但宋神宗时的财政因此更艰窘了。直到北宋的末年，他们没有停手。宋朝南渡之后，夏与宋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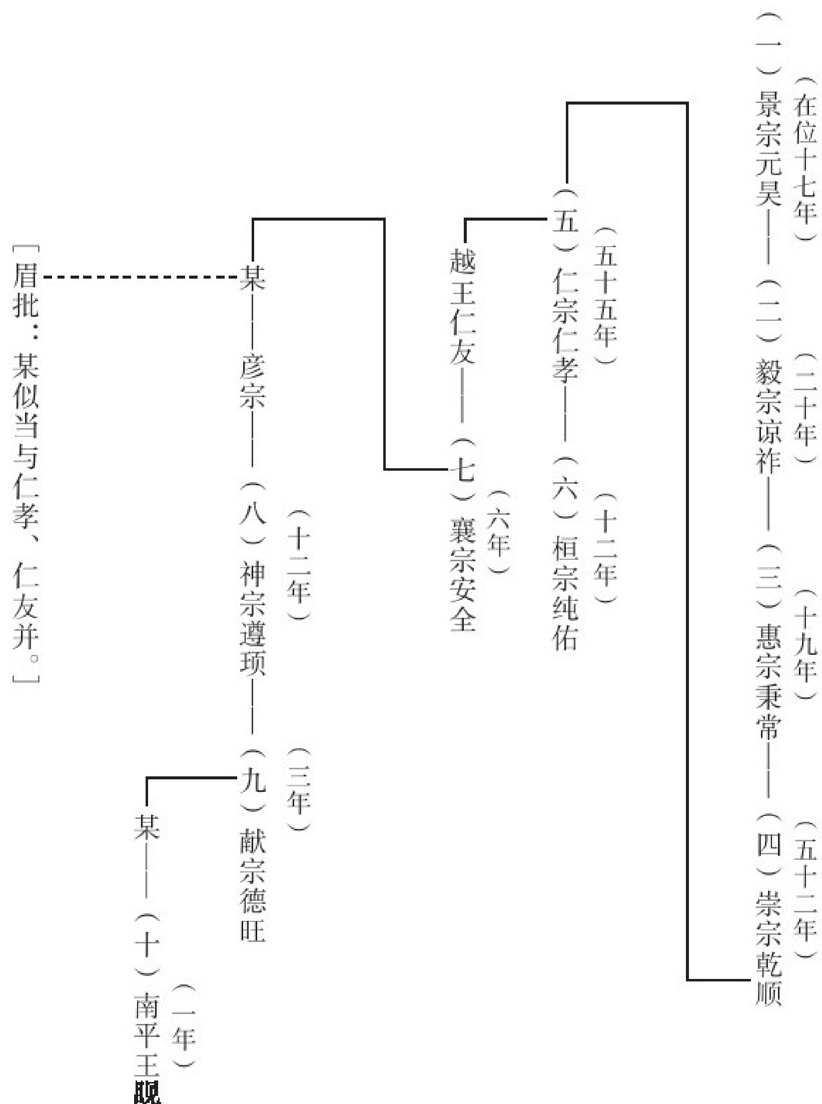
12世纪的中叶，夏仁宗继位，军政渐衰，又内多乱。有一个任得敬，因

平乱的功劳，位至宰相。他相了夏国二十余年，起了变心，想要篡位，先诬杀了许多近亲的大臣。仁宗看他的势力渐渐逼近，没有法子，把国中西南路的地分给与他，使他自立为一国；并上表于金帝，替他求封。金帝知道他的来意，不允许。任得敬听得这个消息，心中害怕，不敢动手，便被仁宗杀了。

13世纪的初年，夏襄宗为蒙古所攻，力量不支，只得投降，并献女为好。夏神宗时，蒙古又来攻了，神宗传位与子献宗，自号上皇。蒙古连手打下许多城邑，献宗忧悸而死。他的侄儿即位。1227年，力竭出降，元太祖把他杀了。

夏自拓跋思恭据地至元昊立国约一百五十年，自元昊立国至此约二百年。他们对付宋、辽、金、元四国，向背无常，看了四国的强弱来定对付的方针。又因僻处西方寒瘠之地，不当冲要，不甚受强国的压迫，所以他们的国运会得这般地长久。

夏帝系表：



女真的勃兴（上）

12世纪的初年，有一个很僻陋的民族勃然兴起于黑龙江边，在十五年之内打灭了一个强国，又占据了半个大国，执掌亚洲的牛耳有一百年的历史，这就是女真。这确是很可骇诧的事。

契丹是蒙古族。女真在契丹的东边，是东胡种，即满族。他们的地方南接高丽，东到日本海，恰当现在东三省东北大部和俄领沿海洲。他们的国名（或部族名），自汉魏以来中国书上所记没有一定，他们的组织如何也不能确实知道：实在他们离中国太远，太少接触了。隋唐时，他们唤做靺鞨，分为黑水和粟末二大部。唐太宗打高丽时，粟末部曾经出兵

十五万，帮了高丽把唐兵打败。到唐玄宗时，黑水部酋长到中国来入朝，玄宗赐他姓名为李献诚，将他所据的地方立了黑水府，就任命他为黑水府都督。后来粟末部渐强，建立渤海国；黑水部臣属于他，再不前来进贡，这黑水府就无形地取销了。五代时，契丹强盛，渤海国给契丹灭掉。靺鞨民族亡国之后，散住在混同江（即今松花江，在吉林省界内）一带。他们住在江的西面的，算是契丹的百姓，称为“熟女真”；住在东面的，不算是契丹的百姓，称为“生女真”。但生女真虽不是契丹的百姓，却也是契丹所管。后来契丹因避兴宗（宗真）的名讳，把女真的真字缺去末二笔，变做女直。

生女真僻处东北，风俗极朴陋，体质极强悍，善于骑射。他们里面有一个完颜部，世居按出虎水（按出虎，译言金）的源头。辽道宗时，完颜乌古鼐做辽的节度使。他的先人在本地已有了六代的经营，所以到他那时基础已经打得很好，渐渐地强盛起来。邻近的部族附属他的很不少。他有九个儿子，同心协力，开辟疆土，在许多的部落中就成为最强的一部。

乌古鼐的孙儿有一个名唤阿骨打的，很有雄才和大志。契丹曾经起过一次叛乱，自己打不平，阿骨打帮了他们就打平了。他从此知道契丹虽大，并不可怕。辽天祚帝是一个嗜好打猎的人，每年差人到女真去索取名鹰和海东青（海东青是一种猎鸟，能捉天鹅），女真人不胜其扰，他派去的使者又是贪黩得很，以至闹得怨声载道。阿骨打趁着这个机会，起了诸部的兵二千五百人反叛契丹。契丹国家虽大，但竟没有剿灭他们的能力。

1115（宋徽宗政和五，辽天祚帝天庆五）年，女真的将佐一齐劝阿骨打改称尊号。阿骨打遂即皇帝位，国号大金（当以按出虎水得名，但阿骨打自己说是取不变不坏之义），改元收国。这便是金太祖。

天祚帝听得这个消息，发下诏书，招他降顺；他写的回信也招天祚帝降顺。天祚帝去的诏书称他的姓名，他写的回信也称天祚帝的姓名。天祚帝受不下去，发兵七十万亲征。但金的锐气方张而辽的暮气已盛，七十万大兵竟没有用！

契丹屡屡打败，只得向金国求和。有人对金太祖说，自古英雄开国，一定要先求得大国的封册的。太祖依他的话，就请辽帝对他行封册的典礼；并且要求辽帝岁贡物品，称他为兄。天祚帝不敢不依他的请求，但又不愿意这样办：弄些小巧，册封他为“东怀国皇帝”，册文中也没有称他为兄的话。东怀是什么？原来即是《周书》上说的“小国怀其德”的意思，他看金是东边的小国呢！金太祖懂得这个道理，把封册退了回去。

起初，宋朝的内侍童贯领兵打吐蕃，夺回失去的三州，顿时骄傲得不可一世，以为契丹也对付得过了，自请出使辽国，侦看风色。有一个燕人马政，前去见他，和他规画夺回幽州一带土地的计策；他听得很高兴，就带他回宋，换姓名为李良嗣，领到徽宗处，把这番意思说了。徽宗听

他说出宋与女真夹攻契丹的一个奇计，也非常高兴，赐他姓了国姓。从此，马政变为赵良嗣。不久，就差他由海道到金通好，说明这个主意。金太祖答应了。

金太祖要见一见他自己的手段，就出兵伐辽的上京，邀赵良嗣同行。果然马到成功，守将把城降了。当下他们二人议定夹攻的计划：金国打辽的中京（今热河平泉县），宋国夺取燕云故地。但宋国收回了燕云以后，应送金国岁币若干。赵良嗣回宋，把这些情形报告徽宗，徽宗满心欢喜，答应事成之后，把送与辽国的岁币照样送与金国。

辽天祚帝碰着这样的强邻，还是只管打猎。金太祖打到中京时，天祚帝正盘桓在鸳鸯泺（湖名，在今热河赤峰县西）上，听得这个消息，慌张失措，只得轻骑逃入夹山（在今察哈尔丰镇县西）。金兵乘势攻克西京（今山西大同县）。

宋国为履行夹攻的协约，由童贯带兵伐燕，不想竟被辽将耶律大石打败了。第二次交战，又在卢沟桥（在今北京城西南三十里）失败。童贯满腹的高兴，竟受了这两次的挫伤；恐怕回不得朝廷，只得秘密派人到金国，请把燕京也归他们打下。金太祖知道有利可图，就带兵由居庸关（在今北京西北一百里）打入燕京。

起初，宋国与金国约定的是要取还石敬瑭割与契丹的故地；后来想起营州（今直隶昌黎县）、平州（今直隶卢龙县）、滦州（今直隶滦县，以上三州今俱属津海道）是五代时刘守光要做大燕皇帝而割与契丹的，也要收了回来。屡次派赵良嗣到金国请求，金太祖只是不许。他不但不许加给这三州，并且责备宋国出兵失期，还不应当遵照原约给地，只肯给燕京及山前六州（蓟、景、檀、顺、涿、易，今京兆及津海、保定两道的北部，山前谓燕山之南）。后来他打下了燕京，便给宋国一封信，说道：

燕京是用本朝的兵力打下来的，所有的租税应当完全归本朝收取！

宋国急切要得地，答应他在岁币四十万之外再加代税钱一百万贯，粮二十万石，换取燕京和六州；初时的奢望是打消了。金人既受了宋国的钱米，却又把燕京的职官和富户一概迁徙到自己境内。童贯等到得燕京，可怜只是一所空城了！

女真未建国时，是没有文字的。自从他们日益强盛，捉获了契丹人和汉人，方始行用契丹文和汉文。金太祖很看重文字，叫他的子弟都去学习；又命完颜希尹制了女真字体，颁行本国；还在各处访求文学之士，邀他们到国都中去阐扬文化。一个草野的民族，开始与经过数千年的陶冶的汉族文化接触，当然兴起极深的景仰心，愿意急急地同化了。于是太祖阿骨打改名旻，他的弟弟吴乞买改名晟，斜也改名杲，算是“日”字头的一辈；他的兄子黏没喝改名宗翰，斡本改名宗幹，斡离不改名宗望，弟子蒲卢虎改名宗磐，算是“宗”字排行的一辈。姓呢，都是完颜。

太祖在位九年，死了。弟晟继位，是为太宗。

金太宗三年（1125），捉获了辽天祚帝，辽国完全灭了。

辽国的平州军节度副使张瑴{音jué}降金，太宗任为平州留守。过了不多时，张瑴叛了金国，把平州献与宋国。徽宗贪了一点小便宜，欢迎他投降。太宗派兵打平州，张瑴逃入燕京。太宗派人责备宋国，宋国怕他，只得杀了张瑴，把首级送去。这是金人恨宋的一件事。

宋的内侍谭稹宣抚两河燕山诸路，很收了些金国的叛亡之民。金人向他索取宋人所许的钱粮，他又说这是赵良嗣口头答应的，没有凭据，不肯照付。这又是金人恨宋的一件事。

辽天祚帝逃匿在夹山时，宋国秘密派人去教他投降自己。辽帝虽然没有来，但金与宋的仇怨又因此深一重了。

积了这许多仇恨，金太宗便决意南伐。宗望打下幽州，长驱而进。宋人四面逃窜，没有一个能抵御他们的。金兵到了内地，徽宗急得没有办法，只得下诏罪己，向各处征兵，自己传位于太子桓（钦宗）。那时太学生陈东等伏阙上书，请杀弄权误国的大臣和宦官蔡京、童贯、王黼{音fǔ}、梁师成、李彦、朱勔{音miǎn}六贼以谢天下（蔡京、王黼是误国的宰相；童贯、梁师成是擅弄威福的宦官；李彦是在西北搜刮民财的；朱勔是在东南搜刮民间珍宝的—即花石纲）。钦宗听从了他们的话，把这六贼杀的杀，逐的逐。朝廷上算有了一点新气象。

钦宗派使者到金军求和，宗望不答应。1126（靖康元）年，宗望渡过黄河，直逼汴京。钦宗吓极了，豫备逃走；兵部侍郎李纲泣谏，请死守这个国都。钦宗便任他为亲征行营使，抵御金军。太宰李邦彦等都主张割地求和，钦宗便派人到金营去请求。宗望对使者“望天讨价”，说出以下的几项条件：

（一）犒师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一万头，表段一百万匹。

（二）割中山（今直隶定县）、太原（今山西阳曲县）、河间（今直隶河间县）三镇之地。

（三）尊称金帝为伯父。

（四）以宰相和亲王送金国做押头。

使者回来说了，钦宗为急于救亡，不敢“着地回钱”，一一地答应了。第四项最容易做到，立刻令他的弟弟康王构和少宰张邦昌前往做抵押的专使。第三项也不费力。只是第一项最难：他刮借京城中民财，只得到金二十万，银四百万，一切的藏蓄都已空了，还没有达到金人所要索的总额的二十分之一！

过了几天，四方勤王之师渐渐来了，钦宗又想战了。都统制姚平仲夜袭金营，不幸没有得胜，他自己逃走了！钦宗吓得很，废了行营，免了李纲的职，表示对于金人道歉。陈东和京城市民数万人伏阙上书：请复用李纲。钦宗勉强听从他们的请求，改任李纲为防御使。

金人疑心康王不是真的亲王，要换一个王爷去代。钦宗命弟肃王枢前往，康王和张邦昌都回来了。宋为履行第二项的条件，把割三镇的御笔书送去。宗望得了这书，不等到金币数足，就拔队回国。但宋的外交政策太胡乱了，一方面发御笔书割地，一方面又密诏这三镇固守不割。不但如此，还送蜡书（放在蜡丸中的密信）给辽的贵族，要他们做内应，以为他们抱着亡国之痛，一定肯答应的。以前是想和金夹攻灭辽，现在是想和辽夹攻平金了！但天下的事情哪有这般容易！

蜡书发了几通，都给金人捉获。金太宗很怒，又命宗望和宗翰分道伐宋。宗望克了真定（今直隶正定县），长驱到汴。宗翰克了太原和洛阳，也长驱到汴。宋国累次派使请和，二帅要求尽割了河东、河北两路的地（即今直隶、山西两省），才肯罢兵。

正在磋商和议的时候，有一个兵丁，名唤郭京，自己说能用“六甲法”（六甲是一种役使鬼神的方术，即呼风唤雨之类）生擒金国的两帅。钦宗这时也急昏了，听得有这种不劳而获的便宜事情，乐得一试，就赐与金帛数万，叫他自己募兵。郭京尽唤守御的兵下城，自坐城楼上出兵挑战。金人鼓噪而进，郭京的兵完全败死。郭京道：

不忙！只要我自己下去作法。

他下了城，竟引了余兵逃去了。金兵登到汴京城上，守城的兵一时大乱，逃得精光。这算是北宋亡国的一出趣剧！

这时，钦宗只得带了大臣，自到金营中奉表请降；并照了他们的要求，献出河北路与河东路。金人不肯就此罢休，加索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宋国比以前更穷，而金国的需索比以前更凶，哪里能够足数！1127（钦宗靖康二，高宗建炎元）年，金人再邀钦宗到营中，续逼徽宗出宫，后妃、太子、宗戚男女三千余人悉赴军前，城中子女、金帛、宝玩、车服、器用、图书，没有一件不搜索而去，公私上下一切都空！

金国二帅令宋国百官议立异姓做中国皇帝，百官仰承他们的旨意，联署推张邦昌。金人就册封张邦昌为楚帝，带了徽宗、钦宗以及宗室的许多人北还。二帝到了金国，金太宗封徽宗为昏德公，钦宗为重昏侯，把他们送到五国城（今吉林三姓城）居住。后来他们就死在那里。

北京前门外有一条延寿寺街，诸位知道吗？延寿寺是辽金时一个极大的寺院，现在的琉璃厂一带统统是寺中的基地。听说宋国的二帝送到北方时，曾在这个寺里居留了几天。

经了这一回的变故，中国就亡了一半。后来康王构（即高宗）虽继续了宋室的帝位，但只是一个偏安于南方的局面了。

女真的勃兴（下）

演说宋朝的历史的，有三部重要的小说。一部唤做《杨家将》，是讲北宋与契丹的战事的；一部唤做《水浒传》，是讲北宋末年的强盗生活的；一部唤做《精忠传》（一名《说岳传》），是讲南宋与女真的战事的。《精忠传》一书共有八十回，用岳飞一人做线索，叙述女真的凶暴，奸臣的误国，很是淋漓尽致，所以戏剧中也有几出著名的戏是从这书里出来的。诸位不曾见过《八大锤》吗？这出戏一名《朱仙镇》，乃是岳飞大破金兀术的一段事。戏场上的兀术涂了满脸的金碧，戴了翎顶，披了狐裘，两手挥着两个铜锤，何等的威风凛凛！却被岳家军中四个善使铜锤的将官杀得大败，连呼“阿哟”而遁。岳家军真利害呵！

金兀术是谁？金是他的国名，兀术是他的原名，宗弼是他的汉名。他是金太祖的第四子，所以江南人唤他为四太子。在北宋灭亡之后，他屡屡带兵南下，想打平南宋。只是他的运气没有像他的哥哥宗望（二太子）那么好，连次给韩世忠和岳飞打败了。但他虽打了败仗，他的威名可真不小。现在人尽多不知道阿骨打（太祖）和吴乞买（太宗）的，却很少人不知道金兀术。这因为金国开国后半期中的兵威差不多是他一个人的活动，而且他又深入中国的南部，所以大家容易记清楚了。

自从徽、钦二宗被掳北行之后，大楚皇帝张邦昌因为没有金兵留卫自己，人心又不服，只得迎接康王构登了帝位，这便是南宋高宗。高宗用了李纲为右仆射（宰相）兼御营使，把主和误国的李邦彦、张邦昌等贬的贬了、杀的杀了。李纲整顿军政，一时很有些振作气象。但是金人的兵力这样大，大家只想避去他们的锋镝，哪敢同他们对垒，高宗究竟不是一个勇敢的人，禁不住左右的怂恿，所以李纲相了七十余天就免职了。陈东又上书，请留李纲，并罢斥主和的人。奸臣黄潜善等因为他的话于己不利，借端触怒了高宗，把他杀了。但陈东实在不认识李纲，只为谋国家的利益而得了死罪。他死的时候，许多人都替他流泪。

李纲免了，陈东杀了，于是定计南迁，御驾到了扬州。那时金国的宗望已死，宗翰、宗辅、宗弼等分道伐宋。1128（高宗建炎二）年，宗弼又打到了汴京。明年，宗翰渡过淮河，离扬州很近了。高宗得讯，立刻逃过长江，到了镇江，又逃到杭州。宗弼野心勃勃，请得太宗的许可，大起北方的兵来伐宋。他路过的地方，随即下令，禁止百姓穿着汉式的衣服，又勒令他们照了金国风俗，剃去前额的发，不照样的便杀。他们分了两支兵渡江，打破江东（今江苏、安徽）、江西（今江西）两路的诸府州。高宗又逃到明州（今宁波），坐在船上避敌；后来又到温州。宗弼到了杭州，大烧大掠而去。高宗回到越州（今绍兴），收拾遗民，江东和江西两路算又取了回来；但是四京却完全属于金国了（四京的名目，是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北京大名府）。

宗翰南下时，金太宗叮嘱他，等到平了宋国，仍当依张邦昌旧事，在宋臣中立[眉批：“立”可改“找”。]出一人做中国的皇帝。他所以这样做，乃是要用中国人攻中国，使得金国自己可以休养生息。所以他们打下了京东、京西两路（今山东、河南）之后，宗翰便册立刘豫为齐帝—他是宋的济南知府而献地与金国的。他做的帝，是“金子皇帝”，与石敬瑭和契丹的关系一样。他起先建都北京（大名），后来徙都东京（开封）。

刘豫做了金子皇帝，当然与宋国不能两立，他就遣将伐宋。那时宋国很出了几员战将，而尤利害的是岳飞，他既有武艺，又有谋略，又得兵心，刘豫打他不过，只得到金国去请兵。太宗命宗辅、宗弼等前去帮他。刘豫派了他的儿子刘麟、侄子刘猊，带兵会合了金兵南下。到扬州大仪镇，给韩世忠打得大败。刘麟、刘猊一对弟兄，弃了辎重逃了。宗弼等既打了败仗，又听得太宗病重，也就引兵归国。1135（高宗绍兴五）年，高宗还到临安，定都在那地。那时离他的即位已有九年了，南宋偏安的局面才得立定。

金太宗死后，太祖的嫡孙亶继立，是为金熙宗。他和宗翰不合，宗翰忧愤而死。

刘豫立为齐帝，全是宗翰的力量，所以他特别奉承宗翰。他不料因此就激起了别个将帅的嫉恨。宗翰死后，刘豫伐宋无功，又到金国请兵。熙宗令宗弼假称南征，驰入汴京，宣诏把他的皇位废了。齐国建立了八年。

宋国自从二帝被掳，失了中原，举国怨金人彻骨。但是完颜氏国势方盛，宋已累代积弱，要想报复也不易成功。高宗屡次募人出使金国，名为祈请使，称臣奉表，请求缓师，且请送还二帝。金人不许，使者常被拘囚。王伦即是其中的一个。后来金的大臣有主张和议的，把他放了回来。秦桧是北宋亡时被捕到燕的，这时也放了。

他们二人回国之后，渐渐用事，竭力主张和议。后来徽宗死了（1135），高宗复以王伦充使，奉迎梓宫（柩）回国。他去时，有几个金的大臣主张齐国旧地可以还与宋国，金熙宗便派人送他回来说明此意。那时秦桧已经独揽朝权，他重派王伦到金定议。金国于是任命了张通古为江南诏谕使，和王伦同到。高宗听得金使的名称唤做“诏谕”，心中不安，令群臣会议得失。群臣中说不可和的很多，枢密院编辑胡铨尤为激烈。他的疏文道：

臣谨按，王伦本一狎邪小人，……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虏。无故诱致虏使，以“诏谕江南”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刘豫我也！刘豫臣事丑虏，南面称王，自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不拔之业。一旦豺狼改虑，捽而缚之，父子为虏。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夫三尺童子，至无识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怫然怒。今丑虏则犬豕也，堂堂大国，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伦之议乃曰：“我一屈膝，则梓宫（徽宗）可还，太后（徽宗后）可复，渊圣（钦宗）可归，

中原可得。”呜呼！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然而卒无一验，则虏之情伪已可知矣。……向者陛下间关海道，危如累卵，当时尚不忍北面臣虏。况今国势稍张，诸将尽锐，士卒思奋，……校之往时蹈海之危，固已万万，倘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今无故而反臣之，欲屈万乘之尊下穹庐之拜，三军之士不战而气亦索，此鲁仲连之所以义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虚名，惜天下大势有所不可也！今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万口一谈，皆欲食伦之肉。谤议汹汹，陛下不闻。正恐一旦变作，祸且不测。臣窃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

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腹心大臣而亦为之。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导陛下为石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变左衽之区而为衣裳之会；秦桧，大国之相也，反驱衣冠之俗而为左衽之乡。则桧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实管仲之罪人矣！

孙近附会桧议，遂得参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饥渴，而近伴食中书，漫不敢可否事。桧曰虏可和，近亦曰可和；桧曰天子当拜，近亦曰当拜。……呜呼，参赞大臣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虏骑长驱，尚能折冲御侮耶！臣窃谓秦桧、孙近亦可斩也。

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邪！……

秦桧见了此疏，哪里耐得住，便把胡铨发配到广州。韩世忠、岳飞等亦上疏谏止，秦桧恐怕激出变故，打算夺去诸将的兵权。这个和议就定了。全国人民没有一个不把秦桧切齿痛恨的。张通古还金时，韩世忠想在半途把他截杀了，破坏和议，但没有做到。1139年，王伦奉命到汴京向金国领地。

金国还地的事，宗弼原不赞成，所以他做了都元帅之后，和议又破坏了。1140年，他打到河南。那时岳飞住在郾城（今开封道属县），兵势甚锐。宗弼会集了他的女婿龙虎大臣等会议，以为许多将帅都容易对付，惟独岳飞难当，豫备用了全力打一仗。这个消息传出来，大家不免忧虑；但岳飞很坦然，知道他们的本领不过如此，于是每天差人去叫骂挑战。

宗弼有一部分精兵，穿了重甲，用皮带贯起来，三人为一联，唤做"拐子马"。宋兵总挡不住他们的冲锋。这一次，宗弼用了一万五千个骑兵—五千拐子马—来攻击，岳飞吩咐步卒，入阵后不要抬头，单砍马足。他们因为贯了皮带，所以跌了一马，两马就不能走了。宋兵奋击，打得金兵横尸满野！宗弼大哭道：

自从我们在海边上起兵之后，都用拐子马取胜，现在竟完了！

他加兵再来，岳飞自己带了四十个骑兵，东奔西突，又把他们打败。宗弼恨极了，会兵十二万人更来一试，但岳营中单是一个小将杨再兴带了三百个骑兵就杀死他们二千人，他们又输了！再接上几战，没有一战不是金人败的，宗弼就逃走了。

那时两河豪杰齐起，揭了“岳”字的旗帜来响应岳飞，打败金兵，把他们北归的道路截住。宗弼逃进汴京，岳飞就在汴京西南朱仙镇扎下营寨。一时父老百姓头顶香盆，挽车牵牛，到岳飞营门来馈送粮饷的不知多少，竟致塞满了道路。宗弼要征兵抵抗，但没有一个人投到的。汴京之外，他的号令都不行了。他叹道：

自从我们起兵以来，哪里有像今日这样的过不去的！

有一个金将，他制不住他的部下了，只得劝他们道：

你们不要轻动，等到岳家军来时，我们投降好了！

有许多金将，已经不等到岳家军来，先自远道趋降了。

先前岳飞很喜欢喝酒，高宗因为倚他中兴，曾对他说过，“你等到将来打入北方时再喝罢”。从此，他涓滴不饮。到这时，既有四方豪杰的响应，又有很多的金国将帅来投诚，他快乐极了，对他的部下说一句满意话道：

等到我们直打到黄龙府（契丹所置府，今奉天开原以北及吉林全境，内蒙古东北境皆其辖地）时，然后来痛痛快快地喝一回罢！

岳飞计划渡河，而秦桧方且要把淮河以北的地送与金国。他看形势不对了，促着高宗发下班师的诏书。岳飞奏道：

金人的锐气挫折完了，我们正是得手，时间不会再来，机会不可失去呵！

他不肯奉诏。

秦桧知道他决心北伐，就先把别的将帅一齐召还，然后说岳飞孤军不可久留，应行班师。岳飞在营，一天之间接到了十二次的金字牌（这是驿传递信的最速的：一天行五百余里，马行如飞，专递御前发下的军事机宜；牌系木质，朱漆，金字），逼他回去。他奉诏泣下，望东再拜道：

十年之功弃于一旦了！

百姓听得他要班师，齐来痛哭道：

我们顶了香盆，运了粮草来迎接官军，为的是什么？我们这种事情，金人都知道的。相公去了，他们哪里肯饶恕我们，我们怎还活得成呢？

岳飞无法安慰他们，也跟着他们哭。一时哭声遍野。他留了五天，等百姓们搬徙；百姓们跟着他南行的不计其数。

岳飞走了之后，由他夺来的土地当然仍由金国取去。明年，宗弼渡过淮河，到了庐州。高宗命岳飞前往救援，金兵望风而遁。宗弼给秦桧一封信道："你们天天请和，但岳飞正在打算夺取河北。如果你们真是要议和的，一定要先把岳飞杀了，我们才能答应！"秦桧本就很忌岳飞，经不得宗弼一提，他就托谏议大夫诬奏他的罪名，把他们父子捉入狱中。但诬奏的罪名找不到一点证据；经过了两个月，秦桧写了一张小纸付给狱吏，不多时狱中就报岳飞死了。这时是1141年，岳飞只有三十九岁。他的儿子岳云也被秦桧杀了。金国人所怕的宋将只有岳飞一个，听得他死了，诸将都酌酒相贺。可怜岳飞痛饮黄龙的志愿没有成就，反给他们先痛饮了！韩世忠见事不可为，弃官而去。

岳飞死在杭州狱里。现在演他死事的戏剧，唤做《风波亭》。这个风波亭，是当时大理寺狱中的一个亭子，这遗址现还存在（旧按察使司狱署右首土地庙前）。他的坟在西湖北面栖霞岭下，唤做岳坟。我们游西湖时，在船中远远就望见一座石坊，上面刻着"碧血丹心"四个大字。元朝赵孟曾做了一首题墓诗，道：

和议定了：东部以淮河为界，陕西以大散关（在宝鸡县西南，为秦蜀往来要道）为界；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高宗本已称臣，金国依旧称他为康王。1142年，熙宗遣使送了衮冕圭册，册立康王为宋帝，并送还徽宗梓宫及韦太后。自此以后，宋就成了金的属国。

金熙宗在位十四年，被他的从兄亮刺杀了。亮即位后，淫暴得很，把宗室杀了二三百人，于是金国渐渐地露出衰飒的样子来。他派人到临安，画了西湖的景致而归；题诗在图上，有"立马吴山第一峰"的句子（吴山在西湖畔，即今城隍山），这见得他灭宋的志愿了。1161年，他带兵六十万，分了五道而进。他自己打下淮西诸府州，想从采石矶（在今安徽当涂县西北牛渚山下）渡江，但给宋兵打败。那时他的从弟雍（世宗）趁他南征，自立于辽阳。他听了大骇，回到扬州，召集诸将，限他们在三天之内定要打过长江，否则一律处斩。诸将就先把他杀了。这次战事，金国不曾得手，所以宋国又硬了些，不称臣了。金国派兵来责问不称臣的罪，倒又给宋国打败了一次。两国就重新议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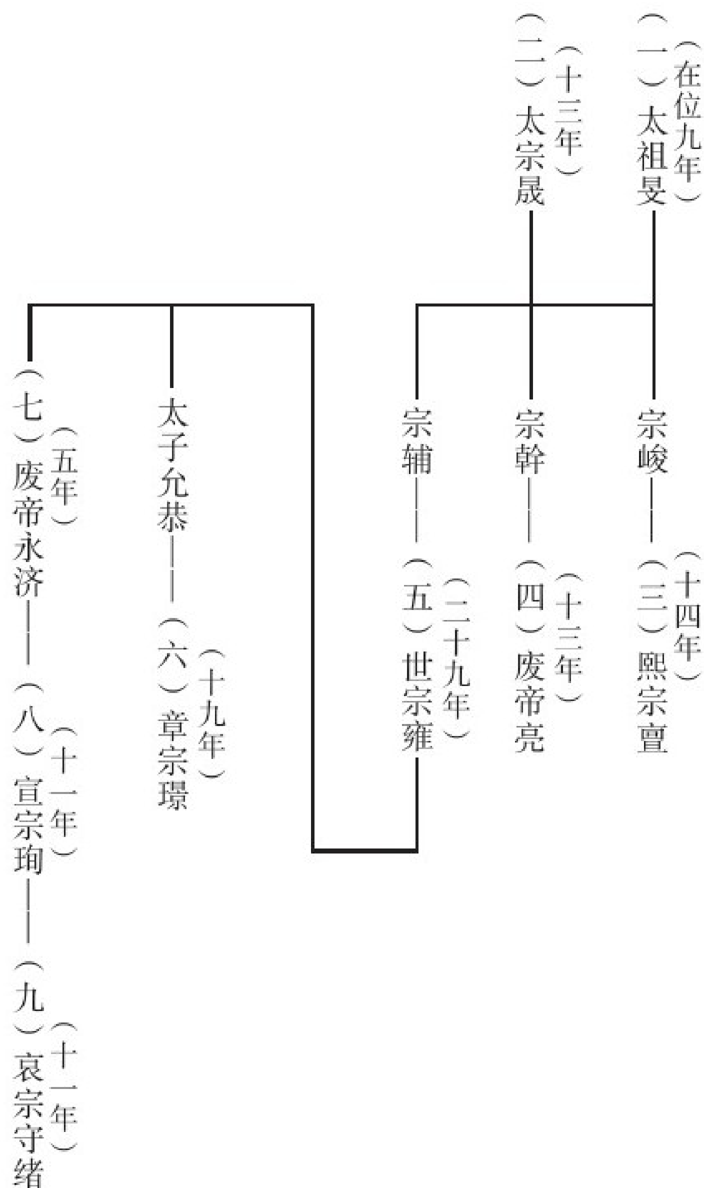
起初两国往来国书，是用君臣的礼节的。金唤做下诏，宋唤做奉表。宋的表上，"大宋"去了大字，"皇帝"去了皇字。金使到宋，宋帝起立问金帝起居，下了坐位听诏。宋使到金，一切自居于陪臣的地位。宋孝宗三次遣使议和，始改为叔侄之国，得称皇帝；又改诏表的名目为国书，岁贡的名目为岁币；岁币减去银绢各五万，地界照熙宗时所定。从此两国之民又休养生息了四十年。

宋宁宗时，韩侂{音tuō}胄当国，威权日大。他看金国渐弱，动了恢复中原的愿望。1206年，宋军北伐，但结果却溃败而回。金章宗发兵报复，

宋国大为震恐。宋人把韩侂胄杀了，前往请求议和。1208年，和议复成：改叔侄的称呼为伯侄，加增岁币银绢各十万，另给犒军银三百万两；并献了韩侂胄的首级，赎取淮南之地。

即在这时，蒙古兴起来了，首当其冲的即是金国。不到三十年，金就亡给蒙古了。事详下讲。

金帝系表：



蒙古的立国（上）

在13世纪的初叶，有一个民族勃然兴起于蒙古，他们有极强悍的体力，极精锐的骑兵，极严明的军律，所以他们东征西伐，所向无敌，没有多少时候，灭了四十多个国家，成立了四个大汗国，占有亚洲的大半部和欧洲的东部，打通了欧亚交通的大路。这真是一个空前的事业。至今欧

洲人谈起这件事，还有些儿惊恐，“黄祸”一名即由此而来。虽则他们的荣耀的寿命不过百余年的历史，但他们已给与全世界人民一个极深的印象。这就是蒙古族，先前名作鞑靼，而在中国方面唤做元朝的。

契丹的历史有《辽史》，女真的历史有《金史》，蒙古的历史有《元史》，都在《二十四史》之内。但这种史都是汉族人编的，他们忌讳的地方很多，而且文字欢喜修饰，所以容易失真。他们本国人作的史，辽、金两国的现在还没有发现，元朝却有一部《元秘史》，是蒙古人用蒙文做了而明初人用汉文翻译的，我们很可以从这里面得到许多真实的史料。即使书中的材料也有靠不住的，但总不致失去他们的游牧部落的真相。所可惜的，这一部书只记铁木真（元太祖）和窝阔台（元太宗）两朝的事情，且记的也不完全。但更有天外飞来的幸事，把那时的材料给与我们，即是意大利人马哥波罗（Marco　Polo）到中国来，在忽必烈（元世祖）的朝上做官，他回国后作成一部游记，叙述那时的事迹。这书很可以接着《元秘史》。这三朝原是元朝中最重要的时期，我们很可以在这二书上看出他们的创业期的状况。我现在作这一篇讲话，就用《元秘史》的材料作骨干。

鞑靼国分白鞑和黑鞑两部，都住在戈壁沙漠之北。白鞑部的人颜色稍白，住在阴山的北面，克鲁伦河的东面，即今察哈尔特别区的东北部及外蒙古车臣汗的东南部。他们也像女真般的分生、熟二种：近汉地的唤做熟鞑靼，他们以种植为生；远的唤做生鞑靼，专以游牧为生。生鞑靼人极强悍，但是自己境内没有铁矿，所以也就没有兵甲，只磨了兽骨做成箭镞。黑鞑部的人身材既短，面貌又丑，住在克鲁伦河的西面，即今外蒙古车臣汗西部。他们也是游牧部落，随了水草而居，以打猎为生。

如今说的成吉思汗的一族，是从黑鞑部中起来的。《元秘史》说他们的祖先是一只苍色的狼和一只惨白色的鹿，它们相配了，一同渡过腾吉思湖（即今里海），来到斡难河（即今敖嫩河，在外蒙古车臣汗的西北部，为黑龙江的源）的上流不儿罕山（即今肯特山的东南部，亦在车臣汗西北）前面，产了一个人，名字唤作巴塔赤罕。这不知在什么时候。《秘史》说他们传了二十三世到成吉思汗：以二十岁传一代计算，这一件故事应当放在8世纪的中叶，在汉族史上是在唐代的中期。但这仅是一个极粗浅的猜想而已。

巴塔赤罕传了十世，到脱罗豁真。他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名都蛙锁豁儿，小的名朵{音duǒ}奔篾儿干。这位哥哥只有一只眼，生在额上，能望见三站远的东西。有一天，他和弟弟同上不儿罕山，望见有一丛百姓行来，他对弟弟道：

这丛百姓里有一辆黑车子，上面载着一个女儿，她生得好。若是不曾嫁人呵，你就可以讨来做妻子。

朵奔篾儿干下去看了，这女儿名阿阑豁阿，果然生得好，也不曾嫁人；他就娶了。

阿阑豁阿是豁里秃部落（在今热河界内）的官人豁里剌儿台的女儿。这位官人为什么带了他的女儿和百姓到不儿罕山来呢？只因豁里秃地面上的貂鼠、青鼠（即今灰鼠），野物被自己部落中禁约，不得打捕，他烦恼了；听得不儿罕山的野物很多，所以投来了。他们住在这里，成为豁里剌儿一姓。

都蛙锁豁儿死了，他的儿子不把朵奔篾儿干做叔叔般看待，撇下了他，自己远处去了。他留在那边，有一天，上山捕兽，在树林里遇见一伙人，正杀了一只三岁的鹿，把它的肋骨肚脏煮着。朵奔篾儿干向他们讨肉吃，他们把鹿的头皮连肺自己留了，其余的肉都给了他。他把鹿肉驮着回去，路上又遇见一个穷困的人，领了一个儿子行来，向他哀求道：

我肚子饿，我养不了这个孩子，你若肯把鹿肉给与我时，我便把这孩子送与你。

他依了他的请求，把一只鹿的后腿给与他了，把那人的儿子换来，在家里做使唤的。

阿阑豁阿起先生了两个儿子，她的丈夫死后又生了三个。先前的两子起疑了，暗地里讲道：

我们的母亲既没有房亲兄弟，又没有丈夫，如何生了这三个？家中只有这个用鹿肉换来的使唤人，莫非就是他生的吗？

这种话渐渐地传给他们的母亲知道了。春间一日，阿阑豁阿烧热了一锅羊肉，把五个儿子一齐唤来，在她的前面排列坐着，每人给与一支箭杆，叫他们折；一时都折断了。再把五枝箭杆捆成一束，叫他们折；五人轮着，再也折不断。于是母亲开言道：

你们两个大的疑惑这三个弟弟，这也是人情。你们不知道，每天夜里有放黄白光的人从天窗上进来，把我的肚子摩挲，他的光明透入我的肚里，我就有孕了。这样看来，他们显然是天的儿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后他们要做帝王呵，你们休得造次地说！

于是她接着教训道：

你们五人都是我一个肚子里生下来的，像刚才五枝箭杆一般：各自一支呵，哪一个都折得断；你们同心呵，便如五支捆在一起，他人再不能来损伤你们了！

后来，阿阑豁阿死了，她的四个儿子看最小的弟弟孛端察儿很弱，不当他兄弟看待，不把家产分与他。孛端察儿气了，自己叹道：

我住在这里做什么！我独身出去，由他要死就死，要活就活，岂不爽快！

他就骑了一匹青白色秃尾子的马，顺着斡难河行去，到了一处，盖了茅草的屋子住下。

住了几时，他看见一只小小的黄鹰正在抓一只野鸡，忽然动了一个念头，拔下了几根马尾做个套，把这黄鹰套住了。他没有东西吃，见山崖边有狼围住的野物，射杀了，或者见有狼吃残的食料，拾起了，把自己吃剩下来的养了这头鹰。如此过了一冬。到春天，鹅鸭都来了，孛端察儿将他的黄鹰饿了飞放，捉到无数。一时吃不尽，挂在枯树上，不久都臭了。

他的一个哥哥忽然想起他了，沿了斡难河去寻他。行到一处，问那地的百姓，有没有那般的人骑了那般的马来，他们答道：

有个那般的人，骑着那般的马。他再有一个黄鹰飞放着。日里到我们这边吃马奶子，夜间不知道他在哪里宿。但见西北风起时，鹅鸭的翎毛像雪片一般地刮下来，想必是住在那里罢。

正说话间，他望见一个人来到，果然是他的小弟。他们就同回去了。

孛端察儿在马上对他的哥哥说道：

人的身子要有了头才好呵！衣服要有了领才好呵！

说了，他的哥哥不懂得，没有答应。他再把这话说了两遍，他的哥哥才问道：

你尽说这两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道：

恰才你在那里看见的那一丛百姓，他们没有个头脑管束，大小都一般，我们很可以把他们掳来，做我们的百姓呵！

他们到了家里，兄弟们商量之下都以这个计划为然，便由孛端察儿做了头哨，把所有的百姓都掳了回来。从此，他们人口也有了，茶饭使唤的也有了。

他们这一族从此强大起来。孛端察儿的子孙很兴旺，做了一族中的主人。又经了九传，到合不勒，做了黑鞑靼的合罕（合罕，即可汗，一部酋长的称谓）。这时是在12世纪的初叶，正当金国初兴，辽、宋残灭之际。

白鞑靼本来没有铁器，自从换得了宋国的铁钱之后，大作军器，又把鱼皮制成盔甲，兵力更强了。这时女真族的武功正是煊赫一世，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也正在螳螂之后呢。他们的西北边防空缺，白鞑靼就乘时兴起，屡来寇边了。金太宗时，他们自称大蒙古国，改元天兴。金兀术

带了八万兵去打，哪知连年不能打胜，只得用金币来讲和。兀术临死时，上给金帝的遗表，也说西夏和北蒙终是他们的后患。到1170年顷（金世宗大定间），金国人忽然传唱一首歌谣，道：

鞑靼来，鞑靼去，

赶得官家没去处！

官家，即是皇帝，所以金世宗非常忧虑，以为鞑靼要赶去他了。他就下令痛剿，每年向北方剿杀一次，希望把他们的壮士都杀完，唤做“减丁”。白鞑靼因之一蹶不振。

在捕鱼儿海子（今名贝尔池，在蒙古车臣汗东部）和阔连海子（今名呼伦池，在黑龙江省西部）的中间，住着一种塔塔儿人。黑鞑靼合罕合不勒死后，传位于他的堂弟俺巴孩。俺巴孩为嫁女儿与塔塔儿，亲自送去，却给他们拿住，送到金国去了。他们为甚么要把他执了送与金国，《秘史》上没有言明，或者就为了减丁的缘故，白鞑靼闯下的祸要黑鞑靼一同负责呢。当下黑鞑靼人立了他的侄儿忽图剌为合罕。这时约在1200年顷。

忽图剌的侄儿有一个唤做也速该的，他有一天在斡难河边放鹰，看见篾儿乞人（鞑靼中的一种）赤列都正迎了他新娶的妻子回去，那妇人生得颜色很美，他随即回家，引了他的哥哥和弟弟奔来。他们夫妇见了害怕，这妇人在车内唤她的丈夫道：

那三个人的颜色好生不善，必要害你的性命。你快些走罢！你只要留得性命，像我这般的妇人总可以娶到。你若是记挂我，请你用我的名字诃额仑叫唤你的后娶的妇人好了。

说罢，就把穿在身上的衫儿脱与他做纪念。赤列都刚在马上接得衫儿时，也速该弟兄们已奔近了，他就打马沿了斡难河而逃。他们三人赶他，一连过了七个山冈，赶不上，才回来，牵了车子，将那妇人包围着走。诃额仑哭道：

我的丈夫的头发不曾被风吹过，肚子不曾饿过，如今走去，是怎生的艰苦呵！

她号啕大哭，哭得把河里的水、山上的树木都震动了。回到也速该家中，就做了他的妻子。

忽图剌合罕为了俺巴孩的仇雠，到塔塔儿处报复，厮杀了十三次，不曾得胜利。也速该在战事中，掳得塔塔儿的将领铁木真等回来，那时诃额仑正怀孕，在斡难河边产了一子，因此就取名为铁木真，纪念自己的武功。这是1162年的事。这小孩子就是将来创立蒙古大帝国的成吉思汗。

铁木真九岁时，他的父亲也速该带他往母舅家索取女儿为妻，在半路上

遇见了德薛禅，邀他们到他家里，唤他的女儿孛儿帖出来相见。这女儿生得好，比铁木真大一岁，也速该便把她聘下，命儿子留在那家做女婿，自己回去了。

也速该回去时，遇见塔塔儿们做筵席。他在路上走得饥渴，下马歇了。不想塔塔儿们认识他，暗地里互相招呼，说道：

也速该来了，我们为铁木真被掳的冤仇，不要把他放过！

他们就在饭食中下了毒药，送与他吃。他吃了上马，在路上就觉得身子不好；行了三天到家，便死了。临死的时候，嘱人把他的儿子铁木真领了回来。

有一年的春间，俺巴孩合罕的两个夫人祭祀祖宗时，诃额仑带了儿子去得缓了，她们就不给与她祭祀的茶饭。她想起亡夫，不免发了几句怨言，她们闹起来了，把他们母子撇下，自己走了。诃额仑好生忍耐，拾着果子，掘着草根，把儿女们一个个地养大。她时时把报复泰亦赤兀惕[眉批：泰亦赤兀惕，可改泰赤乌。]（俺巴孩一族的姓氏）兄弟们的仇雠的一件事教训儿子。

泰亦赤兀惕兄弟们忽然想起来了：

以前撇下的铁木真母子们，如今莫不似飞禽的雏儿般毛羽丰满了，走兽的羔儿般长大了？

他们就领了一伙人去看。这些人到时，铁木真母子们心中害怕，把三个年纪小的弟妹藏在崖缝里，大一点的弟弟上前斗射。泰亦赤兀惕们大声叫道：

我们只要你们的哥哥铁木真，其余的人都不要！

铁木真更害怕了，上马逃入山中；被他们瞧见了，随后追上。铁木真钻入密林里，他们进不去，就散布在周围守着。他在密林里住了九天，不曾吃过一顿茶饭。他想：

这般无名的死是不值得的，不如出去的好！

他牵马下山时，便给他们捉获了。

他们捉获了他，替他戴上一面枷，在他们的百姓中传出号令，教每个营中都押他住上一夜。有一天，他们正在做筵会，铁木真把看守的人用枷梢打倒，逃出来了。他先逃到斡难河边林内卧着，又恐被人看见，投在斡难河的溜道里，卧在水中，只露出面目来。那个被打倒的人大声叫唤，泰亦赤兀惕们聚来，在白日般的月光里挨排着寻，他竟给一个人寻见了！幸而这人本来就很瞧得起他，悄悄地对他说道：

正为你这般有见识，所以他们要妒忌你。你谨慎些！等我们散了之后，你自寻你的家去罢！

他果得逃了出来，与他的母亲弟妹们相会。他们迁了一处地方，依然打捕土拨鼠和野鼠吃着过活。

铁木真自从定亲之后，与他的外家久已音问隔绝。这时他寻到德薛禅家，娶了孛儿帖回来。她呈上拜见翁姑的礼物，内有一个黑貂鼠的袄子。铁木真道：

我的父亲也速该在时，和克烈部的脱里罕交情很好，约为兄弟，他便似我的父亲一般。如今他在土拉河（在今外蒙古土谢图汗北部）边黑林子里住着，我把这袄子送与他罢。

脱里罕见了这个盟兄弟的儿子，收了他的夫人的袄子，很快乐，安慰他道：

你的离散了的百姓，我来与你收拾完聚好了。

有一天清早，天还没有大明的时候，诃额仑母亲使唤的老妇人喊道：

母亲，母亲，疾快起来！我听得田地颤动的声音，莫不是从前害苦了我们的泰亦赤兀惕兄弟们又来了！母亲疾快起来！

于是一家的人都起来了，铁木真骑了一匹马，并准备了一个从马，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弟每人骑了一匹马，他的妹妹由他的母亲在马上抱着，到不儿罕山去了。独有孛儿帖夫人没有马骑，落在后面。这警醒他们的老妇人要把她藏起，教她坐在黑车子里，驾了一只花牛而行。她要走得快，尽把花牛打着，不料车轴子竟折断了。正在想和她的少主母步行入山时，一伙军人已赶到了，斥道：

这车子里是什么人？

老妇人回道：

载着的是羊毛。

军人下马，将车门拉开一看，原来是一个年少的妇人！他们就把她们拖下车来，驮在马上，去袭铁木真了。

这些军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原来这是篾儿乞人，他们为了三十年前也速该夺取赤列都的妻子诃额仑的仇怨，到现在才来报复呢。他们绕了不儿罕山三遍，捉不到铁木真，就道：

我们要报夺取诃额仑的仇怨，如今已把铁木真的妻子拿住了，这仇也算报了！

说着，下山回家去了。

铁木真在山中躲了三天，见篾儿乞去远了，才下山来，椎胸告天道：

只因豁阿黑臣老母（老妇人的名）像黄鼠狼般能听，像银鼠般能见，所以我才躲得过我的小性命，被不儿罕山遮救了！这山以后须时常祭祀，我的子子孙孙也须一般祭祀！

说讫，对了太阳把系腰挂在颈上，帽子挂在手上，椎胸跪了九跪，用马奶子酒奠了（这是鞑靼人祭天的礼）。

于是他投奔到脱里罕处求救。脱里罕便起了二万军马，又请住在东方的札木合（孛端察儿的七世嫡孙）也起了二万军马，合兵攻打篾儿乞，篾儿乞慌忙走时，他们的军队也紧紧跟着，就在夜里掳掠。铁木真在一班走的百姓内高声呼唤孛儿帖的名字，他的妻听得，跳下车来，和伴着的老妇人一同走到他的马前，握住了缰绳。在很明的月色之下，彼此都认清了。孛儿帖给篾儿乞抢去时，已被他们配了赤列都的弟赤勒格儿。这时赤勒格儿吓极了，只管拣了黑暗窄狭的地方钻去，叹口气道：

我原像一只黑老鸦，命分里只可吃些残皮；一时忘形，却想吃雁和鸧鹚，现在弄得大祸到了我的头上来了！

铁木真等在这里，一阵地把篾儿乞人的房子推倒，把他们的美妇人尽数掳掠而回。

自此以后，铁木真很有些威望。加以他的容貌不像一般黑鞑靼人的丑陋，他的待人不像一般部长们的暴虐，所以他很得人心，鞑靼中各部落有许多投附在他的麾下的。数年之间，他聚了好几万人。众人会同商议，立他做合罕，尊号为成吉思。成吉思是蒙古语“天赐”之意，合罕即是汗，所以我们称他为成吉思汗。他们推他为合罕的时候，大家对他盟誓道：

打仗时我们做前哨，把掳得的美女和好马送与你；打猎时我们首先出去，把各种的野兽围来与你。如在厮杀时违了你的号令，或在平日坏了你的事，听凭你把我们离了妻子家财，抛撇在没有人烟的地方！

铁木真既做了合罕，就命令手下的人，哪个带刀，哪个带弓箭，哪个管饮食，哪个管养马，哪个管牧羊，哪个管修造车辆，哪个管家内人口，哪个如远箭近箭般做使者（谓往来应对之事），一一地委付了。

这是1206年的事，铁木真年四十四。

蒙古的立国（下）

我们在上一讲中知道，铁木真同时有势力的部族，做他的仇敌的共有三种人：一是毒杀他的父亲的塔塔儿部人，一是欺侮他的母亲并捕捉他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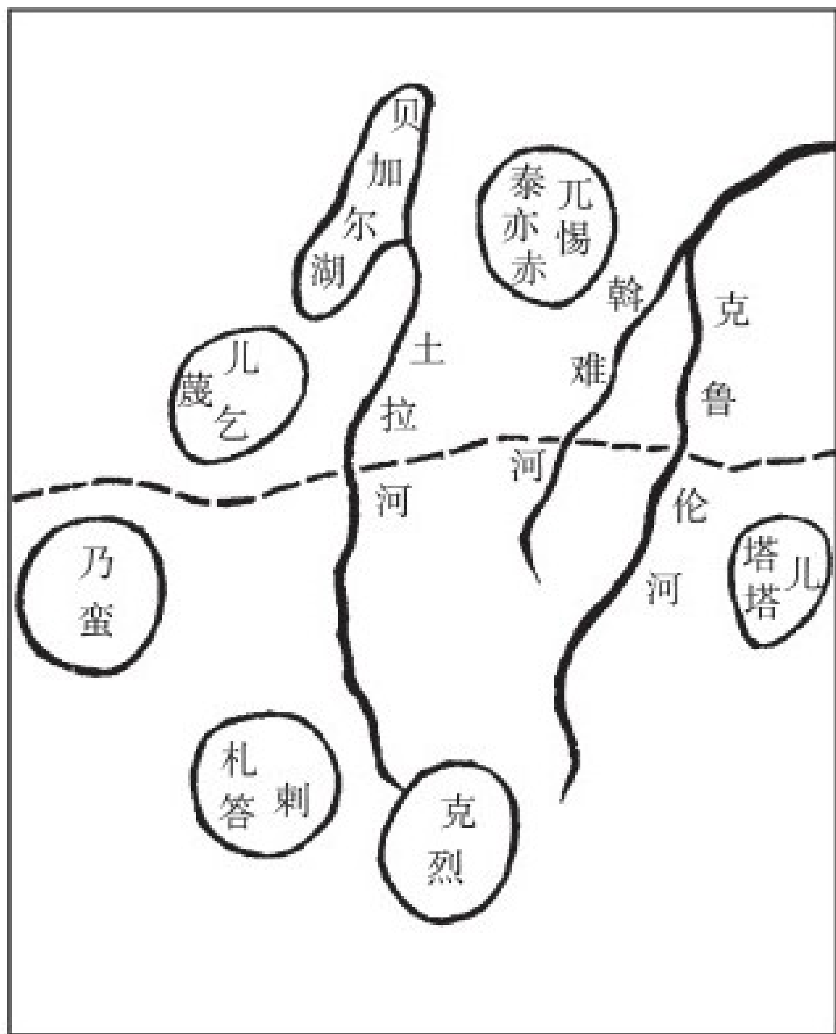
身的泰亦赤兀惕族人，一是抢夺他的夫人的篾儿乞部人。那时有势力的人做他的恩人的也有两个，一是克烈部的脱里罕，一是札答剌部的札木合，他们都是为他夺回被抢的夫人的。

从地理上讲来，这些地方一半是在今外蒙古和黑龙江，一半是在今西伯利亚。虽是我们的历史地理之学不发达，不能确定这些部落的所在，然而大概情形我们总可以知道一些。塔塔儿最东，靠近金国，属于白鞑部。从现在的地域上看，是在黑龙江的西部，外蒙古的东部，说不定还占着察哈尔的东北部。篾儿乞靠西，在贝加尔湖之南。泰亦赤兀惕较中，在贝加尔湖之东。这两部都在今西伯利亚。克烈部和札答剌部都偏南，在今外蒙古库伦一带。

此外尚有一个大部，唤做乃蛮，在篾儿乞的西南，大约在今外蒙古三音诺颜汗。他们有数十万兵马，是漠北的一个最大的部落。

以上所记，确是沉闷得很，但若要了解蒙古民族的重要历史，却不可不先强记一下。今为便于强记起见，画一个极草率的地图在下面。

我所以一定要大家记清楚这些名字，因为这许多部落都是给铁木真灭掉的。他们在上一讲中虽有恩仇的区别，而在这一讲中的灭亡原是一例。铁木真灭了这许多部落，得了这许多土地和人民，蒙古国的基础方才建立得坚固，于是他们始可向外发展，打成全世界所未有的一个大帝国。



虚线之上为西伯利亚，下为外蒙古及黑龙江。[眉批：应补铁木真。]

铁木真做了合罕之后，有一天，札木合的弟绐{音dài}察儿抢了铁木真的属下的马群。这马群的主人独自袭去，夜间暗暗地到他马群旁边，伏在马鬃上，把绐察儿的脊梁射断了，将自己的马群赶了回来。札木合本来看铁木真做了合罕，心中怀着妒忌，现在有了这个理由，便领了三万人越岭来与他厮杀。铁木真也起了三万人迎着，但被他打败，退了下去。札木合就把立铁木真做合罕的部长们在七十个锅子内都生煮了。

札木合去后，铁木真收拾残众，重新生聚起来。

1200年，金国因塔塔儿不听命令，命丞相完颜襄领军剿捕。铁木真知道了，想借着这个机会报他的父亲的仇雠，邀克烈部脱里罕派兵夹攻，居然把塔塔儿的寨子打破。他把抢到的大珠和金银绷车诸物都献与金国，

金国的皇帝很快乐，给他官号为札兀图鲁（招讨使）。脱里罕的资格原比铁木真高，所以金国封他为王，大家从此称他为王罕。塔塔儿残破之后，铁木真和王罕分掳了他们的百姓而回。

明年，乃蛮和泰亦赤兀惕等十余部杀马设誓，立札木合做盟长，要攻铁木真和王罕。他们二人合兵迎着。正在布阵间，忽然起了大风雨，天地暗晦，札木合方面的兵跌在山涧里死得很不少。他们以为天不保佑，军队就溃散了。

札木合军队溃散之后，各部的兵就各归了自己的部落。铁木真又去穷追泰亦赤兀惕们，在斡难河边连战了几回。不意颈间中了流矢，血出得太多了，晕了过去。他部下猛将者勒篾把他的壅血舐净了。到夜半，他醒来，呻吟道：

我的血干了，口渴得厉害呵！

者勒篾听得这话，立刻脱净了衣服，默默地到敌人的营内，在车箱里觅马乳；但觅不到，只找得了一桶酪（冻的乳）。他提了回来，寻了一点水，把它调开，给铁木真喝。铁木真旋喝旋歇，喝了三次方完。停了一回，他的眼睛才亮了，心里也清楚了，起身坐着。到天明时，他看见自己坐的地方积着的血液如泥泞一般，便问道：

如何弄得这样？

者勒篾道：

慌忙不及拭净，又怕没有人侍候你，所以当时咽的咽了，吐的吐了。恐怕到我的肚子里的也有这许多呢！

他就把夜里觅马乳的事说了。铁木真惊诧道：

你如何可以脱净了衣服到敌营中去！倘若被擒，你岂不要说出我的受伤？

者勒篾道：

合罕放心！我若被擒，我便说我本是要投降他们的，给你们知道，把衣服脱去了要杀，我乘间扯脱出来。他们看了这种情形，听了这一番话，自然肯给我一身衣服，我便可偷骑了他们的马回来了。

铁木真感激他的好意，重重地谢他。

泰亦赤兀惕们即于这一夜溃散了。营内的百姓自料不能逃，许多人留着。明天，铁木真上马，把已走的百姓也都追了回来，把泰亦赤兀惕的嫡系子孙们杀个干净。在这时，投降的人很多，他得到几个勇将，泰亦赤兀惕和札木合二部的百姓都给他收伏了。他拓地到克鲁伦河。

1202年，铁木真又去打塔塔儿，得了个全胜，把那边的人都掳了回来。他开了一个亲族会议，商量处置他们的办法。因为他们有杀父的仇恨，所以定议把他们族中的男子只要像车辖一般大的都杀了，余下的各分做奴婢使用。议毕之后，别勒古台（铁木真的弟）走出来，塔塔儿人问他今天商议的是什么事，他老实说了。他们心中不堪，互相传语，就据了一个山寨，每人袖着一把刀，约道：

待铁木真派人来杀时，我们至少也杀了他们一个人再死！

铁木真传令打山寨，他们出力死守，军士们已经打得很辛苦了；及至打开，他们各持兵器，徒手搏击，又把军士们杀伤了无数，虽则他们自己是终于死完了。铁木真道：

自己一族里商量的大事，给别勒古台泄漏了，弄得军马死伤了许多。以后计议大事，不许别勒古台进来，只教他在外面处理斗殴盗贼的事情。议事后，我们喝完了一杯酒时，方许他进来。

铁木真便把塔塔儿的女子也遂和、也速干姊妹纳做了夫人。

现在要转叙王罕的事情了。

王罕在初做合罕的时候，曾杀死几个弟弟，因此惹起了他的叔父的恼怒，要去杀他。他逃到也速该处，手下只剩得一百个人。也速该待他很好，替他把叔父赶走了，把原有的百姓收集与他。他们就结成了契友。

到铁木真结婚以后，他们继续先世的交谊，依然很亲密。往后，王罕又想杀死一个弟弟，这人闻讯，就逃入乃蛮求援；乃蛮替他起兵，把王罕赶到回纥去了。不到一年，王罕又走了出来。他在路上穷而且饿，只挤着五个羊的乳，刺着骆驼的血当饮食。铁木真知道了，迎接他到自己的营中，教百姓们供给他的资用，自己又替他攻掠邻部，招还他的原有的部民。

乃蛮知道王罕回部，又发兵把他打败，将他的妻子百姓都掳了去。他只得到铁木真处求救。铁木真派了四个猛将，救出了他们。王罕感激得很，说道：

在先他的好父亲把我的失散了的百姓救了与我，如今他儿子又把我的失散了的百姓救了与我，天地知道我的心，我是要报他的恩的！

他又说道：

也速该曾一次把我的失散了的百姓救与了，现在他的儿子铁木真又把我的失散了的百姓救与了，他们父子二人为什么要这般辛苦来？我如今老了，将来这些百姓教谁管？我的弟们都没有德行，我的儿子桑昆也是没有用的，若教铁木真做了桑昆的兄，使得我有两个儿子，岂不很好！

他遂于黑林子里会着铁木真，结做了父子。他们一同说道：

剿捕敌人时一同剿捕，围猎野兽时一同围猎。若有人离间呵，休要听信！亲自对面说的话方可信。

这些话给王罕的儿子桑昆听见了，他心中十分妒忌。铁木真为要和王罕亲厚上加亲厚，所以索取桑昆的妹嫁与自己的儿子，又要把自己的女儿嫁与桑昆的儿子。桑昆正在气愤中，立刻斥去了。

铁木真受了桑昆的拒绝，当然不高兴。札木合知道这事，以为有机可乘，便到桑昆处说铁木真如何如何地与乃蛮塔阳罕的使臣往来通话，如何如何地口里说父子，心中怀别计；劝他们父子再不要倚仗他，赶快把他除掉。

桑昆听了他的话，屡次派人到王罕处去说，王罕只是不听。桑昆急了，自去和他说道：

你在时，他已经把我们这样的不当数了；将来父亲老了之后，我们祖宗辛苦收集来的百姓，他如何还肯让我管着！

王罕道：

孩儿，自己人怎生舍弃得！我们现在正倚仗着他，若是存了恶意，恐怕天要不保佑我们咧！

桑昆见不从，烦恼着走了。王罕看他这样，又觉得不忍，唤他回来叮嘱道：

你但去做，你只要量你的力可以胜得他，你就可以做。

于是王罕、桑昆、札木合一班人领兵去袭铁木真。但铁木真的健将很多，他们不曾得胜；桑昆也中箭伤了。

铁木真派人到王罕处责问道：

父亲，我有什么事嗔怪了你？要斥责我，何不好好地说，如何领了军马来，要把我们的家业破坏？莫不是有人离间了你了？当初我们不曾共说来：“若有人离间呵，不要信；对面说话时方可信。”如今，父亲，我们曾对面说话了吗？你的父亲有四十个儿子，你最长，所以立你做合罕。你杀了你的几个弟弟，被你的叔父攻打，你带了一百个人逃到我的父亲处求救。我的父亲领着军马，把你的叔父赶走，把你的百姓还与你。你曾感激地说：“天地知道我的心，这恩是一定要在你的子孙跟前还报的！”后来你的弟弟在乃蛮处借得军马，又来打你，你走入回回地面去了。你从那里出来时，路上穷乏得很，骑着一匹瞎沙马，吃羊乳驼血过日子。我差人迎接你到自己营内，好好地奉养你。你后来把篾儿乞胜了，我把他们的百姓牲畜财产都与了你。后来你又给乃蛮打败了，我派

了四个猛将把你的家族百姓牲畜都救了回来。你又曾感激地说出许多话。如今我有了什么错处，惹起你这般地斥责？请你教人说与我听！

王罕听了这番言语，叹息说道：

我很知道我和铁木真儿子有不可分离的道理，但不幸我们现在已经分离了！

他心中一阵难过，把佩刀刺破了小指，用小皮桶盛了血，付与来使，教他回答铁木真道：

我若有心要害铁木真儿子，我便任他刺出这样的血来！

铁木真再教对桑昆说道：

我与你父是有衣服生的儿子（干儿），你是赤裸裸生的儿子。父亲把我们一般抬举，你恐怕我搀在你先，生心恨我，要把我赶了。如今你应该替父亲消愁解闷，再不要使他心里难过。你若尽教父亲愁闷不欢，莫不是你于父亲在世时就想做合罕！

桑昆气愤愤地答道：

你何曾称他为父亲来，你只说他是喜欢杀人的老子！你又何曾称我为安答（朋友）来，你只说我是恶人的师父！你的心，我们已都知道了！

铁木真知道两方面终于不能并存，就趁着王罕起了金撒帐做筵会的时候，日夜兼行去掩袭他们。他到后，围住他们的营寨，厮杀了三昼夜。他们抵挡不过，一齐投降了他。

王罕父子在他们的部众投降铁木真的时候，单身往西逃去。王罕行得渴了，走到一条河边，下去饮水。正饮间，给乃蛮哨望的人看见了，把他拿住。他喊道：

我是王罕！

哨望的人不信，把他杀了。桑昆流落在野里，后来逃到西夏。

铁木真灭掉了王罕，拓地直至土拉河边。

乃蛮一族住在土拉河的西边。他们知道在他们东北的许多部落已经渐渐地给铁木真吞并完了，心中很不安定，因此，塔阳罕就派人约合白鞑部的人和他们夹攻铁木真。白鞑部不愿意，派人对铁木真说：

乃蛮的塔阳要来夺取你们的弓箭，教我做右手（东面的军）。我特来提省你一声，你要提防着！

那时铁木真正在围猎，知道了，就围猎处与众人商量。许多人都说现在

夏天马瘦，打不得。斡赤斤（铁木真的弟）道：

你们如何尽说马瘦，我的马却肥呢！我们既经听得了这种话，如何还坐得住！

别勒古台也同样地慷慨地喊道：

在我们活的时候，若给别人把弓箭夺去了，我们还做得什么！男子的死和弓箭在一处，原是很好的！乃蛮靠他们的国大人多，说出可恨的大话，我们应该乘此夺取他们的弓箭，来吐出这一口气！我们如今就该上马！

铁木真许了他们的要求，立刻准备起来。

这年（1204）四月十六日，铁木真祭了旗纛，去打乃蛮。因为人又少，路又远，所以多设疑兵，夜中令每人都烧火五处。乃蛮哨望的在山头上望见，果然惊讶道：

只道达达们来得少，如何烧的火竟像星一般多呀！

他们报与塔阳。塔阳久听得达达们刚硬，刺到眼上不转睛，刺到腮上不躲避的，心中不免害怕，但也只得迎战。

乃蛮的军马扎在纳思山的前面，铁木真领兵直进。那时札木合在乃蛮军中，塔阳就问他：

那赶来的几个人，像狼赶群羊一般，直追到圈内的是谁？

札木合道：

这是铁木真用人肉养着的四只狗。它们都是铜的额，铁的心，凿子般的齿，锥子般的舌。它们把镮刀做马鞭使，把风当饭吃，把露当水喝。每逢厮杀的时候，就是它们吃人肉的机会。它们平时用铁索拴着；如今解了铁索，垂涎喜乐地来了！（四狗是指者别、忽必来、者勒篾、速别额台四个猛将。）

塔阳道：

原来是这样，我们应该离得这种下等人远一点。

他们就退上山去，跨山立了。

塔阳又看见了一种样子了，问道：

那后来的军，像刚吃饱乳汁的小驹，围绕了他的母亲喜欢般来的是谁？

札木合答道：

他们是把有枪刀的男子杀了还剥夺他的衣服的兀鲁兀惕和忙忽惕两种人。

塔阳道：

既如此，我们离得这种下等人更远一点吧。

于是他们又上去了好多远。

停了一回，塔阳望见了一个特异的人，忙问道：

那个像贪食的鹰般当先来的是谁？

札木合微笑道：

这就是铁木真。他浑身穿着铁甲，像贪食的鹰般来了！你见么？你们曾说见了达达，要像小羔儿一般，把蹄和皮吃得一些儿不留，你如今试着吧！

塔阳但说可怕，急令再上山走。

塔阳又问：

跟着许多军马来的，这个魁梧的人是谁？

札木合答道：

这是诃额仑母亲的一个儿子，也是用人肉养着的。他披了三层铁甲，三个强牛拖着来了！他把带弓箭的人一口咽下呵，不碍着喉咙；他吞一个全人呵，不够当一顿点心。他怒时，隔山射箭呵，可以穿透十人二十人。他大拉弓时可以射九百步，小拉弓时可以射五百步。他生得不似常人，像大蟒蛇一般。他的名字是拙赤合撒儿（铁木真的弟）！

塔阳惊道：

这般呵，我们只可一齐上山顶去了！

乃蛮人看见他们来势凶猛，吓得昏了，都争奔到高山的顶上，再没有一点厮杀的勇气。铁木真见日色已晚，围着纳忽山宿了。这一夜，乃蛮人想逃，跌在山崖里死的很多。明天就拿住了塔阳。铁木真把他的母亲纳了。

即在这一年的秋天，他又打破了篾儿乞，把他们的百姓完全虏归。

从此以后，漠北的土地和人民都归给他一个人掌管，他的土地和西回纥接界，他的军士有数十万。

不久，他捉到了札木合，把他杀了。铁木真更没有一个敌人了。

1206年，铁木真于斡难河源头举了九脚白旄纛，即皇帝位，国号大蒙古。那时他四十四岁。他大封有功的臣：那人封王，那人封万户，那许多人封千户，一一分配了。

他把百姓分与他的母亲和诸弟、诸子。他说：

帮我立国的是母亲，儿子中最长的是拙赤，诸弟中最幼的是斡赤斤，所以母亲和斡赤斤处共分与一万百姓，儿子拙赤处分与九千。

诸弟及诸子处自八千至一千五百不等。

鞑靼人到这时，始有正式的国家，可以和其它历史久长的国家对抗了。以下当继续讲他们向外拓地的事情。

鞑靼人的生活状况，顺述数条于下：

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做历法，只看草发青时知道换了一年，看月初生时知道换了一月。

他们吃的是羊肉，饮的是牛羊的乳。他们打到别地方时，吃完了羊就猎射兔、鹿、野豕做粮食，所以发出的兵虽有数万人之多，竟可不带饷糈。

他们的马都是从初生时教练起的，所以几千只马聚在一群，会得没有一点声音；不去缚住它，也不会走散。他们白天不喂刍秣，待到晚上牧放。他们每一个人有几匹马，每天换骑一匹，所以马力不至疲乏。

他们一向没有文字。所以起兵数十万，从元帅至千户、百户、什夫长，都是口头传令而行。他们如有命令发到远方，只消派一个人骑了快马前去，他决不会增损一句话。

他们一向不知道什么叫做国号和年号。直到因征伐而得到回纥和女真的降人教导了他们，方始用回纥字行文于西域，用汉字行文于女真。他们于是自称为“大朝”，称年为“龙儿年”（辰），“虎儿年”（寅），“兔儿年”（卯）等，以代干支。中国有传他们用“龙虎”纪元的，这是一种误解。

他们临战时规律极严，不听命令的人虽是贵族也必诛戮。战胜时抢到的东西，不许私有，须俟事定后均分。均分的办法，是以上下为多寡，一定要留下一分献给合罕，留守的大臣也分得到。

他们征战的事，都是在夏间定议，使得大家可以避暑牧养，到秋间努力上阵。

蒙古领土的扩张（一）

一件事情的功罪有时很难判定。蒙古人为要达到他们的统一世界的野心，作上了近一百年的大战争，靠了他们的勇敢与残暴，打得处处城郭成了丘墟，人民死在他们的锋镝之下的不计其数，我们在情感上，实在不能不骂他们！但是一件事情总是可作两方面观察的，往往所失在此而所得在彼。我们的祖宗固是饱受了他们的虐害，可是到了后来确是得到他们的好处了。正与生在冰川时代的人，为了冰川的激急与寒冷，丧失了不知多少的生命，但结果却逼得人类会得尽力去用他们的脑力，因而得着很高的理智，成就今日的文明，是一样的。

蒙古人的残暴对于后人的好处是什么？是打通欧亚交通的大道。本来欧亚两洲因为地理上的阻隔，各自发展各自的文化，二三千年不相闻问；经了他们不怕艰险，尽自横冲直撞，东到日本，西到波兰，南到爪哇、印度，陆道、海道一起开通，于是两洲的文化就渐渐地接触了。东方的指南针、印刷术、火药……既传到了西方；西方的天文学、算学、炼糖术……也传到了东方。欧洲人对于东方的知识原是极寡少的，自从蒙古兵打到了欧洲，欧洲人就有到蒙古朝廷上来做官的，他们回去时带了许多东方的新知识，欧洲人于是才知道东方也有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马哥波罗游记》一书，遂看得像经典一般的尊重。

他们的功绩就是就现在的中华民国看，也有许多可说的。例如云南，唐以后是不属中国的，他们把它打了下来，就依然成为中国的地方。又如西藏，向来是与蒙古没有关系的，但自蒙古将它打下之后，把他们的国教算做自己的国教，于是这两个民族的情谊是特别融洽了。诸君不曾在这回班禅额尔德尼入京时见到许多蒙古人远道来参拜吗？这还是六百年前的旧因缘呢。

闲话少说，且说成吉思汗自从把蒙古各部落统一之后，乘着这股新兴的锐气，就努力向境外发展他的势力。首先当住他的马蹄的，便是金国（女真）与夏国（唐古忒），因为金国是蒙古的东南邻，而夏国是他们的西南邻。

金、夏两国的武力何尝不强，我们在前几篇上早已说过它们对于宋国的压迫的情状了。可是蒙古兵是非常勇猛的：他们每一个兵有十八匹马，骑了一匹，其余的跟着；骑的一匹乏了，就换骑别匹，所以马也不会疲乏。如碰到了紧急事故，须赶走的，他们可以十天不踏到地。马低了头啮草，人就在马背上酣睡。饥渴时，就把酪干化开了喝着；没有酪干时便刺马出血，就了创口吸饮。因为他们有这等精神，所以所到的地方都像摧枯拉朽一般，没有一国可以敌得过他们的。金、夏两国都是向来的大国，往常对于堂堂的宋国何等耀武扬威，何况这种蛮荒的酋长，哪里瞧得上眼。但到这时竟一败再败，没有法子，只得把金银缎匹和驼马献与他，把公主嫁与他了。

大家还记得吗？前次在《契丹势力的南渐（下篇）》中曾经说过：

契丹亡时，辽太祖的八世孙耶律大石率众西奔，豫备兴复。他随走随打，走了数千里，到了别喇萨军（城名，在吹河上，今俄国中央亚细亚七川州界内），他们的王弃国而逃。耶律大石就在这地建立都城，国名大辽。

如今耶律大石已是传了三世了。乃蛮部败灭时，塔阳罕的儿子屈出律逃到那边，把他们的王杀了，自立做王。成吉思汗派者别（就是塔阳害怕的四狗之一）前去打仗，又把屈出律杀了。西辽的地就完全隶属于蒙古。

现在要讲到向来没讲过的地方了，希望诸君都去买一本历史地图（例如北京大学苏甲荣先生所著之《中国地理沿革图》）来对看着，因为地方的名目太多了。

在现在俄属中央亚细亚的南部，那时有一个国，唤做花剌子模，是西辽的西邻。西辽的地既隶属了蒙古，成吉思汗便再向西去，攻打他们。沿路的城邑都望风而下。他们的国王默抵抗不过，往西逃到里海的岛上，不久病死了。他的儿子扎拉鼎往南逃，逃到了印度；收集旧部，打算恢复。花剌子模的国是亡了。蒙古兵渡过印度河去追他，不知道他隐匿在什么地方，就把印度大掠了一回。

成吉思汗自身却没有到印度去，他和者别等追默到里海，就沿了里海的西岸前进，翻过了高加索山（在里海与黑海之间，今俄国南境）。现在俄国地方，那时有许多不相统一的部族。高加索山的北部，是突厥族的钦察部居住的地方。成吉思汗一到，就把钦察部打败了。钦察部不甘服，纠合了附近的许多部族来抵抗，不幸又给者别打得落花流水。钦察部的酋长霍滩逃到俄罗斯南部酋长处求救。这人是霍滩的女婿，他就大会诸部酋长，帮助霍滩抵御蒙古军队。但临到上阵时，钦察部的兵见了蒙古人就胆战了，不由地溃散下来。蒙古军冲上前去，把俄罗斯的兵打得大败，他们的酋长数十人都阵亡了。这是1222年的事。

过了二年，蒙古兵又从钦察部回头往东，打到康里部去。不消说得，他们又胜了。那时成吉思汗下令班师，他们就把平定的西北城邑立了“达鲁花赤”而回（达鲁花赤，是蒙古话“官长”的意思。蒙古人平定的地方，尽可教本地人或别处人做总管、元帅、宣抚使等官，但必用蒙古人做达鲁花赤，权在总管、元帅等之上）。

蒙古自从成吉思汗到宪宗蒙哥，三十年中，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西征。这是第一次。

起先，成吉思汗要打畏兀儿（即回鹘，亦作回回，在西夏的西边，西辽的东边），派人去见西夏国王，要他帮助出兵。西夏大臣阿沙敢不斥道：

你既没有独手打畏兀儿的勇气，就不必做大可汗！

夏王依了他的话，就没有把兵队给与他。到这时，成吉思汗把畏兀儿灭了，差人去西夏责问不发兵的罪名。他已经建立了盖世的武功，说出的话是何等的神圣。但阿沙敢不却是一个硬汉，他不怕他的气焰，对着来使道：

他若要与我们厮杀，就请到贺兰山来战罢！他若要我们的金银缎匹，就请到西凉来取罢！（贺兰山在今甘肃宁夏县，西凉府在今甘肃武威县，那时都是西夏的地方。）

使臣回去报了，成吉思汗正因骑马跌伤，睡在榻上，听得这话，大怒道：

他敢说如此大话，我如何可以回去！我就是死呵，也得去问他一个明白！

就起兵到贺兰山，把阿沙敢不打败了，把他们所有能厮杀的男子都杀了，所有的骆驼等物都虏了。

到这时，西夏王只得投降，把金佛和金银器皿、男女、马驼等物，各以九九数来献。成吉思汗只令在门外行礼。正行礼间，成吉思汗忽然胸中打恶起来，他很不快乐；到第三天，便把西夏王杀了，把他的宗族也都杀净了。但成吉思汗还嫌得不痛快，教侍奉的人在每次进饮食的时候，总说一声“唐古忒人已经杀尽了”！

就是这一年（1227），成吉思汗在六盘山（在甘肃固原县）死了，年六十六岁。在他做合罕以至大可汗的三十年中所做的事业，是灭了泰亦赤兀惕，灭了塔塔儿，灭了克烈部，灭了乃蛮，灭了篾儿乞，打败了女真，灭了西辽，灭了花剌子模，抢掠了印度，灭了钦察部，灭了康里部，灭了畏兀儿，灭了西夏。这是怎么一笔大账？他的地盘用现在的疆界来看，占有内外蒙古、天山南北路、甘肃、阿富汗和波斯的东半部、俄罗斯的南部。他已经侵占了亚洲的一大半，而又侵入了欧洲了。在三十年之中，为了他个人的野心，掀起了空前的大战，用一个荒僻的部落的力量，主管了无数名邦，这真是可使大家十分惊诧的。假使经过了传奇的小说家的手笔，定要说他是玉皇殿前第一位凶星下凡了。

成吉思汗有四个儿子：拙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长子拙赤和次子察合台是不和睦的，所以他把大可汗的位子传与三子窝阔台。他死时，拙赤已先死了。他临死时遗命，把平生征服的许多地方分与数子，除窝阔台承受蒙古全境外，拙赤的儿子分得花剌子模西部、康里部、钦察部的地方，察合台分得花剌子模东部和西辽的地方。他们后来就成立了一个钦察汗国，一个察合台汗国。只有他的小儿子拖雷，仅仅分得他的父亲的老家，不能自成一国；直到后来他的儿子旭烈兀打下了波斯，花剌子模以南的地方都归他们一支管辖，才成立了一个伊儿汗国（伊儿，蒙古话是藩王的意思）。这是二十年后的话。

窝阔台，即是后来谥为太宗的。太宗即位六年，就把金国灭掉。金国原

是亚洲最大的一个国家，为什么会得亡得这般快呢？原来宋国人正要报复南渡的仇雠，趁蒙古新兴，邀约他们南北夹攻。蒙古人应允成功之后，把黄河南面的地方都归还宋国。宋臣赵范谏宋理宗道：

徽宗时，派了赵良嗣和金国立盟，约定夹攻辽国，事成后，便把燕云故地归还我们，话说得何等好。可是辽国亡了之后，金兵就打到中国来了。现在还是把从前的祸患做一个鉴戒罢。

但理宗哪里肯听。蒙古兵围了汴京，金哀宗四方逃窜，汴京降了。蒙古人把金国的后妃、诸王、宗室男女五百余人送到军前，解回本国。他们在路上受的痛苦，比北宋的徽、钦二宗所身经的还要厉害些呢。可怜一个汴京，在一百零八年之中，把两个帝王家一例地断送了！

金哀宗逃到蔡州（今河南汝南县），差人到宋国借粮，叮嘱这个使者道：

你去对他们说，你们替自己打算也太不周到了！蒙古灭了许多国，直灭到西夏，以至于我们。我们的国亡了，就要轮到你们的身上来了。唇亡齿寒，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你们若肯和我们讲和，那么，你们照顾我们的也就是照顾你们自己了。

使者把这番话转达给宋理宗，依然没有得到允许。到1234年，蒙古和宋国的兵攻破了蔡州城，金哀宗就自缢而死。从阿骨打创业至此，计一百二十年。

西北诸国，虽在成吉思汗的时候已经立了许多达鲁花赤，后来又建立了几个汗国，可是这些民族仍是屡起反抗。花剌子模的王子扎拉鼎从印度回来，自称波斯可汗，打算恢复。太宗遣将征他，他逃到波斯山中，给人杀了。波斯本来是一个大国，文化很发达的，但蒙古兵一到，就蹂躏得不成样子了。

钦察部和俄罗斯诸部也不安定。1235年，太宗大派诸王出兵，在拙赤位下的有拔都等，在察合台位下的有贝达尔等，在太宗位下的有贵由（定宗）等，在拖雷位下的有蒙哥（宪宗）等，以拔都为统帅。一路浩浩荡荡，走了两年，刚才到得钦察。他们的酋长八赤蛮出来拒敌，给蒙古兵打得大败，逃在深林中，一日数迁。蒙哥吩咐许多军队把这个林子团团围住，进去搜捕。但是他们只寻得一所空营，营里只留下一个看守的老婆子。他们问她八赤蛮到哪里去了，才知道他已经逃到里海中的岛上去了。他们追上时，恰巧水退，可以在沙滩上步行过去，蒙哥大喜道：

这是天开我们的道路呵！

他就进兵把那里的人都杀光了。他们捉到了八赤蛮，叫他跪。他道：

我是一国之主，岂是求人饶命的！况且我不是一头骆驼，为什么要向人屈膝！现在我既给你们捉到，就请王爷自己开刀好了！

依他的话，蒙哥命自己的弟把他杀了。这时候，钦察部的属部全都恐惧输诚，里海以北的地方完全定了。就在这年的冬天，蒙古的兵又打进了俄罗斯。

俄罗斯自从1222年给者别打败后，到这时已经十四年了，许多酋长只管内哄，并不一致抵抗蒙古人，反而有卖国贼领导他们入境。蒙古人进了俄境，先去招降南部的酋长幼里，叫他每年把当地钱粮十分之一献给他们。幼里宁死不应。蒙古人就把他们的城围得水泄不通，猛力攻击。古代俄国的房屋和城垣原是用木料造的，只有天主教堂才用砖石，所以城也容易攻破。他们虽是严守，到第六天上就给蒙古兵打下了。幼里闭门自杀，一时城垣房屋都烧得精光。拔都听得幼里的儿妇貌美，要她出来；她不肯，他把她的儿子当场杀了，她就跳楼而死。这是1237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事，见于俄国人作的史书上的。

这时俄国的共主攸利第二派兵来救，又给蒙古兵打败。他们乘势赶到莫斯科，不费什么力，就打下了。他们四面的攻打，直打到攸利第二全家战没。

蒙古兵在俄境内固可谓势如破竹，但到底也有盘根错节的地方。他们西南一军打到廓尔斯科城，那边的酋长瓦夕里守御坚固，竟打不下，反而被他将蒙古兵杀死了数千人。拔都带了许多军队，猛烈攻击了两个月，方始打下了。他们便把城中人杀完，流的血像河水一般的多。他们捉到了瓦夕里，投到血河中，淹死了。他们固然终究得到胜利，但总觉得不高兴，就唤廓尔斯科城为卯八里克，这个名词的译义，乃是“恶城”呢。在他们许多的马到成功的战绩之中，这番的事已经算得一个大大的挫折。

他们在俄境的东部和北部打了三年，差不多都打平了，休息了一回，便去取南俄。南俄的最大的城，唤做计掖甫，是以前的都城。那里城墙高峻，城内礼拜堂三十处，金塔矗云。蒙古人称它为“金顶汗的国”。他们于是先打计掖甫的附近的城，使得它没有旁援，然后合力攻击，于1240年十二月初六日打破了。

南俄既打平，他们更出了俄罗斯的西境，进打马札克（即匈牙利）和波兰。到这时，蒙古的兵力已经侵入欧洲的中部了。这回的战争，是欧洲人最为深记不忘的。我们在下讲中再详述罢。

蒙古领土的扩张（二）

1235年蒙古人大规模地第二次西征，在上一讲里已经说到他们打出俄国的西境了。这一次打得最远，直打到现在意大利境内。

蒙古人自从打平了全俄，就向波兰和马札克（即匈牙利）进兵。马札克三面环山，非常险峻，不易行军。可是这种困难是压不住蒙古人的雄心的。拔都定计，分兵五道齐进，他自己打马札克，察合台的儿子贝达尔

打波兰。

1240年的冬天，贝达尔一军的前锋打入波兰。他们趁着河水冰冻的时候，踏冰而过，掠获了许多东西。那时波兰一国分为四部，其中一部的王名唤亨力希，他集合了三万人，分为五军，第一、第四军是日耳曼人，第二、第三、第五军是波兰人，大举地抵御。蒙古人看他们来势汹汹，就用了惯用的老法子去对付，这老法子是：开手时假败，骗他们前进，等到他们的兵进完了，立刻用精骑把他们围住攻击。这些兵受不住，死了无数。亨力希中了矛，从马上跌下来，给他们杀了。他们把他的头挂在竹竿上，号令波兰全境。所有俘获的敌兵，一起把他们的耳朵割下。这些割下的耳朵都捆起来，一共捆成了九大捆。可怜日耳曼和波兰的残兵全成了无耳之人了！

拔都一军是打马札克的，他没有出兵的时候，先派自己手下的英国人前往劝降。马札克王贝拉不愿意，但也不十分防备，只派将士守住了险峻的山口，斩伐了许多树木堆积在当路，豫备挡住蒙古人的兵马。起先，钦察部的酋长霍滩失败，带了属下四万家投奔到马札克，贝拉开出一个条件，说“你们若要进境，须得改信天主教”。他们为了生命的安全，答应了。贝拉得到许多新附的人民，正在高兴之际，哪知民间主客不和，大家已在埋怨他的招进异族来咧。到这时蒙古人打到边疆，人民知道他们进兵的理由是为马札克收纳了钦察部的降人，更加吵闹起来。贝拉没有法子，只得把霍滩关在狱里。1241年的春天，守山口的将官逃回来，报告蒙古兵已经把塞路的树木打开了，把看守山口的兵士打散了。贝拉赶紧下令集兵，但令下的第三天蒙古兵已经进到城下了。他想候到了救兵再出战，天主教士乌孤领以为这样是徒然表示自己的怯懦，就由这位教士领兵出御。蒙古兵见他们来时，依然袭用诱敌的老法子，退下去了。乌孤领追赶上去，到了一处泥泞的地方，蒙古兵却转身回来。这地方，蒙古人虽是初到，但因为他们营中有许多欧洲人作领导，所以路径很熟悉，可以骑在马上随意游行；但追的人都是钦察部来的客兵，不认识路，并且身上穿着铁甲，身子累坠得很，走得极慢，陷在泥泞中爬不起来了。蒙古兵对准了他们放箭，一霎时射得个片甲不留。只有乌孤领逃了回来。百姓又大闹起来，说蒙古军中多钦察部人，钦察部的首领就是霍滩，若不把他杀了，他一定要做内应了。于是霍滩就死在马札克的狱里。

那时拔都扎营在赛育河（Szamos River）的东面，贝拉驻军在西面。贝拉用了一千个兵丁守住桥梁，把许多车辆环成了若干营垒，把盾牌挂在车辆外面挡住箭镞，设备确是很坚固的。拔都使一个奇计，下令夜里进兵，一军过桥，一军绕了下游偷渡。当时有人报信到贝拉营中，乌孤领赶紧出巡，蒙古兵已经和他们争桥了。相持之下，居然把蒙古兵打退，加兵守界而归。马札克人回到营中，安心得很，以为一时是不会有什么事了。哪知蒙古兵用火炮攻击守桥的兵，到天亮时就渡河过来。一渡过河，便把马札克人的营垒围住，射发的箭像雨下一般。打到午刻，蒙古人放开了西南一角，让他们逃走；他们逃时，蒙古人在后面紧追着。马札克人多数陷在泥泞里饮箭而死，逃脱的没有几个，赛育河的水变成了

红色了。贝拉因为骑了一匹好马，方得逃入深林。马札克的宰相被杀，剥开他的衣裳看时，国王的印章挂在他的身上。拔都一见大喜，唤马札克的降人假充了贝拉，发告示到各处地方，说：

蒙古人快给我们打败了，你们人民须要安居，不可害怕。

告示上并且骂蒙古人为“猛狗”，使得他们不起疑。马札克人本来因为得不到战事胜败的确信，烦闷得很，这时看见了这个告示，都以为是一个佳报，也就不走了。哪知过不上几天，蒙古兵突然到了，把他们完全掳去。

合丹（太宗的儿子）带的军队是五道中的一道，他们从马札克的东南小路上翻山入林，到鲁丹城（当是Kronstadt）。这个城是日耳曼人住的。蒙古兵到了，民兵出来抵抗。蒙古兵又用他们用惯了的老法子，先退下去。民兵一见大笑，以为这一辈人是没有胆量的，回到城里作乐去了，既不关城门，又不登城防守。但蒙古兵猝然间重来了，这个城就毫不费力地取到了。他们据城之后，选了六百个勇壮的日耳曼人做前导，一直地打过去，到处杀人放火。他们又命俄罗斯和马札克的降人做先锋，自己在后面督责着。这班先锋真是必死队，进亦死，退亦死，他们的尸首积满了城濠了，蒙古兵就踏在尸首上面冲过去。因为他们是这般地猛悍，所以军锋所及，没有一处是不残破的。

拔都会合了合丹的军队，扎营休息，分派土人主管各城，勒索人民的赋税，供给自己的军食。

他们要渡过多恼河（Danube River），到西边去，但没有船。候到冬天，多恼河冰了，河西格兰（Gran）地方的守兵捶凿冰块，阻住他们的去路。两面的兵在冰上打了几回，没有什么胜负。过了几天，冷得厉害，凿开的地方依旧冰冻起来。蒙古人要试验新结的冰是否结实，把军队移走了，只留下几个游牧的人守着许多牛马在河岸上吃草。隔岸的人望见，以为他们的大队是走了，落得占些便宜，就踏冰而过，夺取牛马，驱向河西。蒙古人看得清楚，一霎时万骑齐进，像风卷残云一般，把他们打得不成样子。

拔都和合丹两军都过了多恼河。拔都自打格兰，命合丹去追贝拉。那时贝拉正避在国内南境，派人到罗马教皇处求救，又派人到日耳曼共主处求救，教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如忍心不救我，停不了几天蒙古人就要打到你们的国度里来了！

这件事似乎没有下文，实在蒙古人的威望在这时既这般大，谁还敢触犯他们的虎威呢。合丹进了马札克的故都布达配斯特（Buda-pest），寻不到贝拉，就把这个城烧了。辗转进攻，贝拉逃到地中海的岛上，又乘舟北徙。合丹不去追他，引兵东行，到塞尔维亚（Servia），大掠而归。

拔都打格兰，立炮三十架，击毁了城墙，进入内堡。但内堡的守将是一个西班牙人，防备得非常周密，竟打不下。那时地中海的北面是维尼斯

国（Venetia，现属意大利），他分军西行，穿过奥地利亚（Austria），直打到维尼斯；又派一军进奥地利亚的境内。他的兵走得更西了，西欧人都惊惶得很，准备逃难。但他们扰乱了一回，也就退了。据欧洲人的观察，这些军队都是小队，目的并不在略地，只为防日耳曼等国出兵，借此作侦探之用的。

太宗窝阔台于1241年死了。明年四月，拔都在军中得到凶信，就下令全军东返。

这是六百七十年前的巴尔干半岛（Balkan Peninsula）的大战。这是蒙古人在欧洲独霸称雄的大战。欧洲人见他们怕极了，把他们唤做“上帝的鞭子”（The Whip of God）。

自从蒙古灭了花剌子模和钦察部之后，拔都的父亲拙赤在花剌子模建立“鄂尔多”（这字的意义是帐殿），统辖俄罗斯诸部；但因相距太远，不容易控制。到这时，拔都从马札克回来，他的武功如此煊赫，俄罗斯人还哪有敢反抗的。他便建立了一个钦察汗国，在浮而嘎河（Volga River，在里海北）的下游，造了一个都城，名唤萨莱（Sarai，今名Saratov）。这个鄂尔多唤做阿勒泰鄂尔多，意思是“金顶的帐殿”。俄罗斯诸王都来朝受封。他命他的儿子安得累第一掌管俄罗斯的北部；又在黑海的北面造一个鄂尔多，命他的儿子撒里答住在那里，掌管俄罗斯的西部。撒里答共有部众六十万，里边蒙古人只有六万，其余都是天方教人和天主教人。

拔都又把东方锡尔河（未详，或是Ishim River）以北的地方分与他的哥哥鄂尔达，乌拉河（Ural River）以东的地方分与他的弟弟昔班。鄂尔达的鄂尔多的颜色是白的，昔班的是蓝的。拔都的鄂尔多既用金色，称为金帐汗，所以鄂尔达就被称为白帐汗，昔班就被称为青帐汗。俄罗斯的土地，便给蒙古人“鼎足三分”了。

1256年，拔都在浮而嘎河边上死了，年四十八。

拔都死后，他的弟弟伯勒克继位。他是信奉天方教的。他派官查阅俄罗斯的户口，按了人丁收取赋税。有人说，他定的赋税数目极苛，每一丁每年须缴皮五张，黑狐一头，白熊一头，黑貂一头，平常貂一头，獭一头。这确是太重了，或者只有富家的丁是如此的，或者竟是官吏的趁火打劫，也未可知。他在人民较多的城镇里都设置地方官一员，而用“八思哈”（蒙古官，理民事，主赋税的）三人总管事务。田亩的税，在收获的十分中取一分；牛羊马的税，在百头中取一头。教士都免赋。一时俄罗斯人很不服，曾起了几回反抗，可是终究给他的兵力压住了。

后来伯勒克和他的堂兄弟旭烈兀不和，开了几次仗。埃及王比拔而斯也是信奉天方教的，和旭烈兀也有仇怨，很想拉拢伯勒克帮着自己。1262年，他就遣使渡黑海到钦察汗国来通好。起先伯勒克的兵屡次侵扰东罗马，东罗马看埃及和他亲近，便阻住了这个使者，不让他通行。埃及王

再写了信派人送去，嘱伯勒克不要攻击东罗马，才把这使者放了。当埃及使者北行时，伯勒克也派人到埃及去，对埃及王说：

我们兄弟四人都入教，愿意和你合力攻击旭烈兀。

埃及王很优礼他，嘱他带回许多礼物，并赠《可兰经》的缠头布一方。过了十余年，埃及王又听了东罗马的嘱托，送信给伯勒克，请他再不要侵犯东罗马的疆界。伯勒克的武功，我们固然因史书的不完备，不能够知道，但看了这一段记载（这一段记载是西洋学者从埃及历史上看到的），也可知道他是要继续拔都的功绩，在欧洲境内努力扩张领土的。

自伯勒克以后，钦察汗国的继承者虽没有赫赫的武功，但总是握住了俄罗斯的主权。直到传了七代，在1360年顷，诸王争位，自相残杀，才衰颓下去。而这时俄罗斯人也竞图自立，莫斯科王兵势很大，打算驱尽蒙古人。恰巧中国方面的汉族也正在这时赶走蒙古皇帝，创成恢复的功业。所以14世纪的中叶，好算是蒙古人倒霉的时期。

钦察汗国既衰，蒙古人在俄罗斯境内新建的国家有三个，黑海的北面有客勒姆部，浮而嘎河边上有喀桑部，里海的北面有阿斯塔拉干部，和萨莱城的汗国是并立的。但后来黑海北面的一部成了“亲俄派”，受了他们的指使，于1501年把萨莱城的汗国灭掉了。过了五十年，俄王伊凡第四把浮而嘎河和里海边的两部也都攻灭了。又过了二十年（1571），客勒姆部的王感受唇亡齿寒的悲哀，觉悟蒙古人势力日衰的非计，要恢复旧时的地位，便纠合了土耳其兵，长驱入俄，攻破莫斯科，屠杀官民八十余万，烧城而去。这是蒙古人对于俄罗斯人最后的示威，距离成吉思汗的初次西征已有三百五十年了。

客勒姆部因有南邻土耳其的帮助，所以传国最久。直到1778年，才给俄罗斯吞并了。

19世纪之末，蒙古人在俄国做酋长的还有布哈尔和机洼两部，都是青帐汗昔班的后裔。但是他们都受制于俄人，只拥着一个虚位而已。机洼部酋长曾经请求俄帝，愿得金钱若干，让出这个小国；俄帝却不肯用实在的金钱换得名义上的利益，没有答应。布哈尔部的酋长听说也有同样的意思。这句话已经说了三十余年，可惜我们的史书太不完备，不知道现在是怎样了。

蒙古人在俄罗斯境内保存了六百余年的寿命。当他们铁骑西征的时候，何等地顾盼自豪，哪里把俄罗斯人放在眼里。哪知道在六百余年之后，竟反过来了，不但在俄罗斯的蒙古人完全失掉了势力，并且连蒙古的老家也变成了俄罗斯的殖民地了，并且苏维埃共和国代蒙古人建立了共和政府，要和中华民国脱离约法规定的关系了！

蒙古领土的扩张（三）

凡是读过欧洲中古史的，一定知道有“十字军”（Crusade）的一件事。十字军是怎么一回事呢？简单说来，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原来耶稣的坟在耶路撒冷（Jerusalem），每年基督教徒去朝谒圣地的不计其数。后来这块地属于土耳其了，土耳其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他们因为宗教的不同，对于朝谒圣地的人常常加以虐待。欧洲的基督教徒不服气，起了十字军来夺取耶路撒冷。自从1096至1270年，在一百七十五年之中，起了七次兵。可是这些军队多半是平民，他们的组织杂乱得很，又没有公认的首领，所以不曾得到什么结果。

如今我们要讲的，是1252年蒙古人第三次的西征，这次的行军在时间上是相当于第六次的十字军，在战线上也归结于耶路撒冷的附近（十字军是从西到东的，蒙古人是从东到西的，耶路撒冷一带便是联接他们路线的枢纽），在目的上也是攻击伊斯兰教的国家。但蒙古的军队不像十字军那样没有组织，他们是极有力的，所以能在亚洲西部攻灭了两个伊斯兰教的大国—木剌夷（Mulahida）和八吉打（Baghdad）—又向西去，直打到非洲的埃及。

这次西征的主将，是旭烈兀。他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拖雷的儿子，蒙哥（宪宗）和忽必烈（世祖）的弟兄。蒙哥做了大可汗，就派旭烈兀管着西域。不久，因木剌夷和八吉打不听命令，派他起兵征伐。蒙古人大举的西征共有三次，第一次由亚洲正西到西北（从西辽到俄罗斯），第二次由亚洲西北到欧洲东部（从俄罗斯到马札克），这一回第三次西征乃是由亚洲正西直到亚、欧、非三洲的交界处。旭烈兀在蒙古大帝国中的功绩，和他的堂兄拔都差不多。拔都打平了俄罗斯，建立了钦察汗国；他打平了木剌夷诸国，也就建立了伊儿汗国。

要讲木剌夷和八吉打，不能不知道一点伊斯兰教的情形。伊斯兰教是第七世纪之初穆罕默德（Mohammed）创立的，他是阿拉伯（Arabia）人，用他的信教徒的兵力征服阿拉伯全部和叙里亚（Syria）等地方，以教主而兼国王，建设伊斯兰教的帝国。他死了之后，这教皇的位子称为“哈里发”（Caliph），这字是代天治事的意思。到8世纪的中叶，哈里发建都于底格里斯河（Tigris）边的八吉打城（Bagdad），这便是这一讲里要讲的八吉打国。这个都城的直径有五英里远，住着二百万人口，极为富庶，文化程度也很高。在9世纪时，这个城是世界上最富最大的城。如今到了13世纪，已经渐渐地衰败下来了。各属国国王即位时虽依旧要受哈里发的册封，各属国国王的祈祷文和钱币上虽依旧要用哈里发的名字，但只是一个虚名的羁縻，实际上哈里发已没有什么指挥的权力了（比了现在的罗马教皇还好一点）。话虽如此，八吉打终究是一个亚洲西部的文化中心点，它经过了四百余年的历史，凡是伊斯兰教的经典以及法律、化学、物理、天文、音乐、堪舆术、相术，都有研究的人，总不失其为一个学问的荟萃之所。

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Ali），也是继承做哈里发的。他有很好的道德、很高的智识，他把希腊哲学家的哲理参入自己的宗教之中，但给保守旧义的教徒反对了，把他杀死。他的一派从此成为伊斯兰教的别派，称为

十叶教（Shi’ism）。这派的人在八吉打的东边、里海的南面立了一国，称为伊思马耳（Ismailis），国王的位称为“伊玛姆”（Imām），地位比哈里发次一等。他们这个教本来是正大光明的，不料积渐改变，凡是教徒都有替教主报仇的义务，所以暗杀的手段特别利害。邻邦遭了他们的毒手，恨极了，大家唤他们做“木剌夷”，意思是不走正路的邪教。这个绰号渐渐地遮掩了正式的国名而把它代替了。

木剌夷蓄养刺客的事，《马哥波罗游记》中有一段记载写得很好。这段文字的大意如下：

那里的王在山谷中间拣了一处风景最好的地方，造了一个大花园，种了许多嘉树奇花，盖了许多亭台楼阁；画栋雕梁，珠帘绣幕，装饰得讲究非凡。池沼里面倾注了美酒、牛乳、蜂蜜。后宫里养着许多美丽的女儿，穿了很漂亮的衣服，学习歌舞，常常到亭池间游嬉。山谷的口子上立了关，别人是进不去的。

这个国王选了民间喜弄武艺的少年，叫他们住在宫里，练习技击。这些少年有给国王赏识的，国王在食物中暗地投了麻醉剂给他吃了，乘他昏迷的时候，马上抬到迷谷里去。药性退了，他醒来，所见的东西全不是原来的样子了：那里有好的东西吃，有好的酒饮，有好的女孩子伴着他，他以为是到了天堂里了。过了几天，又给他吃了一点麻醉剂，把他抬出谷来。那时国王就召见他，问他数日来看见的是什么，他一一说了，听的人都羡慕得了不得。

国王在这时候，就对许多人说：

我们的教主穆罕默德说的：“凡是服从上帝命令的人都可以进天堂。在天堂里，无论什么嗜好都可以满足。”你们听了：我和穆罕默德的地位是平等的，凡是服从我的命令的也可以永远住在天堂里享受幸福。你们勉力罢！

血气正盛的少年听了这种话，哪有不感激涕零，誓以身报的。因为这样，所以邻国的君主和他们的国王有什么不合，常常给这班少年刺死。

但木剌夷的武侠少年虽是这等地勇敢，终究抵抗不住猛虎一般的蒙古人的锋芒。

1256年，旭烈兀到了波斯。一路酋长豪族都来迎师，并献狮子等物。他命令他们，各各带兵同诛木剌夷。木剌夷的王兀克哀丁科沙（Rokn ud-din Kulshah）知道他们的声势浩大，屡次派人进谒，请求缓期纳款。旭烈兀知道他意在缓兵，不许他的请求，依然节节进攻。那时天气正寒，人马乏食，利于急攻，就定议用炮火轰击，谕令五日出降，过期便要把全城的人民杀完。但那里的人民愿意死守，旭烈兀炮火攻城时，他们也在城上尽力发弩相拒。有一天大风雪，蒙古兵都生了冻瘃{音zhú}，不能仰攻。但明天晴了，他们就继续发炮了。到第四天上，木剌夷人力竭而降。他们的王把金玉宝货一齐献出，旭烈兀看着数目不多，完全赏给

众将官。因为木剌夷国内许多城堡都险峻不容易攻下，所以旭烈兀许木剌夷王不死，叫他派人招降，一时大小五十余堡不费兵力而定，他们把这些城堡都毁坏了。他们国内有许多书籍和测天仪器，旭烈兀也都收了；在他的眼光里以为没有用的便烧了。

木剌夷全境既平，旭烈兀想把这王杀了，但因前已许过他不死，恐杀了他给天下人取笑，迟迟未发，只把待遇渐渐地低落了下来。兀克衮丁科沙心中不安，请入朝大可汗。到了蒙古，宪宗拒绝不见，送他回来。走到半路，蒙古官把他和随从的眷属一起杀了。他的国民，早由旭烈兀分配到各个营内，在他入朝的时候也全都杀了。

旭烈兀灭了木剌夷，就进攻八吉打。那时八吉打的哈里发是木司塔辛（Mostasim），爱听音乐；有一次头痛时，乐官做了七十二弦的新式琵琶弹了，他的病就好了。他因为这般，所以国事的权都操在几个大臣的手里。八吉打有一处地方，是十叶教人住的，哈里发纵容亲军去抢了。他的用事大臣谟牙代丁也是奉十叶教的，怨他杀害了他的同教，就与旭烈兀暗通消息，许为内应。他又劝哈里发裁减兵额，节省兵饷，有紧急的时候再征兵入卫。木司塔辛本是一个极吝啬的人，就答应了。

旭烈兀派人送信给哈里发，信上说：

我征木剌夷时，请你出兵帮助，为的是要巩固我们的友谊。你的兵却是永不来。谚语道："太阳落了月才有光，太阳出来时月就落了。"我们蒙古自从我祖成吉思汗西征，灭了无数国家。这些亡国逃民到了你的国境，你就开门延纳。等到我们的兵来时，你就准备抵抗了。现在我自己来了，你如果是一个见机的人，快快毁平了城堡，亲来请降。要是愿意打仗，也快些聚集了军马等候着。到了飞走的路都没有时，你可不要懊悔咧！

哈里发是受人尊敬惯了的，向他请封的国王都要向他的驴腿上接吻，他哪里受得了这种气，即刻答书道：

你们得了十天工夫的微倖就自信为世界上惟一的帝王，看自己的命令像上帝的命令一样地不可反抗，你们不知道自西至东，凡是信从上帝奉行正教的都是我的臣仆。只要我一动怒，伊兰（Iran，里海南面一带地的总名）的百姓都立刻起来攻击你们了。你们还说什么毁平城堡的话！

蒙古使者出城时，八吉打人民汹汹地围住了他，要把他杀了。幸亏存心卖国的大臣谟牙代丁派兵保护，方始逃出。

使者回来说了，旭烈兀大怒道：

哈里发失礼！天许我同他战，一定是赦他不得的！

又派人去说道：

上帝已经把世界给与成吉思汗的子孙了，哈里发如要抗命，只有开战！

哈里发听得他真要开战，不免软了下来，遣使到旭烈兀处说，从来攻击八吉打的没有一个不受到天罚，引了许多证据。旭烈兀虽斥为妄言，但究竟因为他是一个伊斯兰教的教皇，确也有些踌躇。他命手下的起课先生占了一卦，报说这事必无成功，并且进攻之后要犯着六种灾难：（1）军士染疫而死，（2）天不出日，（3）天不下雨，（4）有旋风地震倾覆世界，（5）土地没有收获，（6）大汗过了六个月即死。但佛教的僧侣是不怕伊斯兰教的，还是劝他速即进兵。他不听，召了木剌夷的天文家取断。八吉打与木剌夷虽同奉伊斯兰教而派别不同，所以这位天文学家说：

起课先生的话是不一定准的，不如攻了八吉打再来占卜罢。

他又引了以前哈里发给人杀死的事实，证明他们的承受天命未必可靠。旭烈兀经了许多人的怂恿，就下动员令了。

1257年冬，旭烈兀到了底格里斯河边，用羊胛骨占卜，得了吉兆，就渡河南下。军队所过的地方惊扰得很，男女逃避，争舟而渡。蒙古军背水立阵，和八吉打的兵打了一天，没有输赢。到了晚上，两军都在河边扎营歇息。八吉打的军营扎在低地，蒙古军乘夜决堤，把他们的兵淹死了无数。

八吉打的都城跨着底格里斯河，分为东西二城：西城有子城，东城的城墙尤其高厚，城上筑敌台一百六十三个。旭烈兀分军围东西城，并在上游排列了许多炮船，防他们逃逸。一方面他又筑营掘濠，拆了人家的墙砖做自己的炮台。哈里发怕了，派大臣前去，请照前议毁了城堡投降。旭烈兀笑道：

这是从前的话呵！现在我们到了八吉打的城下了，可不能这样办了！

他派人到城里声言道：

蒙古人要把八吉打人民搬到叙里亚去，愿意去的可以就出来。

愿意搬去的人果然出了城，蒙古人把他们分配到各个营中。明天，完全杀了。

哈里发到了这时，只得领了三个儿子和法官、教士、贵族等三千人出降。蒙古兵进城大杀大掠，到第七天上方才封刀，死的已八十万人，房屋已烧去大一半了。死尸像山一般地积着，臭气熏天。因此旭烈兀只得扎营在城外。一个四百年的文化中心，六百年的宗教中心，到这时竟摧残净尽！

旭烈兀到了哈里发的宫中，大设宴会，命手下人把哈里发牵来，对他说：

你是此地的主人，我是客人，你有什么东西送给我啊？

木司塔辛战战兢兢地开了库门，献上锦衣二千件，黄金一万的那（的那，币名），还有许多别的珠宝。旭烈兀摇头道：

这一点东西只可赏给我的底下人，还有呢？

木司塔辛没法，只得领他们去取窖藏；他们从井里捞起来，又得了不少的黄金珠玉。历任的哈里发的积蓄到这时完全给旭烈兀取去了。

木司塔辛自己知道活不成了，请求旭烈兀许他沐浴就死。同死的有他的长子和宦官五人，都裹了毡毯，放在大路上，驱着战马蹴蹈而死。因为照蒙古的规矩，王侯是不应斩首的。据另一说，蒙古军开发窖藏时，取出黄金无数，旭烈兀唤哈里发把它吃了。他请免，旭烈兀斥道：

你既经吃不下去，为什么不分给将士？这明明是蓄积了防我呵！

就把他杀了。还有一说，旭烈兀入宫后，看见黄金满库，大为惊诧，召了哈里发来，责备他道：

你这样地贪财，有了这些黄金，不用来修整武备，只管藏匿起来，以致为我所擒，你真是死有余辜了！

于是把他关在库里，不给饮食。哈里发竟在库里活活饿死。这几个说法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

木司塔辛的叔父逃到阿拉伯，埃及国王迎他到自己国里，立为哈里发，受他的册封。不久，他想恢复故国，带兵还乡，但不幸也给蒙古人打死。虽则他的族人还在埃及继续做哈里发，可是寄托在人家的屋下做关门皇帝，只有一个空名罢了。到后来，连这个空名也给土耳其灭掉了。

旭烈兀打平了八吉打，更往西去，打叙里亚。叙里亚是埃及的属国，都城是德木古斯（Damascus），在地中海的东岸。叙里亚人听得蒙古兵到了，都恐惧得很，逃到埃及的很多。那时正在冬天，他们在途中冻死了不少。蒙古兵到时，德木古斯的城虽坚，兵虽多，但因为兵的里面有阿拉伯人，又有土耳其人，军心不齐得很，不多几时这座坚城就给旭烈兀攻破了。城破之后，大杀五日，大掠半月，捕捉了童幼妇女十万人。

旭烈兀占了叙里亚，又遣将渡红海，打算取埃及的迷思耳（Misr），但没有成功。

1259年，宪宗病重。旭烈兀听得此信，便下令班师，遣将留守叙里亚。班师时，经过俾路芝和北印度，又掠取了几个城邑。从此以后，从蒙古一直往西，到地中海，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一些没有阻挡了。

后来旭烈兀镇守西域，建都于波斯北部的大不里士（Tabriz，在里海西

岸）。1264（世祖至元元）年，世祖忽必烈册封旭烈兀为伊儿汗。这个汗国的地方，东至阿母河（Amu Daria，在今俄属土耳其斯坦），西至叙里亚，南至阿拉伯海，北与钦察汗国接壤。欧洲人称它为东鞑靼国（钦察汗国称为西鞑靼国）。

钦察汗国的伯勒克汗与旭烈兀有私仇，他列举了旭烈兀的罪状，兴师声讨。旭烈兀迎战，颇失利。埃及王比拔而斯（Bibars）因旭烈兀占夺叙里亚，很怨他，借了这个机会，与伯勒克联兵，一致攻伐旭烈兀。不久，旭烈兀病死了。这两个敌国的兵戎却并不因他的死而停止，依然连续下去，直到伊儿汗国的亡灭。

伊儿汗国的土地完全是伊斯兰教的根据地。武力的统一固然有力，但总不及宗教的可以摄伏人民的内心。当成吉思汗初打入花剌子模的时候，他因为那里伊斯兰教盛行，偏要侮辱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戒饮酒的，他命取酒囊放在教堂中。又把《可兰经》包在马足上，命伊斯兰教教士替他牵着马缰绳。他又登了教士的讲台对众人说：

上帝生我，是要我做了执鞭的牧人，来鞭笞全世界的人民的。若不是你们得罪了上帝，天为什么要生我呢！

这种事情在开创时是不妨有的，因为那时有的是武力，原不怕人家的反对。到了基业已定，志在守成，那时惟一的重要事情就是延揽人心了。所以成吉思汗虽是侮辱伊斯兰教，旭烈兀虽是屠绝了两个伊斯兰教教主的国家，但伊儿汗国的第五主合赞（旭烈兀的曾孙），他就要一反祖宗的行为。他知道伊斯兰教中有一种传说，说伊斯兰历六百九十年（伊斯兰历，以教主穆罕默德避难之年为元年，这元年是耶稣纪元622年）要出一个贤能的汗振兴他们的教；他为印合这一个豫言起见，所以自己就洗澡入教，祈祷上帝，厚赐教士，改去拜偶像的旧习惯。

合赞既得民心，就悉心提倡文化，整顿政治。他看了天方台仪器，自运巧思，创制了许多新仪器。他引了幼发拉底河（Euphrates）溉田，于是境内悉成了肥土。他下令垦田，四年后始完粮，于是兵燹{音xiǎn}之后的许多荒野都成了平畴。他熟于蒙古的世系、族派、姓氏等掌故，命他的臣子波斯人拉施特哀丁（Rashīd al-Dīn，1247—1326）用阿拉伯文（即今回回文）著《蒙古全史》（1307年成书）。我们现在能够知道一点蒙古的史实，这部书有极大的功劳。大家说，这是蒙古建国西域以来第一个贤能的汗。可惜1304年他就死了，年纪只有三十四岁。

合赞三传之后，伊儿汗国继嗣屡绝，疏族登了汗位，民心不安。那时花剌子模、八吉打等地方又复独立，国势更不振了。到1370年，便给驸马帖木儿灭掉了。总计伊儿汗国的始终，共有一百多年的寿命。

附编

群雄的削平和澶渊之盟

五代的纷乱，直到后周世宗手里，才渐渐有些翻身走上政治轨道的转机。世宗死后，幼子当家。一般贪利慕势的武人又节外生心，趁着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出师北御契丹，扎营陈桥驿（在今河南开封县东北）的当儿（960年），便翻出从前拥立主帅的手段来，生生地把黄袍披在他身上，整队回汴（开封）。在这仓皇戎马之间，又很平常地换了一朝天子了。这新天子便是收拾残局的宋太祖。

那时中国境内，南有荆南、南汉，西有后蜀，东南有南唐（南汉亡后，自贬国号称江南）、吴越北有北汉，依然是并峙争雄之局。不过诸国都已积衰露弱，而宋太祖恰承着后周世宗的余烈，居然从小朝廷里脱颖而出。许多积弱之国的中间，有这样如日方升的新朝出来收拾他们，自然很容易得手了。所以前后十三年间，宋太祖的统一运动，竟得大告成功。963（宋太祖乾德元）年，慕容延钊平荆南。965（乾德三）年，王全斌收后蜀。971（宋太祖开宝四）年，潘美克南汉。975（开宝八）年，曹彬下江南。及太祖死，弟太宗继立，吴越于978（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纳土除国，北汉也于明年经太宗自攻出降。于是境内统一，所未得收隶版图的，只有后晋时陷辽的山后十四州（十六州中，已由后周世宗收取瀛、莫等地，置雄、霸二州，以瓦桥关为界）罢了。然辽国势正隆盛，太宗虽挟着扫灭北汉的锐锋，御驾亲征的声威，而移师攻辽，结果还是免不了高梁河（今京兆宛平县西）的挫败。

辽势为什么这样的不可侮呢？原来自有它的来历和积势的。

辽即契丹，本鲜卑宇文氏的后裔。当时被慕容氏所破，窜居现在的热河道境。后魏道武帝又把他们打败，于是东西分背，西为奚，东为契丹。奚分五部，居土护河（英金河）域；契丹分八部，居潢河（西喇木伦河）之西，土河（老哈河）之北。唐初，契丹和奚都内附，便以其地置松漠、饶乐两都督府，共隶营州（今热河朝阳县）。安史乱后，契丹服属于回纥。唐末，八部公推耶律阿保机为首领，那时已久脱唐藩，俨然是一个独立邦了。阿保机雄勇有谋略，并灭诸部，役属奚、室韦（今奉天北部地）等。又西取突厥故地，东北诸部族，都为他的声势所慑服。唐亡那一年（907），他曾带兵三十万侵扰云州（今山西大同县），晋王李克用与他连和，约为兄弟。但后来他又与后梁结好，因此，后唐便与他结下一重怨仇。他屡次攻打后唐，虽总不能十分得志，然而他能招用汉人—韩延徽便是他的谋主，教他模仿中国，筑城、治市、垦荒、安集，—却早把内部治好，于916（后梁末帝贞明二）年上改元神册，经已进号称帝了。这便是契丹（那时还没改辽）的太祖。他死后，次子德光立，雄武不减其父。立十年（936），石敬瑭前往求救，他便趁势兴兵，自督大军南下。攻灭后唐，拥立后晋，遂得燕、云十六州。于是契丹的疆域，“东至海，西至金山（阿尔泰山）暨流沙（甘肃、新疆的沙漠），北至胪朐河（克鲁伦河），南至白沟（上流即巨马河，出直隶涞水县，至雄县，入大清河，因宋、辽据此分界，又称界河）”，便在中国

的北方蔚为一区大国了。

937（后晋高祖天福二）年，契丹主德光改国号为辽，建元会同，因此，史又称他做辽太宗。不久后晋出帝听了景延广的话，得罪于他，他便领兵打入大梁，把出帝捉去。虽是他不懂得中国的治法，不能久据中原，然而他势力的雄厚，也就可想而知了。后周世宗何等的英武，也仅能敌住他们不再南下，于他们所拥护援助的北汉，虽属眼中之钉，也丝毫奈何不得。宋太祖能平定群雄，不能先下河东，也正为此。所以宋初开国的计划，对北方只取守势。

宋太宗在高梁河打败后，因听得辽圣宗初立，—复号契丹（983），直到后来兴宗初年才又称辽（1032），—萧太后当国的信息，也曾命曹彬、崔彦进、米信、杜彦圭出雄州，田重进出飞狐岭（今直隶涞源县西北），潘美、杨业出雁门（今山西代县），大举攻辽，然这一回出兵的结果，只落得三处大败。使东北诸州，多被俘掠。由是，连年侵扰，终太宗之世不能消弭边患了。

997（宋太宗至道三，辽圣宗统和一七）年，宋太宗死，子真宗立，不上两年，辽圣宗自将南攻，至澶州（直隶濮阳县西南），派兵渡河掠淄青（山东）。宋真宗亲出抵御，师次大名，契丹乃引还。1004（宋真宗景德元，辽统和二二）年，辽圣宗奉萧太后大举侵宋，前锋又及澶州。那时中外震骇，群臣多有主张迁避的。幸亏宰相寇准拿定主意，力劝真宗亲征，维系人心；竟怂恿车驾渡河，登澶州北门城楼。宋兵望见黄盖，远近欢呼，军心大振。辽军初不料真宗能亲来作战，骤见宋军踊跃，确已有些吃惊了。他们的骁将萧挞赖又中弩阵亡，于是有媾和之意，便利用降将王继忠的介绍，与宋议款。起初，辽国方面的索价要取还后周时所收回的关南地，宋不肯割地而愿输岁币。经派{音gě}门祗侯曹利用前往嗟商，结果以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成和；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真宗称萧太后为叔母。从此两下罢兵，在国际上正式成立了对等的与国，便是所谓“澶渊之盟”。

后来辽兴宗虽曾于1042（宋仁宗庆历二，辽重熙一一）年差翰林学士刘六符等来求地，宋使右正言富弼往报，又增岁币银绢各十万，然国交未尝破裂。在宋徽宗约金攻辽（1122）以前，居然双方保持和平至一百二十年之久。

西夏勃兴和推行新法

宋朝对辽的交涉，固已处处示弱，无从讳饰，然而两方维持和平很久。根本上的损失还不十分厉害。其实当时受累最酷的，却在西夏。

西夏本拓跋氏，出于党项，或疑他们也是鲜卑人，大约在那边做酋长的。唐朝末年，有叫做拓跋思恭的，因助讨黄巢有功，赐姓李氏，用他为定难节度使，使镇夏州（今陕西横山县）。唐朝亡后，他们便世有夏、银（陕西米脂县）、绥（陕西绥德县）、宥（绥远伊克昭盟鄂尔多

斯右翼后旗地）、静（米脂县北）五州，雄视北方。宋太宗时，他的后人李继捧入朝献地；但他的弟弟李继迁不肯，便叛走地斤泽（在夏州东北三百里，仍属横山境），于985（宋太宗雍熙二）年袭陷银州。明年，继迁降辽，辽便封他为夏王。宋朝却用招徕政策，赐继捧姓名为赵保忠，仍叫他做定难节度使。不久，继迁居然也来请降，即便用他为银州观察使，赐姓名叫赵保吉。然而叛服不常，到底戢不住他们的野心。

1002（宋真宗咸平五）年，赵保吉攻取灵州（甘肃灵武县），改称西平府（后来他的孙儿元昊，改为兴州），借为根据。从此，宋边时有寇警，而西夏的基础却很结实地站住了。后来他又袭破西凉，被吐蕃酋潘罗支所绐，中流矢奔还，死在灵州道上。他的儿子赵德明便向辽告哀，辽又封他为西平王。那时宋朝方与辽盟，不欲另启边衅，只赐谕给德明，令他自审去就罢了。德明利中国的茶帛，表示恭顺，宋也封他为西平王，两下相安了三十多年。

1032（宋仁宗明道元）年，西平王赵德明死，子元昊（后改名曩霄）嗣，便大肆野心，建号称帝。宋朝与他连兵五六年，为他消耗了不少的财务和兵力，结果还得岁送银绮茶绢二十五万五千，封他为西夏国主。他既取得岁币，便可抵补他历年用兵的损失，并供自己休养的用度，为计甚得。实际上他依然自帝其国，对于宋朝的关系，真不过一个换取岁币的体面而已。

西夏既得稳住，宋朝的外交总算敷衍过去了。但后来经过英宗，一直到神宗时，宋朝为了这两大笔岁币，—对辽称纳，对夏称赐，—真弄得民穷财尽，供给不暇。史称神宗是个英明的君主，碰到这种境界，如何不思自振。然而大敌外压，府藏内虚，非得想个法子来改革自己的内政，哪里可以有为！因此，以经济自负的王安石便自然而然地与他合手猛干了。

王安石本是意志坚强的政治家，当他登台执政的时候（1069—1076），看定亟待整理的，便是财政和军政，所以他放手做去，不顾一切。今且分述他对于财政、军政的设施：

（一）财政　宋朝承五代积弊，财政很是紊乱，王安石为要统一事权，便创设一个根本整理的机关，叫做“制置三司条例司”。把全国一应岁出和郊祀大计，都由司里编著定式，分颁照行；每岁裁省的冗费，差不多有十分之四。其余一切积极的政策，大都也从此议行的。当时最影响于民生的重要设施，是青苗法和免役法。青苗法是陕西转运使李参所行，当春种时，由官酌量情形，借钱给农民做耕作的资本，到收获时加利还官。安石采取此法，推行到各路，便用常平广惠等仓的钱谷做借本。这么一做，富人重利盘剥的弊害，着实救济了不少。免役法是改差役为雇役，令乡户各按等第输免役钱；本来无役的人家出助役钱。官用此钱，另外募人充役，不再签差。直到现在，百姓不再受差徭之苦，都是免役法的功效。所以辗转变迁，此法竟不能废。至于他整理赋税最根本的方法，便是方田均税法。其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之地为一方，每年九月，

由县令委佐官分地丈量，于每方地角，立一标识。丈量既毕，经界自正，然后考察它土性的高下，估定赋税的数额。此外尚有市易、均输等法，也都是关于经济的重要行政，但推行不很广，便没上述几法的有力。

（二）军政　宋初，矫藩镇之弊，务弱外兵，军政确也可观。后来中央军政渐致腐败，而兵额反日见增加，到神宗时真无法处置了。王安石关于军政的改革，他先着手裁兵，把不任禁军的降为厢军。不任厢军的复为民。史家称他“所裁减者甚众”，可以想见他裁兵的勇决了。他对裁兵的善后，便把从前的番戍制度废掉，置将统兵，分扎各路。另外又推行保甲法，以十家为一保，保有长；五十家为一大保，有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有都保正及都保副。户有二丁的，以一丁充保丁。保丁中每日轮派五人备盗。后来又教保长弓马武艺，使他们转教保丁。这便是他主张民兵制度的实现。当时尚有保马法，令民豢养官马，免除一部分应纳的租税；又特置军器监，以谋武器的改良。

如此做去，当然比没有变更以前好得多，宋朝的声势，似乎也应该有点起色了。然而那时的士大夫颇有务为名高、好持苛论的气习，凡事都喜起哄，结果却两败俱伤，徒然纷扰了一场。原来这种风气，自从真宗以来简直没有安稳停息，竟成了一种不可解的群众心理了。王安石出头办事，正当濮议之后，大家闹争未休，忽然来了一个自任太甚的人，从事于大刀阔斧的改革，如何不把他们吓坏！于是自居守正的，重又联合起来一致攻击，连平素替他延誉的欧阳修也变了反对党了。凡是安石所创议推行的诸法，他们概称做新法，没有一项不起来反对的。新法党虽有恢复河湟及经略西南蛮族的功业，也只借为劳民伤财的口实，所以神宗一死，全功尽弃。后来竟把新法二字做了党争的武器，直到徽宗用蔡京聚敛供用，仍借新法的名目。于是一般人便归咎新法，连王安石也受了一辈子不白之冤。其实谁是君子，谁是小人，是要看各人的行事如何才得分别，决不能依凭反对党的口实便可评定的。

书院的建设和学派的蔚起

宋朝的国势固弱，然它在历史上遗留给后人的影响很大；不但社会史上深刻着大家族的残印至今未灭，而且学术史上也染着很浓的色彩，与以往的时代不同。这浓彩便是当时推行的书院和自成流派的道学。有了书院来讲肄传习，学术的流播便得容易推广的机会；有了道学那面大旗做新学阀的标识，自然号召呼应，容易打成一贯的系统。这二者互为因果，便在学术社会大放光明，竟造成六百年—公元1000至1600—的道学天下，笼罩了宋、元、明三朝人士的思想。影响到后来，讲学的空气已弥漫在知识阶级了。更进一步，便起重大的反动，有所谓反宋派的汉学家出来，蔚成清代的考据。所以宋朝是近古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时代。

但怎么会得造成这样一个风会呢？原来自从六朝以来，更经晚唐藩镇和五代一百多年的纷乱，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受到时代的启示，自然开辟出两条大路来：一是人心厌乱，要想得一安身立命的归宿，便提倡文教来

敦厚薄俗，书院讲学之风因以大行；刻板印书之业也因以渐盛。一是历来儒、佛迎拒的思想两下渐渐混合，—面子上儒家尽攻击异端，骨子里却很受佛家的感化，—结果竟援佛入儒，便成就了禅宗变相的“新儒家”。

今且先说那时的书院情形：

书院的建设，是科举积弊的反动。晚唐以后，一般有心人眼看着科举已成弩末，特创一种讲学的机关，隐然代替那些徒拥虚名的官学。我们看白鹿洞（在江西庐山上，即南唐学馆的旧址）、石鼓（在湖南衡阳，唐宪宗时李宽所建）、应天（在河南商丘，宋真宗时应天府民曹诚所建）、岳麓（在湖南长沙，宋初潭州守朱洞所建）等四大书院，在宋朝初叶已很著称，可见那时民间的学风实已养成。到后来，王安石创太学三舍法来补救科举之弊，当时民间私立的书院，必然更形发达，才得如此。而且它们的规模比官立的州县学反见完善，于是前规后随，到处仿行；文风稍盛一点的地方，虽乡镇市集，也几乎遍设书院了。胡瑗在苏（江苏吴县）、湖（浙江吴兴）一带讲学，以治事、经义分斋为教。一时名动朝野，不就可以想见当时书院的实力吗！又兼这时印刷术的应用渐广，自后唐冯道请校刻《九经》发卖以来，宋太宗又购募亡书，命有司摹印《史记》《汉书》《后汉书》等行世。于是卷轴变做书册，抄录之功大省，而刻书流布的事业，便成了新兴的风会。不但各处的书铺要刊印发卖，即好事的私家也竞相传刻了。那时讲学的风气这样盛，书本的流布这样便，各地的书院，便自然而然地流为聚书传习的唯一根据地。所以后来各派学说的传布，大多数是凭借书院的。

今更说道学的源起与派别：

道学起源和道士有关，是无可讳言的。道家的正宗，老庄一派，主张自然主义，以为天地万物各有自然的常则；这种思想本可以破除迷信与忌讳，但汉末的道教却是一种迷信的宗教，在六朝的时候很占势力。佛教盛行之后，这两大宗教互相竞争，颇经过几次大起伏。晚唐五代以至北宋，颇有几个崇奉道教的君主。宋真宗尤其是道教的信徒。道教虽是一种迷信的宗教，但这班道士讲炼丹、讲隐遁山林的生活，讲乐天安命，却也使他们和自然界接近。炼丹之学虽无价值，但它们却因此给了我们许多关于化学及药物学的知识。一些出类拔萃的道士，有时也能抛弃迷信的方面，而从老庄与《周易》的书里组成他们的自然主义的宇宙观。

道士与儒家的关系全靠《周易》一部书。《周易·系辞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又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这是自然的、唯物的宇宙观的一种。宋代的道学就是从这里面出来的。但那时的《周易》经过了陈抟、种放一班道士之手，不免沾染了许多道士气味。故道学的两个先锋，邵雍传得道士的“先天”之学，周敦颐传得炼丹家的《太极图》。这两位先生可算是道士与道学过渡时代的代表。

道学的成立全靠程颢、张载、程颐三个人。这三人虽然脱离了道士派，

而他们都受过道家与禅宗的影响；后人称他们直接孔孟的真传，其实他们的道学只是受了道家、佛教影响的“新儒教”。

在宇宙观的方面，他们主张一种理气二元论。他们用“气”来替代道家所谓“无”，佛教所谓“空”。气凝聚为万物，又散而归于太虚。又有个“天理”，—有时也叫做“道”—无所不在，周行不已，为“生物之本”，为变化的主宰。这种宇宙观，到南宋朱熹以后，说的更有系统了。朱熹的弟子陈淳说：“二气流行，万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气，必有主宰之者，理是也。理在其中为之枢纽，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尝止息。”

在人的方面，他们也主张一种理气二元论。人禀受气质而成形，这是气质之性；天理附着于气质之中，这是理义之性。人所以有愚昧罪恶，都由于气质之蔽。但理是善的，故我们仍可以说性是善的。气质的表现在于情欲，故道学家往往排斥“人欲”。他们常说，“存天理，去人欲”。他们排斥人欲的结果，往往走于极端，留下许多不近人情的习惯与制度，养成一种冷酷残忍的风气。后来“道学先生”一个名词竟成了“不近人情”的代表，也未尝不由于此。

他们的人生观也有很伟大的方面。如张载说：“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这样的人生观颇能抬高个人的价值。

程颐的年寿很高，门徒遍于四方，在北宋诸儒中他的影响最大。他的哲学有两大方面：“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敬的方面注重在静坐存养。致知的方面注重在格物穷理。主静主敬实在是释、道两教里坐禅修炼的余波，格物致知虽出于《大学》，但程颐发挥最有力，可算是他的特别贡献。

主敬是向内的工夫，格物是向外的工夫。到了南宋，这两条大路便成了两大学派。陆九渊的一派偏重向内的工夫，以为心即是理，理即是心，更不须向事物上求理。他们注重德性的培养；他们以为“万物皆备于我”，“学苟知道，则《六经》皆我注脚”。

朱熹虽不废主敬存理的工夫，但他一生勤勤恳恳地注释古书，研究学问，很明显地偏重“致知”的方面。他论“格物致知”道：“吾心之明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故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尽穷之，以求致乎其极。”这种主张颇近于科学家穷理的态度。

道学重视自然，故偏于保守而不贵进取，不重功利。宋朝的道学家说心说性，注重教育，故不赞成急骤的改革。当王安石变法的时代，程颢、程颐依附司马光，处于反对党的地位。后来哲宗、徽宗两朝，王安石的余党得势，把当日反对新法的人一网打尽，立党人碑，颁示天下。这叫做“元祐党禁”。程颐那时还活着，他和他的弟子受党禁的痛苦颇多。但南渡之后，程门的弟子又渐渐得势，道学又盛行了。

朱熹是程颐的四传弟子。他也享高寿，门徒众盛，声誉隆起，颇遭当时政府之忌。又因政党的关系，朱熹一派竟被政府列入“伪学党籍”，禁止进用。这叫做“庆元党禁”。

但不久“伪学”之禁就解除了。朱熹死后九年，政府追谥为“文公”。二十年后，周敦颐、程颢、程颐都赐谥了。从此道家逐渐成为一种国教。朱熹著作最多，他注解的《周易》《诗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后来风行天下，尊为定本。这些书的势力最大，道家之成为国教，实在还靠这几部书。

明太祖得天下之后，以同姓的关系，更推崇朱熹，明成祖叫一班儒臣把道学家的精义采集成一部《性理大全》，作为一种钦定的道学教科书。这时候，道学真成了国教了。

金兴辽亡和宋室南渡

宋朝的学风这样盛，当然是近古史上最有价值的一个时代。但在政治上却很少一贯的设施，往往因执政的起落而方略大异，便种下无形的恶果，到底把国势愈弄愈糟。自从王安石失败之后，经过了元祐、绍圣之争，直到崇宁绍述，遂有约金攻辽的举动，便引起国破家残的惨祸了。有人说“宋朝三百多年的天下，倒受了外族二百多年的气，前半截受制于辽夏，后半截被压于金人，结果便给胡元吞去”。确乎不错！徽宗的约金攻辽，便是这两半截交替的一个转纽。

今且先述金人的来历：

金的先世，据说就是古代的肃慎氏。他们的根据地，便在混同江（松花江）之东，长白山麓鸭绿水源的附近一带。那里南邻高丽，北接室韦，西界渤海，东临日本海，恰当现在东三省东北大部和俄领沿海州。他们向来与中国很少接触，所以部族的正名便无从确认。后汉时叫它做挹娄，后魏时叫它做勿吉，隋、唐时叫它做靺鞨，五代时叫它做女真。自从唐时靺鞨来朝，中国才确知那边有这么一个部族。辽兴，他们住在混同江附近的，属辽籍，号熟女真，其余散处在黑龙江、长白山之间的，不听辽管辖，号生女真；后来辽朝因避兴宗（宗真）的名讳，便改称他们做女直。女直本是朴实勇悍的民族，自然不甘附人，所以生女直的酋长是向由部人自推豪雄充任的；到了1115（宋徽宗政和五，辽天祚帝天庆五）年，他们的酋长完颜（氏）阿骨打便抗辽称帝，改国号为金。于是攻取辽东京诸州（奉天辽阳一带），声势日盛，辽已岌岌不可支持了。

恰好那时正是宋徽宗听信蔡京、童贯一班人播弄的当儿，又值辽天祚帝无道敛怨的机会，赵良嗣的约金图燕之策便得实现，原约金兵自今热河趋古北口（京兆密云县北），攻辽北，宋兵自白沟攻辽南。夹击成功，宋只求返还五代以来没辽的中国故地而已。出师之后，金兵连克辽中京（热河平泉县）、西京（山西大同县），而宋兵却连败不能进。结果，

还是金兵独克燕京（即今北京，辽时称南京），追获辽天祚帝，辽国遂亡。辽亡时，遗族耶律大石尚有兵万余，知不敌金，率领西去，别建西辽于阿母河流域，称天祐皇帝。从此西辽在中亚传国数辈，居然为西域一大国，直到蒙古兴起时才见夺于乃蛮的遗裔古出鲁克。

燕京既下，宋、金的交涉便紧凑一步。原来辽国的西京、南京都该由宋朝自取的，然而师出无功，完全借重了金兵的力量才得攻燕，当然人家有所要挟，不肯履行前约了。所以辽亡之后，金朝只答应把燕京和蓟、景、檀、顺、涿、易六州还宋；而宋朝却除了索还山后诸州外，还要营、平、滦三州。但金势方新而宋又示弱，哪里争得便宜！磋议结果，还是宋朝许下岁输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又燕京代税钱一百万缗给金，遣使贺金主生辰及正旦置榷场贸易；然后金朝才把燕京和蓟、景、檀、顺、应、蔚、儒、妫、奉圣、归化、武、朔等州归宋。宋便改置燕山府、云中府两路来统治它。

这时金太祖（阿骨打）已死，他的弟弟吴乞买嗣位，便是金太宗，雄才大略比哥哥更胜一筹。宋徽宗则方以得报夙仇为快，纵情声色。过不上几时，便因纳叛开衅，金兵便分道南攻，徽宗知事不济，只得传位给儿子钦宗，自称道君皇帝。钦宗即位，颇想力图振作，无如局势已坏而又和战不定。1127（宋钦宗靖康二，金太宗天会五）年，金人便把徽钦二宗和太子、亲王、宗室、后妃二千余人掳去，别立宋臣张邦昌为楚帝。张邦昌虽不敢公然为金宣劳承受此位，然而宋人在北方终于站不住脚，只得辗转退避，便成了南渡之局。

徽钦北去，张邦昌便迎立钦宗之弟康王构于南京（今河南归德县），以系人心。但康王始终避敌，只能跼蹐在江南，把个称做“行在”的临安（浙江杭县）竟默定为新迁的都城，汴京故土遂一辈子没入敌手了。所以史称靖康之后为南宋。这康王构便是南宋的高宗。高宗南渡之后，既没一支真正可靠的兵力，又兼盗贼蜂起。势更单弱可危。幸亏金朝抱的缓冲政策，于1129（宋高宗建炎三，金太宗天会七）年立刘豫为齐帝，把河南、陕西等地给他，于是宋金间的形势便不十分紧张，韩世忠、岳飞等诸将乃得从事于内部的戡定。然不久金又把刘豫废掉，情势又变，高宗处积弱之地，生怕金兵不肯罢休，便与金朝讲和。不但划弃淮水和大散关（在陕西宝鸡县）以北诸地畀金，而且奉表称臣，才得把徽钦二宗的遗柩迎还，那时宋金的关系，竟仿佛后晋的对于契丹了。

自从这次议和以后，又开了两次衅端；一次是金亮的南侵，一次是韩侂胄的北伐。前一次金稍损失，后一次宋又大亏，但无论怎样，宋总是被金压住的。今揭举宋金历次和约的概况在下面，便可看出当时宋朝的国势了。

年代	两国关系		宋输岁币数	两国约上的境界
	金	宋		
徽宗时（1123）	与国	与国	银十万两 绢二十万匹	以燕京一带为界
钦宗时（1126）	伯	侄	银十万两 绢二十万匹	以河北三镇让金
高宗时（1141）	君	臣	银二十五万两绢 二十五万匹	以淮水大散关为界
孝宗时（1165）	叔	侄	银二十万两 绢二十万匹	以淮水大散关为界
宁宗时（1208）	伯	侄	银三十万两 绢三十万匹	以淮水大散关为界

由此看来，宋自约金攻辽以后，简直自寻一个更大的压迫；而且一辈子委屈，直到蒙古起来了，只索同归于尽。所以中国历史上，宋朝竟是一个最受异民族侵逼的时代。

蒙古的兵力和亚欧的交通

宋金对峙了一百年，北方新兴的蒙古便一蜚冲天，在民族发展史上放出从来未有的光芒。不但它南侵的势力先后把陇西的夏、河北的金、江南的宋扫数卷去，而且西征及于东欧，东南撼动海外诸邦呢。有人说，蒙古三次西征，实打通亚欧交通的大道，这话很确凿可信。我们只消把《元史》上许多色目人的出处略略查究，便可看出当时实际的交通是怎样了。

今且先述蒙古的来源：

蒙古本是室韦的一部。当唐朝时，室韦的部落，可考的有二十个，都在今外蒙古车臣汗之北和黑龙江省西北一带。后来役属于辽、金，而总隶于鞑靼（靺鞨）部。其中蒙兀室韦（又称蒙兀斯）最劲悍，居地当黑龙江之南，以渔猎为生。金初起时，曾向他们借兵，许过好处；后来不偿原约，蒙兀由是与金有怨。1135（宋高宗绍兴五，金太宗天会一三）年，金朝向他寻衅，反为所败。从此更成仇敌，两下都难放手了。然而蒙兀之势方在新盛，虽兀术那样逞志中原的人，也连年攻战不能克，不很可想见他们的不可轻侮吗！所以金朝在那时便已有些怕他，想与他连和，许割西平河（克鲁伦河）以北二十七团寨给他，并岁送牛、羊、米、豆。封他们的酋长合不勒做蒙辅国王。但合不勒不肯受。他只管自己统一诸部，自号大蒙古国。直到1147（宋绍兴一七，金熙宗皇统七）

年，两下才得言和。金朝送他的岁币很厚，他却自称祖元皇帝，改元天兴。

祖元建国时，他们的根据地在斡难河（敖嫩河，今黑龙江北源）源的不儿罕山（即土谢图、车臣两汗部界上的布尔罕哈勒那都岭）。那时大漠南北，诸部错列，东起黑水，西抵西域，大大小小的，何啻十数；后来他的孙儿也速该居然把近旁的部落渐渐地吞并了，声势陡然强盛起来。不久，也速该被人毒死，他的儿子铁木真只十三岁，很受了一些磨难，蒙古几乎不振了。但铁木真是个极有能力的人，结果竟被他打出头来。先后破并诸部，打败西夏，1206（宋宁宗开禧二，金章宗泰和六）年上，诸部酋长便在斡难河上大会，公推他为大汗，进号成吉思（最大之意），这便是蒙古的太祖。

成吉思汗既得势，蒙古的基址便更加巩固，一时竟做了东方唯一的霸国。凡有兵事，他总是主动的攻击者。所以在1227（宋理宗宝庆三，夏主即位二）年亲将攻灭西夏。他的儿子窝阔台（太宗）又在1234（宋理宗端平元，金哀宗天兴三）年灭金。后来他的孙儿忽必烈经略西南，与宋开叛，宋朝益不能支。1260（宋理宗景定元）年，忽必烈嗣位，建元中统，与宋修好。宋朝为贾似道所误，竟弄得攻守都非，始终疲于奔命，不曾有过半日清宁。至1271（宋度宗咸淳七，蒙古至元八）年，蒙古始建国号为元，史因称忽必烈为元世祖。从此以后，元势逐渐南逼。1276（宋恭帝德祐二，元至元一三）年，竟把宋恭帝捉去；越二年，宋端宗在硇州（广东吴川县海中）忧死；明年，宋帝昺在厓山（广东新会县海中）跳海；于是元朝统一中国，遂开外族奄有华土之创例。

这是蒙古势力直接影响中国的事实。然而它在未入中国之前，已做下空前之武功，打通东西往来的大道，间接影响到中国的地方也着实不少。原来蒙古自太祖以至宪宗（世祖兄），先后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西征：第一次（1224）由太祖亲将，前锋速不台、哲别诸将深入欧洲，打破俄国的联军。第二次（1237），在太宗时，拔都为将，这一役竟把俄王虏获，诸部酋长都降。第三次（1258）在宪宗时，旭烈兀为将，灭报达（即大食八吉打），大掠西亚。这几次远征的结果，竟建立了钦察、窝阔台、察合台、伊儿四大汗国。当时蒙古声势之盛，在世界史上实罕有其匹，西方人至比它的兵力为“上帝之鞭”，可想那厉害的印象是怎样的程度了！

当蒙古西向远征的时候，恰巧西方也因耶伊两教相争的结果，欧洲诸国正起十字军4远征之役。双方出发。一西一东，兵行所至，运道自辟，于是亚欧间的交通，突然便利起来了。交通既便，西方人东来的自然渐多。更兼元朝自嫌以外族作客帝，很奖掖他种人（便是色目），用以陵压汉人（灭金后两河遗民的通称）和南人（灭宋后江南遗民的通称）。所以客卿的登庸，竟随着客帝的尊荣而同样尊荣了。我们只看元世祖的用人，便可得到一个大概，如马可波罗为意大利人，以东来任事甚久，举为枢密副使；八思巴为萨摩斯迦人，本喇嘛番僧，竟尊为帝师；爱薛为犹太人，也就用做翰林学士；迦鲁答思为畏兀人，居然擢任大司马；

色目人的地位，不高出汉人、南人之上吗！但据此推想，那时东西的交通真是盛极一时，外国的文明当然也输入不少，不能说这些事实与中国没有影响吧。我们只看当时推行的回回历和郭守敬创制的浑天仪，便可知道元朝东西交通的效力了。

元朝的政治与特种文学

元朝以异族入临中国，它对于别的部族都起了一种同情而予以种种优遇，独于中国故土的百姓，却很施过不平等的压迫。所以当时政治上的措设，到处给中国人以很大的刺激。譬如衙署官僚、首长必用蒙古人或色目人，汉人、南人便只能做到副贰之职。又如元仁宗既于1313（皇庆二）年参酌中国旧制而仿行科举，似乎那时的应举出仕，总该比从前公平些了；然而分挂两榜，—蒙古、色目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左榜，—待遇显有高低，而且汉人、南人更须于考试诸艺之外别通蒙古字学及伊斯兰教，才得赐给出身。那么，这时候的中国人，在政治上的活动能力也就可想而知是很有限的了。

但这还是用人行政上的大体策略，还是客帝不能忘怀遗民的应有态度，并没什么了不得的稀罕。此外元政府的设施，更有直接而且普遍的损害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那真是无形的锁梏了。这锁梏是什么？便是纵容外来番僧的胡闹和防遏中土百姓的活动。

原来元朝自世祖尊信八思巴为帝师，封大宝法王之后，喇嘛僧的势力便突然增盛。后来掌管寺院僧徒的“宣政院”渐渐扩张起来，竟变做最有权力的统辖军民机关。于是他们更有极稳固的靠山，益发纵恣了。那时帝师的尊宠，固然不消说得；而散在外面的番僧，更是无所不为。有发掘陵墓，委弃骸骨的；有强占民房，肆行凶虐的；甚至竟有殴禁职官辱骂王妃的。百姓正苦投诉无门，而宣政院里倒先奉有圣旨，定下“殴西僧者断其手，詈西僧者截其舌”的新刑条了。这新刑条虽没实现，而当时番僧的骚扰，不很可想见吗！

番僧的骄横如此，百姓已不堪苛扰了。而元朝却因汉人和南人都是被它征服的民族，又到处自抬身份，横施种种不平等的待遇，务使百姓不能出头露面，公然与政府为难。譬如汉人、南人是尊师重儒的，他们偏是装做轻蔑瞧不起的样子。而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谣。其实他们的心里，又何尝不怕百姓的读书明理，何尝不怕南人的希图恢复呢！所以他们对于中土的百姓，在在防遏，而待南人尤酷。不但把江南人不准挟藏兵器的特例勒为禁令，而且每聚十家必设一甲长驻在那里监视一切。因此，甲长便有唯心所欲地侮虐百姓。在这样的政治状态之下，百姓真是摇手触禁，很难挣扎了。

元朝那种设施，在中国政治史上确要算是很糟的一个时代了。但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终于在那里活动，总得找到一个可以展布的地方来安顿自己的身心的。政治方面既打不通，自然会转向他方面，别寻一条出路。所以在这乌烟瘴气弥漫着的社会里竟得爆出一星熊熊的火光，自然蔚成

一种别开生面的、平民式的特种文学—曲子—来。我们在这沉闷晦塞的时代里，料不到马致远、关汉卿等作家竟有这样的成绩遗留给文学界，似乎有些奇突。其实也只是时代的环境把他酝酿成功的，自有他积渐而来的缘由，初非忽然骤现的事实。所以致此之由，我们可以找出下列的三大原因：

（一）白话的流行　自隋、唐以来，佛教的大师每因公开讲经的关系，多用口语撰语录，于是白话体的文词便稍稍流行了。后来宋儒论学，也多仿佛家说法，以语录来传习。至于诗词里用白话，本是常见的事；中唐以后，作者更多。两宋的诗人、词人也多常作白话的。元朝起于漠北，风气质直，不嫌鄙俚，白话的势力，更进一步。那时贵族式的文学既不见珍于新朝，这平民式的文学便借着向来潜伏的势力应运而起了。

（二）仕路的沮塞　元朝以异族入帝中国，一般自好之士，大都穷处民间，不屑出来干禄。又兼元初曾废止科举好几十年，即使要出来也无从投进。后来开科取士了，大多数的人还是沉浮下僚，不得展布。照这样看来，不问他是自动的还是被迫的，总之在仕途上的希望是微弱极了。所以他们只索绝意进取，专以游戏笔墨来寄趣；一方面借着描写社会的情状，可以发舒平日郁勃之气；一方面又得自远祸害而取给一己的娱乐。于是这种作品便云蒸霞蔚地盛行了。

（三）风气的豪奢　元人来自荒寒瘠苦之乡。一朝得志中原，自然要放情声色；何况他们又向来没有什么虚伪的礼教拘束着呢！因此，他们便玩弄文人，使一般为微禄颠倒的人不得不乖乖地想些方法来供他们娱乐。人家多说元朝以填词作曲取士，这便是玩弄取乐的表现。虽这事在《元史·选举志》上找不出曾否举行的确证，然元人献曲进身的风说，很可在那些传说里坐实了。

综此三因，元朝的特种文学便盛极一时。不但马致远、关汉卿、乔孟符、白仁甫、郑德辉、杨显之等的曲子为当世所称道，而罗贯中等的平话小说也风靡一代，很感动了不少的读者。后来这两系的流布，更发生了绝大的影响：曲子一系，由高则诚的《琵琶记》和王实甫的《西厢记》为南北曲开宗后，蔚兴了明清两朝的传奇；小说一系则更是繁衍，直到现在，它的势力竟占住了平民社会的中心，仿佛是一般平民的思想之源泉了。

附录 编纂国史讲话的计画

三年前，上海商务印书馆邀我编纂中学本国史教科书，我曾把编纂的方法考量过好久，作为《编纂法商榷》一文寄登《教育杂志》。文中大旨，是：

（1）主于把人类的活动的状态，拣取最精彩的部分，作亲切的描写；避去呆板的叙述。

（2）所拣取的故事必要能表现“时代精神”的：时代精神各各不同，我们应当写出它们各各不同的面貌。

（3）用“打统账”的眼光去作叙述，使提出任何部分时都可见出它的关联之点，都可见出它在全体中的位置；使读者对于历史有整个的认识。

（4）从向来沉埋于史书下层的记载与器物中寻出各种社会的事实与心理，使叙述的方面不偏重于政治社会和智识阶级。

（5）从具体的个别的事实中归纳出抽象的共同的时势。

（6）从时势鼓荡的权力和方向中帮助有名人物的产生之故。

（7）指示进化的径路，排斥复古观念。

（8）严密的审定史料，使不为古人所欺，成见所蒙蔽。

（9）课文的长短，悉随顺其应有之量，不限制字数。

（10）课文分主文与附文二种：主文为正课，叙述某一事项的活动状态；附文为参考，叙述某一事项的由来与其影响。务以一件事实为中心而推及于当时各种制度及思想。

（11）对于学生的企求，在引起他们的历史的兴味，使他们自己高兴去寻求历史的智识。

（12）对于教员的企求，在因学生的自己寻求而生出疑问，常有质难及讨论，使不得不为勤勉的研究。

那时因为中学校教本国史两年，每年以四十星期计，故拟编成八十课，在每星期两小时中教一课，以第一小时为教员的演讲，第二小时为学生的复习。所拟的八十个题目，如下：

（1）历史的需要和研究的方法

（2）从天体的构成到社会的成立

（3）中国民族的来源与其分布

（4）对于太古时代的揣测

（5）商代的神权政治

（6）周代的特性

（7）周初的疆域的开拓

（8）春秋的时势

（9）孔子—原始相的孔子

（10）战国变古运动

（11）战国的学者与政客

（12）战国的人民生活

（13）民族的迷信

（14）秦代的政治与疆域

（15）汉代各种族的关系

（16）经书的结集与其真相

（17）儒教的建设

（18）儒家的理想政治

（19）汉人的伦理思想

（20）专制政治的完成

（21）选举

（22）游侠的消灭

（23）道家与清谈

（24）佛教的流入

（25）道教的建设

（26）民族的混合

（27）民族混合中的文化

（28）门阀

（29）民族混合的结果

（30）唐代各种族的关系

（31）科举

（32）古文运动

（33）大乘佛教与禅宗

（34）藩镇与五代十国

（35）宋代各种族的关系

（36）义庄与家族制度

（37）新法

（38）学校制度与刻书的发达

（39）理学

（40）新创的文学

以上四十课，为上册。

（41）元代的疆域与种族

（42）元代的政治与宗教

（43）明代各种族的关系

（44）西洋交通的发展

（45）结社

（46）才子与山人

（47）建筑的进步

（48）清代的疆域与种族

（49）乾隆前与外国的关系

（50）清代的政治

（51）考据之学

（52）太平天国

（53）从鸦片之战到甲午之战

（54）戊戌政变

（55）基督教的传播与民教的冲突

（56）义和团

（57）物质文明的输入

（58）科学与政治思想的输入

（59）维新运动与其成绩

（60）立宪运动

（61）革命运动与中华民国的成立

（62）复古运动与孔教问题

（63）残余的宗教

（64）欧战与中国的关系

（65）蒙藏的态度

（66）政治与政党的变迁

（67）近年来国民所受的痛苦

（68）古物的发见与国故的整理

（69）国语统一运动

（70）文学革命

（71）现在的戏剧与歌词

（72）学校教育

（73）思想的改变

（74）五四运动

（75）近年来经济状况的剧变

（76）国外的殖民

（77）现在的工商业

（78）劳动界

（79）联邦自治运动

（80）中国的国民性与我们的责任

以上四十课，为下册。

我拟这个目录时，我的宗旨主于详今略古，所以近三十年的事实占了百分之三十八。我觉得历史本是与人生最密切的一种学问，只因历史教师的不善阐扬，遂使这门学问成了许多学校中一致的敷衍塞责的功课。我们若能改它过来，使得学生感觉到四围的事物都是历史的材料，都可以取来作历史的研究，那么，不但这门学问可以有很大的进步，而且人生与社会也得到很大的实益了（所谓实益，就是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们应当怎样的做人。）

那一年，我先在自己家里编纂。我抱着一腔的热诚，实望编成一部较合意的教科书，很出力的搜集材料（中国史的材料真困难，用了现在的眼光看，通常的史书所载的适用的很少，非得自己在各处搜寻不可），依我的豫计，至少须四年才可完功。但商务印书馆等不及，一定要在一年内编成。那时我有些病，自审力量不足，便向他们辞职。他们说："你何妨到馆里来编呢？馆中人多，大家可帮忙；又是可以专心编书，不受别事的牵制。"我听他们说得好，去了。哪知去了几天，新学制颁布，他们为要赶出新式教科书抢到春季始业时的生意，限令编译所的所员们在二十天内编出各种教科书的第一册：日工不够便开夜工，第二章刚起草便发排第一章。我看见了这种情形，心中气闷得很，知道他们与我原来是处在两个世界，就此把历史教科书搁笔不做；不久也就辞了出来。

去年承孔德学校邀我编纂历史讲演稿，又提起了我的旧有的兴味。但恨事务太忙，一个月中抽不出几天功夫放在这件事上。我又是生就的怪癖气，专欢喜向难处走；要像商务印书馆中的编辑先生们堆了几十本旧教科书就重编出一套新教科书来，简直是内疚神明，提不起这枝笔。但要脱离了旧范围而生辟出一个天地来，这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像我这样冗忙的人更是没法办。因此，我拟出以下的几项计划，和大家商榷：

（1）此项讲演稿定名为"国史讲话"，取其可以随时伸缩，不受正式课本的限制。

（2）现在先从种族及政治上着手，取其容易立起一个骨干。同时辑集他方面的材料，俟将来材料丰富时再整理成篇。

（3）既为讲话而非教科书，故不分主文与附文。

（4）从前所拟的八十题，现在着手做去就觉得很不够。如原题"宋代各种族的关系"，今已分成"契丹势力的南渐"三篇，"西夏的始末"一篇，"女真的勃兴"二篇，"成吉思汗"二篇。将来作别题时，一定也随处分析；佚出原数当不止一倍。题目既难豫拟，所以暂不规定。

（5）史材无尽，史题亦无尽。在原有的题目之外，当然会得发生许多新题目。我如有所得，自当随时加入。

（6）此项讲话，每积稿满十万字时，拟便印成一册，备一般中等学生的阅览。

（7）地图与实物照片等，现以印刷不便，暂时缺去。将来重印成册时，当再行补入。

（8）俟原有题目作完之后，当删改为教科书，如前年所拟的计划。

我自己知道，我的历史兴趣非常浓厚，所以我的历史研究竟是应付不暇，取了这个又丢了那个，弄得整天的手忙脚乱。我酷望得到一个安闲的境界，使我的毕生的工作可以徐徐向三条路进行。这三条路：一是得到较丰富的世界史的常识。二是粗粗的把本国史全盘整理一过，使得大家都能很轻易的得到一种常识（现在本国史方面只有专门之学而无常识，为的是从前没有历史的眼光，现在虽有眼光而范围骤然扩张，不知从哪里做起）。三是做古史与民间传说的专门研究。国史讲话的编纂即是走向第二条路。我因为学问欲太高，没有余力可以做别的事，所以人家要我服务，往往激起我的怨愤；但孔德学校嘱我做这件事情，我即在极忙中也乐意承受：只因这件事情原是我自己的，一方面可以逼我增进常识，一方面又可以逼我整理了常识材料而供献于读者。

1925年5月7日

编后记

世纪文景出版的“国史讲话”系列三册，分别是《国史讲话：上古》《国史讲话：春秋》以及《国史讲话：宋蒙三百年》，主体皆为史学大家顾颉刚先生的讲义或者讲话，编者定名为“国史讲话”，缘故即在此；其内容严谨可信，语言轻松活泼，既可供专业研究之用，更适合非专业人士阅读。

以成书年代排序，《国史讲话：上古》撰写时间最晚，主体是顾先生1939年1月至7月在云南大学讲学期间编写的《上古史讲义》。根据先生自述，因时局动荡，于颠沛流离之余，又不幸患上高血压，身体骤坏，因此只写了9章就中途搁笔。1939年4月23日，昆明《益世报》刊载了《中国一般古人想像中的天和神》（即本书第一章）。1941年的《文史杂志》连载了《商王国的始末》《周人的崛起及其克商》《周室的封建及其属邦》《西周的王朝》《渐渐衰亡的周王国》等章（即本书第四章至第八章）。1944年的《文史杂志》又刊载了《齐桓公的霸业》一章（即本书第九章）。1988年，中华书局将以上刊出诸章，连同未刊章节及后来编写的两章，一并收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编成共11章的《中国上古史讲义》。新编的《国史讲话：上古》一书，乃这部讲

义首次单独集册出版。为方便读者了解上古概况，本书增收了顾先生在1942年8月撰写的《中国古代史述略》一文，该文最早刊载于1943年1月1日出版的《学术季刊》第一卷第二期。

《国史讲话：春秋》的撰写时间次之，其主体是顾颉刚先生在燕京大学讲学期间编写的《春秋史讲义》。1936年7月，顾先生被燕大聘为历史学系主任。9月，新学年开学，在学生兼助手童书业先生的帮助下，顾先生开始编写讲义。1937年5月，讲义编毕。童书业先生称："当时虽由我着笔，然宗旨完全是秉承顾师的。"（《春秋史·序言》）《国史讲话：春秋》一书，是这部讲义首次单独集册出版，并附有1937年1月和6月顾先生拟定的《春秋史》试题两份。

《国史讲话：宋蒙三百年》的撰写时间最早，其主体是顾颉刚先生为北京孔德学校讲演而写的《国史讲话》；当时顾先生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担任助教。编写工作始于1924年10月，终于1925年10月。2010年，中华书局首次将其单独集册出版。为方便读者全面了解宋蒙时期的政治及文化状况，此次再版，增收了由顾先生与王钟麒先生共同编写，并由胡适先生担任校订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一书中的相关内容。该书初版于1923—1924年，当时顾先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史地部当专任编辑。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因这三本书涉及的年代颇为古老，且编写时间较早，为方便读者阅读并理解书中内容，编者特为生僻字加了音注，为重要内容加了边注，《上古》及《春秋》两册还增加了几幅历史地图。这些地图皆取材于由顾先生与章巽先生合编，谭其骧先生校订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1955年，地图出版社出版），经世纪文景的美编改绘而成。

以上是编者对"国史讲话"系列三册书的成书背景、内容及体例的交代与介绍，希望有助于读者明了书稿的出处及不同版本编辑者的责任。

王煦华

2015年5月于干面胡同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教育的现代转型与历史的“说法”
正编
- 宋代的统一
- 契丹势力的南渐（上）
- 契丹势力的南渐（中）
- 契丹势力的南渐（下）
- 西夏的始末
- 女真的勃兴（上）
- 女真的勃兴（下）
- 蒙古的立国（上）
- 蒙古的立国（下）
- 蒙古领土的扩张（一）
- 蒙古领土的扩张（二）
- 蒙古领土的扩张（三）

附编
- 群雄的削平和澶渊之盟
- 西夏勃兴和推行新法
- 书院的建设和学派的蔚起
- 金兴辽亡和宋室南渡
- 蒙古的兵力和亚欧的交通
- 元朝的政治与特种文学

附录 编纂国史讲话的计画
编后记